



16
2698
2





玉谿生詩詳註卷之一

編年詩。按義山懷州河內人當少年時習業於

云故山我我玉谿在中必指玉陽王屋山中無疑也若水經注云河水自潼關東北流玉澗水注之南出玉谿北流逕皇天原西又北逕闕鄉城西又北注於河此與義山所云固相隔也又云河水又東永樂澗水注之北出薄山南流逕河北縣故城西又南入於河此亦稱永樂澗水而初無玉谿之名乃會昌間義山曾寄居永樂而後入遂以此為玉谿亦非也偶檢三水小牘云高平縣西南四十里登山越下谿此與玉陽王屋地雖近接界似稍踰疑即此玉谿意猶未定近讀元耶律文正王屋道中詩云行吟想像單懷景多少梅花坼玉谿玩其詞義實有玉谿屬懷州近王屋山者大可為余說之一証雖未能指明細處必即義山之玉谿矣

桐鄉馮浩孟亭編訂

秀水胡重子健參校

韓碑按韓昌黎年至長慶四年段墨卿年至太和九年此當非太和前所作今以其賦元和時事煌煌巨篇實當弁冕全集故首登之無嫌少通其例

元和天子神武姿彼何人哉軒與義軒義伏義誓將上雪列聖恥唐自

亂後藩鎮遂多擅命故云坐法宮中朝四夷何義門日起頌淮西有賊五十載按新

藩鎮傳自吳少誠盜有蔡四十年而碑文云蔡帥之不廷授於今五十年蓋大歷末李希烈為其節度建中時為亂僭稱建興王貞元二年為陳仙奇藥死仙奇領鎮頗盡誠節未幾少誠殺之封狼生狐生鬮狼類詳爾雅後漢書張衡傳射蟠家之封合凡五十餘年矣

玉谿生詩詳註卷之一 重校本



夫者為獬豸如熊黃白文註不據山河據平地長戈利矛日可麾

日似熊而長頭高脚猛怒多力書吳元濟傳自少誠阻兵王師未嘗及其城下城池重固波浸阻地少馬廣蓄

得聖相相曰度原註晏子春秋仲尼聖相按諸本所註有義山賊斫不死神

扶持孫綽天台賦實神明之所扶持新書裴度傳王承宗李師道謀殺裴度乃伏盜

懸相印作都統舊書裴度傳十二年七月奏請自赴行營詔以守平章事彰義節

何曰昌黎有潼關上都統相公詩首句云暫辭堂印執兵權必晉公也陰風慘澹

天王旗舊書裴度傳西詔以神策軍三愬武古通作牙爪和十一年充

唐節度使韓宏傳憲宗授宏准西諸軍行營都統宏惟令其子公武率師二千隸李

李文通為壽州團儀曹外郎載筆隨郎馮宿禮部員外郎李宗閣皆兼侍御史

為判官書記從度出征新書百官志武德三年行軍司馬智且勇後漢書志

改儀曹郎曰禮部郎中句以指宗閣為書記

馬各一人行軍有軍司馬一人後之行軍司馬始此舊書紀以右庶子韓愈兼御史中丞充行軍司馬新書韓愈傳愈請乘遽先入汴說韓宏使叶力何曰蔡兵聚泗曲韓請於晉公自提兵五千開道入取元濟公不許俄而李愬破文城人蔡晉十四萬眾公歎服故曰智且勇按中見公行狀公又有論准西事宜狀見文集

猶虎豹書牧者如入焚燒賊獻大廟舊書裴度傳十月十日日本想破賊

興安門受俘乃獻廟社狗兩市斬之獨柳功無與讓恩不肯厥信商調曲功無與讓銘太常之旌王

度傳時諸道兵皆有中使監陣進退不由主將度至奏去之軍法嚴肅號令盡一以是

出戰皆捷十一月度入朝加金紫光祿大夫宏文館大學士賜勳柱國封晉國公同

實山口帝曰汝度功第一使記蕭相國世家高帝曰夫獵追殺獸兔各向也

筆已括汝從事愈宜為辭漢書毋將陸傳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內領南營

侯位次蕭漢書志將軍有從市中郎一人職參謀議晉書志諸公及開府有從事中郎二武

何第一漢書志將軍有從事中郎一人職參謀議晉書志諸公及開府有從事中郎二武

是金篇關鍵提明帝愈拜稽首蹈且舞金石刻畫臣能為史記秦始皇

日見碑之無私也愈拜稽首蹈且舞金石刻畫臣能為史記秦始皇

皇帝古者世稱大手筆大筆見晉書王珣傳而此事不繫於職司

指翰林以文章為職業當仁自古有不讓言訖屢領天子頤

考恩射下改命段文昌

臣谷上寺羊主

臣谷上寺羊主

臣谷上寺羊主

則歌合律... 公退齋戒坐小閣濡染大筆何淋漓點

其慎重出之隱... 文成破體書在紙徐浩論書鍾善真書張稱草聖右軍行法小

體戴叔倫懷素草書歌始從破體逞風姿也又陳書徐陵傳國家有高手筆皆陵草之

似通但既曰文... 清晨再拜鋪丹墀也謂以丹漆地也表曰臣愈昧死上

成當言書法... 秦漢羣臣奏事每曰詠神聖功書之碑碑高二丈字如手一作負以靈

昧死上言屢見史書... 齋蟠以螭後漢書張衡傳伏靈龜負坻分何景福殿賦如蟠之蟠廣雅無角曰

齋蟠以螭... 龍按平蔡用簡筆作碑用繁筆不特相題宜然亦行文虛實之法田真

殊... 句奇語重喻者少議之天子言其私長繩百尺拽碑倒巖砂

夫石相磨治... 舊書韓愈傳碑辭多致裴慶事時先入蔡州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

段文昌重撰勒石廣川書跋碑言夜半破禁取元濟以獻豈嘗恨沒愬功愈以裴慶決

勝廟算請身任之帝黜羣議決用不疑其所取遠矣程曰詠碑辭不實其說有二為

李愬之武士石孝忠心大不平推碑幾仆致開於帝雖隱有說石烈士見唐文粹東坡

題跋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又一首

云云紹聖間臨江軍驛壁上得此詩不知誰氏子作也王阮亭曰侯鯖錄載宋紹聖中

庚東坡段上清宮碑命蔡京別撰有人過臨江驛題詩此因東坡而發時黨禁方嚴故

直言淮西事者談... 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繁欽與魏文帝

感頌... 湯盤孔鼎有述作程曰左傳正考父鼎銘孔子之先也今無其器存

其詞嗚呼聖皇及聖相相與炳赫流淳熙公之斯文不示後曷與

三五相攀追... 沈固東都賦節勤乎三五漢書註曰三皇五帝也文選註曰史記楚

註是誤... 願書萬本萬過一作遍黃庭內景經詠之萬遍生三天務成子註黃庭

遍為... 口角流沫在手胠漢書楊雄傳蔡澤頓折頰涕泗流沫呂氏春秋舜未

一過... 皮厚傳之七十有二一作代史記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何曰宋

七十有四人後人妄改二字據宋本余未見前明刊本作三字太平御覽引河圖真

紀鉤云七十三君隋書許善心神雀頌七十二君信度如也則作三字亦有據余詳錄傳

之二句謂可告功封禪上始古... 以為封禪玉檢明堂基東史記封禪書封泰山下

皇傳示後世必作三為是... 後漢書祭祀志燔厚五寸長尺三寸廣五寸有玉檢檢用金縷五周以水銀和金以為

泥禮記明堂位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趙氏孟子註泰山下明堂周天子東巡將朝

玉檢三寺羊主... 卷一

三侯之處碑銘曰淮蔡既平

補註說文領低頭也左傳領之而已

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然頭以應也今左傳作領此謂點其音
錢木菴曰賦韓碑即學韓文序事筆法神物之善變如此何曰古茂典雅頌美之靈
諷刺之遺也姚平山曰直敘平淮西都作軒天蓋地語後言碑文在天地間如元氣
流行碑之存不存不足為損益也天下金石志云宋時州守陳珣磨去段作仍刻
文浩曰雅崇韓碑不待言矣淮西覆轍在前河朔終於怙惡作者其以鋪張為風

乎戒

富平少侯才調集無少字

七國三邊未到憂

漢書景帝時吳膠西楚趙濟南淄川膠東七國反史記匈奴傳
匈奴寇三邊小學紺珠三邊幽并涼三州也田云只言無兵事
偏說得隱曲按七國喻藩鎮三邊謂外寇言年少未遽知憂也
漢書傳張安世封富平侯傳至張放以公主子開敏得幸放與上臥起寵愛殊絕移放
之嗣爵漢書不書其年此云十三何據家語周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疑其影用之

不收金彈拋林外

西京雜記韓嫣好彈常以金為丸所失者日有十餘長安為之
拾却惜銀牀在井頭
樂府淮南王篇後園鑿井銀作牀梁簡文詩銀牀繫纜
非井欄也碧溪詩話一句曲盡貴公
廣韻轉木也玉篇轉同轉義考銀牀乃轉架
子愁態馮已蒼猶諺云當着不着

綵樹轉燈珠錯落
班固西都賦隨侯繡
明月錯落其間

檀迴枕玉雕鏤

徐陵詩帶衫行障口竟劍枕
檀邊左思魏都賦木無彫鏤
莫非報侵晨容
漢記汝郁載病徵詣公車臺遣兩當關扶入拜
郎中裕康絕交書母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
女子又庸家婦名莫
愁俱詳後越燕石城

而曰只形容驕貴宴安少字

已出徐曰此為敬宗作帶好奢好獵宴遊無度賜與不
節尤愛繁組雕鏤之物視朝每晏即位之年三月戊辰羣臣入閣日高猶未坐行不
任立而陪者事皆見紀傳漢書成帝始為微行從私奴出入郊野每自稱富平侯家
人而敬宗即位年方十六故以富平少侯為比不敢顯言耳
浩曰徐說是矣此其
於少將公子諸篇也通鑑帝宣索左藏金銀悉貯內藏以便賜與第四句指此蘇鷄
杜陽雜編寶歷二年浙東貢舞女二人曰飛鸞輕鳳帝琢玉芙蓉為歌舞臺每歌舞
一曲如鸞鳳之音百鳥莫不翔集歌罷令內人藏之金屋寶帳宮
中語曰寶帳香重重一雙紅芙蓉結句指此徐氏引郭妃則談矣
又曰統觀李唐全代中葉以後河朔既不可復諸藩鎮屢有擅命吐蕃迴鶻項先
後頻入寇蓋內外皆不寧矣而敬宗童昏失德朝野危疑故連章諷刺以志隱憂此
章首七字
最宜重看

日高

鏡鏡故錦縻輕拖

一作拖非按史記上林賦宛虹拖於楯軒又曰拖蜺旌一音徒
我反一音徒可反託與拖通說文引論語朝服衽神唐左切此

玉谷三寺羊王

何用韻皆合若掩字雖玉篇曰俗作掩然其本音非此韻玉篴一作不勤便

也徐曰鑲銀謂門鑲以故錦鑲便於引曳宮禁之制如是錢曰指水精簾欄藥日高紅

門金黃庭經玉篴金鑲長水精眠夢是何人錢曰指水精簾欄藥日高紅

長髮藥芍藥也豈不眉髮也箋曰髮髮也說文髮益髮也平義切稜義字舊字書皆

韻賦賦馬搖頭貌而韓偓香奩集酒蕩襟懷微賦賦春牽情緒更融怡又世說潘叔夜

醉魄俄若玉山將頹或作鬼峩皆假借通用此則以紅藥髮髮狀內人睡態也音朱氏

引甘泉賦崇邱駢駢則飛香上雲春詠天哀非雲梯十二門九關雲梯

是高大貌義不同矣飛香上雲春詠天哀非雲梯十二門九關雲梯

用十二樓詳後九成宮楚詞招魂君無上天些虎豹九輕身滅影何可望粉蝶

關啄害下人些離騷吾令帝開關兮倚闔闔而望予輕身滅影何可望粉蝶

帖死屏風上儀禮觀禮天子設斧依于戶牖之間註曰依如今綈素屏風也

浩曰人君勵精圖治首重臨朝故李德裕獻丹宸六箴其一曰宵衣以視視朝稀晚

裴度亦以為言其時諫議大夫李渤出次白宰相請出閣待罪既坐班退左拾遺劉

栖楚極諫叩頭流血帝為之動容事皆見舊唐書紀傳飛香句謂此也

粉蛾帖死所謂老病者幾僵仆也此本程氏徐氏之說而參定之

陳後宮

先武開新苑宋書元嘉二十三年築北隄立元武湖於樂游苑北徐爰釋問本

泊晉大興二年創為北湖宋元嘉中有黑魚見因改元武湖以肆舟

師陳書後主至德四年九月幸元龍舟龍舟幸頻淮南子龍舟鵠首浮吹以虞此遁

武湖肆艦艦閱武宴羣臣賦詩龍舟幸頻淮南子龍舟鵠首浮吹以虞此遁

舟清蓮參法駕漢書文帝紀奉天子法駕迎代邸如淳曰屬車三十六乘後漢書

奉車郎御侍中參沙烏犯勾陳史記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後句四星大星正妃

乘屬車四十六乘史記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後句四星大星正妃

紫宮索隱曰星經以後句四星為四輔其句陳六星為六宮亦言獻金

主六軍與此不同晉書志北極五星勾陳六星皆在紫宮中言獻金

西都賦抗仙掌以承露擢雙歌翻玉樹塵陳書後主使諸貴人及女學士與

立之金華餘詳後漢宮詞歌翻玉樹塵陳書後主使諸貴人及女學士與

後庭花臨春樂等殿瀛洲玉塵見搜神記夜來江令醉別諸行臨春

而歌動梁塵語習用此塵字固非奏韻夜來江令醉別諸行臨春

總尚書令總當權宰但日遊宴後庭共陳暄孔範王褒等十餘人當時謂之

狎客張貴妃傳後主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後主自居臨春閣

徐曰此為敬宗作舊書記寶歷時幸魚藻宮觀競渡又發神策六軍穿池於禁中又

獲靈藥六謂教坊供奉及諸道所進音聲女樂也熊望傳云昭感嬉遊之障以翰

行而昭感則其時定有詞臣為狎客者如宋二句所云也浩曰徐箋唯敬宗

玉谷寺羊主

臨春者為江令君臣荒瀆備極形容鈍吟云江左繁華陳宮

淫瀆一筆寫出力有千鈞二馮止就詩論詩亦頗善言其妙

玉谷寺羊主

玉谷寺羊主

玉谷寺羊主

玉谷寺羊主

陳後宮

似當與上首合而舊分

茂苑城如畫

漢書枚乘傳說吳王濞曰修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園宇禽

萬歲通元

年析吳縣置長洲通典曰以吳之長洲苑為名於是皆以茂苑為吳郡吳

此句指廣陵

閶門瓦欲流被閶門有在吳郡者舊書紀寶歷二年正月置鐵使王播奏揚州舊

非指吳郡

河水淺舟船輸不及期今從閶門外古七里港開河向東屈曲取禪智寺

橋東通舊官河

是也與陳後宮要皆不符而詩意借古紀事當指揚州

光殿更起月華樓

緊接起聯南史言陳後主盛修宮殿夜鸞開鏡

鏡以映之王

從其言鸞睹影感契慨然悲鳴哀響中宵一奮而絕與吳苑山雞事相類

迎冬雉獻裘

晉咸寧起居注太醫司馬程據

愁

北齊書民間謂後主為無愁天子餘詳後北齊曲

何日中四句

形容得惟日不足此詩深於作用自覺味在鹹酸之外徐曰此亦為敬

害時年十八末聯其先事之憂歎 滯曰此解發自午橋而徐氏衍之也上四句當與覽古之燕城江左參看上半下午分賦遠近事借陳宮為題無收細切

覽古

莫恃金湯忽太平

漢書蒯通傳金城湯池不可攻也 草間霜露今情空糊頽壤真

何益頽壤以飛文

欲舉黃旗竟未 作 成 吳志孫權傳註陳化使魏對魏

南長樂瓦飛隨水逝

樂書師曠鼓琴再奏大風兩飛廊瓦左右皆奔走漢書平

帝紀大風吹長安城東門屋瓦且盡後漢

書光武紀莽丘大潰會大雷風瓦屋皆飛 景陽鐘墮失天明 南史齊武帝數

車宮內深隱不聞端門鼓漏置鐘景陽樓

上應五鼓及三鼓宮人聞聲早起粧飾 迴頭一弔箕山客始信逃堯不為

名

謂子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曰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 區

獨缺過許由曰子將笑之曰將逃堯史記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

云者唐自明皇以前東西京因頻往來且迭行封禪之禮自安史偶亂而後東都久

不行幸敬宗欲幸東都以裴度言而止其時王播領鹽鐵在淮南或問東幸之意而

井請至江淮故引燕城江左此可詳玩史文而通其旨也五六痛其遞崩末二句事

取對照語

抱奇悲

隋師東

廣韻隋本作隨隋文帝去元彭叔夏文苑英華辨證隨隋二字通鑑
初書楊忠為隨公楊堅為隨王文帝方省文為隋後水經涇水逕隨
縣西漢碑亦有作隋者金石文字記云隋隨二
字通用余意或隋文特禁用隨非始省作隋也

東征日調萬黃金幾竭中原買關心軍令未聞誅馬謖蜀志諸葛亮

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魏將張郃戰於街亭為捷書惟是報孫歆原註平吳之

卻所破亮還漢中戮謖以謝眾請自貶三等

吳平孫尚存晉書杜預傳奇兵伏樂鄉城外以計直至吳都督孫歆

帳下虜敵而還王濟先列上得孫歆頭預後生送歆洛中以為大笑但須

阿閣尚書中候黃帝時天氣休通五得期化鳳凰巢阿閣譚於豈假鳴鶴在津

林詩爾彼飛鴉集于泮林食我桑黹懷我可惜前朝元苑郡漢書地理志元封四

開高積骸成莽陣雲深後漢書酷吏傳積骸滿笄補註左傳民

朱長孺曰通鑑寶歷太和間橫海節度使李全略死其子同捷盜滄景詔烏重胤

王智與康志睦史憲誠李義李聽張璠各率本軍討之重胤嘗諸軍久未成功

有小勝則虛張首虜以邀厚賞朝廷賜方奉之江淮為之耗弊至三年斬同捷滄景

悉平喪亂之後骸骨蔽地城空野曠戶戶無三四詩正此時作隋煬帝大業中類

年用兵高麗蓋舉往事以誡也浩且朱箋本兼討王延奏言之以廷奏助同捷也

然詩專指滄景故為刪改凡舊說之本是而小誤或未詳明者余乃修飾而存之也

謝書

潘昉引隋煬帝征高麗宇文述等九年取績於薩水帝怒除其名明年復述等官爵

又徵兵討高麗以解軍令句似合其解捷書句則所引有對詩因借隋為言何煩切

証歟五句謂須賢臣在朝然非泛指也晉書紀及裴度傳敬宗歎裴非才致致臣

停逆學上韋處厚力請復用裴度河北山東必稟廟算度自與元入朝復知政事及

同捷竊弄兵權以求繼襲度請行誅伐踰年而同捷誅度前後在朝眾

望所尊借屢被讒沮時則以年高多病懇辭機務矣故詩有含意焉

微意何曾有毫空攜筆視奉龍韜天公六龍文韜武韜龍韜虎韜豹韜

石蟾蜍硯篆玉籀生山房李商隱硯也清紀聞紫蟾蜍端溪石也無眼正紫色腹有

古篆玉籀生山房五字藏於吳興陶定安世家云是李義山遺硯其腹疵疴有數百年

物也後以易向叔堅拱璧舊書方伎僧神秀傳昔後魏末有

即以進御世人不復見也自蒙半夜傳衣後僧達磨者本天竺王子以護國出

家入南海得禪宗妙法云自釋迦相傳衣鉢為記世相付授授六祖慧能在碓坊五

祖宏忍夜誦之以杖三擊其確能即以一鼓入室五祖乃以達磨法寶及所傳袈裟付

之能捧衣而出是夜南邁大衆莫知履見釋氏書中新書藝文不羨王祥得佩

志令狐楚漆奩集一百三十卷梁苑文三卷表奏集十卷不羨王祥得佩

授覽曰汝後必與足稱此刀

覽後奕世賢才與於江左矣

刀祥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始辭之度強與乃受晉書王祥弟曾傳祥臨薨以刀

巨谷寺羊主

七

三奚生言言言 卷一
采曰楚能章奏以其道授商隱故借五祖傳衣事程
曰未有不得佩刀之語蓋猶未登第故作自寬之詞

無題

八歲偷照鏡長眉已能畫古今注魏宮人好畫長眉十歲去踏青唐童下歲時記唐人已在曲江傾都稷

飲蹋青盧公範饋飾儀三月三日上踏青鞋履芙蓉作裙御覽引釋名裙下裳也離騷集芙蓉以為裳

聲十五卦部卸嫁下去聲四十禍部此通用也錢曰秋當改袴誤矣十二學彈箏銀甲不曾卸梁書羊侃傳有

著鹿角爪長七寸稜通曲彈箏用骨爪長寸餘以代指唐人每云銀甲其用同也十四藏六親周禮地官大司徒註曰六

禮樂志六親和睦如淳曰買誼書以為父也子也從父昆弟從祖昆弟從昆弟從
弟也賈誼治安策註同周禮註更記管仲曰上服度則六親固正義曰外祖父母一父

母二姊妹三妻兄弟之子四從母之子五懸知猶未嫁十五泣春風背面

女之子六解各不同父母二上當有脫文一作鞦韆下古今藝術圖寒食鞦韆北方山戎之戲以習輕趨者天寶遺事宮中

立胡震亨曰只須如此便好浩曰上佳華州書五年讀經書七年弄筆硯甲集序
十六著才論聖論以古文出諸公間此章寓意相類初應舉時作也酌編於此

故後宮多鞦韆之樂

失題

舊本皆連上篇作無題一首戊籤分入五古中
亦作無題愚謂必別有題而失之然仍為附編

幽人不倦賞秋暑貴招邀竹碧轉悵望池清猶寂寥露花終莫濕

風蜨強嬌饒古今注蜨一名風此地如攜手兼君不自聊劉安擬騷歲暮兮不自聊

吳喬曰招友同遊不至之作 浩曰結言我
無聊恐兼爾亦無聊也似同應舉失意也

天平公座中呈令狐令公題當止此舊本皆有時蔡京在坐京曾為僧

二句乃方回律髓評語後人誤入題中也按舊書志中書有中書令唐之
宰相曰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也

令公矣新書方鎮表元和十四年置鄂曹濮節度使治鄆州十五年賜號
天平軍舊書傳令狐楚字叔奇唐書紀太和三年令狐楚檢校右僕射天

平軍節度使朱曰公座即公議也唐詩紀事邕州蔡大夫京者故令狐文公
鎮滑臺日於僧中見之曰此童日疎秀進退不懼惜其單幼可以勸學乎

師從之乃得陪學於相國了弟後以進士舉上第尋又學究登科作尉畿服
為御史覈獄淮南李相紳憂停而卒頗傳繡衣之稱又曰令狐文公在天平

後堂宴樂京時在坐故義山詩云謂京曾為僧也按彭陽公為鄆薦蔡京正
在此時詳年譜水經注云滑臺城即鄭之廩延也舊書志河南道滑州以城

有古滑臺也滑鄭濮三州節度治滑州貞元元年號義成軍令狐宦蹟並未
流滑臺紀事誤也京以進士登學究科時謂好及第惡登科唐撫言載之而

五谷主詩詳注 卷一

撫言載反初及第並不及京豈初年事在所略歟公座既非可專指一人義
山年少何可肆言紀事所載殊不可信但公座不當實有僧流故且存其說
舊題十五字當即本之紀事者
縱或有然亦宜附注題下耳

罷執霓旌上醮壇

高唐賦建雲飾霓為旌
翠為蓋醮壇詳見通書
朱氏引漢成

飛燕身輕欲不勝風恐其飄翥為造水晶盤徐曰唐時女冠出入
明皇在百花院便殿覽成帝內傳也唐以前經籍志無此書疑不足據餘詳碧城徐曰
嬌樹暗用瓊樹更深欲訴蛾眉歛薄臨醒玉艷寒徐曰唐時女冠出入
朝朝新之語

者甚多或令狐家妓曾為之此詩似文白足禪僧思敗道京師世祖每加敬禮
公命賦錢曰艷語必極深婉亦天賦也

五十餘年未嘗寢卧雖履泥塵初不青袍御史擬休官唐六典袍制有五一日
汗足色愈鮮白世號之曰白脚師

者已詳年譜全唐詩劉得仁有送蔡京侍御赴大梁幕詩則京又曾為沐雖然同
幕憲官不知其在何時也上句若果指蔡此句亦當指蔡愚固不能信之

是將軍客漢書汲黯傳大將軍青既益守黯與不敢公然子細看水經注魏
元禮曰大將軍有將軍容顧不里耶

宮宴諸文學酒酣命甄后拜坐坐者咸伏世劉楨平仰觀之太祖以為不敬送徒
隸簿今華林隸簿昔劉楨磨石處也暗用此典雅切公坐魏志注作楨獨平視

牡丹

錦幃初卷衛夫人

原註典略云夫子見南子在錦幃之中典略孔子反衛夫
人南子使人謂之曰四方君子之來者必見寡小君不得

已見之夫人在錦幃中孔子北面稽首夫人自帷蕭被猶堆越鄂君說苑鄂君
中再拜環珮之聲穆然校史記孔子世家作絺帷

於新波之中也乘青翰之舟張翠蓋而檢犀尾會鐘鼓之音畢榜柁越人擁楫而歌曰
今夕何夕兮寒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嘗詬恥心幾煩而

不絕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有枝心悅兮君不知於鄂君乃偷修袂行而擁之
舉繡被而覆之陳祚明曰詳此越人疑是女子移得母以鄂君越人誤合為一耶袁曰

起聯生垂手亂翻雕玉佩樂府解題大垂手小垂手折作腰爭舞英華作細
氣湧山垂手亂翻雕玉佩手皆言舞而垂其手也

震言白集作招腰金裙西京雜記戚夫人善為翹袖折腰之舞後漢書梁冀妻
英華作細腰並誤

細腰以石家蠟燭何曾剪世說石季倫荀令香爐可待熏劉季和曰荀令
君至人家坐處三日香被後漢書魏志荀彧字文若為漢侍中守尚書令曹公征伐在

外軍國之事皆與彧稱荀令君典略曰曹公荀令君皆足益世或別傳曰司馬宣王
曰吾所聞見未有及荀令君者也梁昭明博山香爐賦

曰粲又若之留香正此事也朱氏以為晉之荀勗誤矣我是夢中傳彩筆南史
粲宿於台亭夢一丈夫自稱郭璞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淹

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之爾後為詩絕無美句時人謂之才盡欲書花片
一作

寄朝雲樂府江南弄有朝雲曲
餘詳後代元城吳令

五谷寺羊主

何曰富貴之花寒餓人一字着不得徐曰令狐楚宅牡丹最盛此詩作於楚宅
曰長安志曰西陽雜俎載開化坊令狐楚宅牡丹最盛近刊酉陽雜俎脫此語而長
安志所引明甚也楚赴東京別杜詩十年不見小庭花紫萼臨關又別家上馬出
門回首望何時更得到京華以史傳考之當為太和三年楚赴東都留守時是年
即鎮天平而義山受其知遇此章義山在京所作上四句狀花之穠艷五六言花之
光與香楚猶在鎮故兼祝其還朝七句謂授以章句之學結句遠懷也晚唐人賦物
多用艷體非可盡以風懷測之
徐說甚是約在太和五六年

初食笋呈座中

嫩響香苞初出林於

陵論價重如金

元和郡縣志淄州長山縣本漢

即陳仲子所居
皇都陸海應無幾
漢書志秦地有郭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為
徐曰此疑從崔戎充海作戴凱之竹譜九河鮮育五嶺實繁九河
者故紀之
浩曰竹譜云般賜實中為笋殊味註曰般賜竹生
東郡緣海諸山中有笋最美正充海地也淄亦與充隣何疑焉

海上

石橋東望海連天

三齊略記始皇作石橋欲過海看日出處有神人驅石
下海石去不速神輒鞭之石皆流血今石橋猶赤色
徐福

空來不得仙

更記秦始皇本紀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蓬萊方丈
瀛洲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漢書郊祀志三神
山者其傳在勃海中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水臨之患且至則風輒引
船而去終莫能至云按史記始皇本紀作徐市淮南王傳作徐福至後漢書東夷傳而
後諸書多作福揚
直道麻姑與搔背
麻姑山仙壇記麻姑至蔡經家麻姑手似
升庵有說未敢信
佳也王方平已知經心中念言使人牽經鞭
之曰麻姑者神人汝何忽謂其爪可把背乎
為桑田向問蓬萊水乃淺於往者會時略半也豈將復
還為陸陵乎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
浩曰此竟海痛府主之卒而自傷也用事皆切東海徐福求仙義山自喻麻姑搔背
喻崔厚愛其如不能開命而遽卒乎義山身世之感多託仙情艷語出之不悟此旨
不可讀
斯集也

贈趙協律哲

舊書志太常寺協律郎二人
哲為崔戎判官詳文集狀

俱識孫公與謝公

晉書孫綽字興公博學善屬文襲爵長樂侯累遷散騎常侍廷
尉卿于時文士綽為其冠謝安字安石少有重名累遷中書監

同則歌八年六月楚為吏部尚書

巴叻鄒馬聲華末
便記司馬相如傳梁孝王
來朝從鄒陽枚乘莊忌之

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更共劉盧族望通百註愚與趙俱出今吏部相公

遊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門下同為故尚書安平公所

知復皆是安平公表姪文選劉琨答盧諶詩郁穆舊姻嫵婉新婚善注曰臧榮緒晉書

曰琨妻即諶之從母也新婚未詳諶贈琨詩伊諶陋宗昔遺嘉惠申以婚姻著以累世

向注曰婚姻謂諶妹嫁琨弟按鄒馬統言幕中非專指令狐鎮沛此句則專指與安平

戚誼也晉書盧諶傳曰琨妻即諶之從母又曰清河崔悅劉琨妻之姪也温嶠傳曰劉

琨妻嶠之從母也劉琨傳曰温嶠表稱姨弟劉羣內弟崔悅盧諶等蓋琨南省恩

妻與諶母嶠母為姊妹故舉劉盧以含崔姓雖作者意不及此亦堪搜別

深寶館在通典尚書省都堂居中都堂之東吏部戶部禮部都堂之西兵部刑部工

宮之南故曰南省按六尚書二十四司皆統於尚書都省故尚書與郎官

統稱南省或稱中臺互詳文集箋矣令狐已久進位僕射則當謂都省

妓樓空晉書謝安寓居會稽樓遲東土每遊賞必以妓女從其後不堪歲暮相

逢地我欲西征君又東舊書王質傳質於太和八年觀察宜歛辟崔珣劉黃裴

也西征指赴京師詩蓋八年夷直趙哲為從事皆一代名流此云君又東必赴宣州

贈字文中丞舊書紀太和三年十二月以吏部郎中宇文鼎為御史中丞李

鼎字周重交遷漢傳太和八年代宇文鼎為御史中丞新書宰相世系表宇文

亦御史中丞

欲構中天正急材

列子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王為之改築臺其高千仞

而後至其上劉向新序魏襄王自緣烟水戀平臺更記梁孝王大治宮室為複道

欲為中天之臺以許綰言而罷人間只有嵇延祖最望山公啟

日舒元輿御史臺新造中書院記云河南守

事來百註公盛歎亡友張君故有此句按盛一作感誤後漢書孔融傳文舉盛歎鴻

延祖少知名山濤啓以為此便可為丞不足復為郎也遂歷顯位晉書山濤傳濤為吏部尚書所奏甄拔人物各

為題日時稱

山公啟事

浩曰宇文罷中丞暫爾家居因其

曾為吏部故又以銓衡期之也

安平公詩原編集外詩自註故贈尚書諱氏按為崔戎也舊書紀太和八年

書義山為戎所知在華隨至充詳年譜詩作於九年故曰明年徒步弔京國

新書宰相世系表戎為博陵安平崔氏大房封安平縣公戎籤詠諱為韓而

疑之

丈人博陵王名家舊書崔戎傳高伯祖元暉神憐我總角稱才華詩婉

龍初有大功封博陵郡王

玉塔寺詩羊注

今總角中分魏志吳質傳註周陔及二弟韶茂皆華州語曉至暮高聲喝

總角見稱並有器望總角稱才者頗多不備引

東放兩衙予王之爪牙故軍前大旗謂之牙旗軍中號令必至其下近代尚武是以

通呼公府為公牙府門為牙門變轉而為衙也後漢書袁紹傳拔其牙門註曰牙門

旗竿即周禮司常職云軍旅會同置旌門是也牙門字似始此兩衙早晚衙也田曰所

謂知明朝騎馬出城外送我習業南山阿仲子延

本集有雍與突新書傳止雍一人而宰相世系表雍福裕厚四人詳文集箋矣突則傳

表及舊書咸通十年紀皆無之延岳疑當為雍字而新傳云雍字順中亦不合無可再

考面如白玉欬烏紗漢書陳平其弟炳章猶兩州疑是衰也瑤林瓊樹

舍奇花晉書王戎傳嘗目王衍神姿高陳留阮家諸姓一作姪從秀瑤林瓊樹

弟放放弟裕按鄭氏註禮記姓者子姓謂眾孫也此曰阮家諸子孫耳邈邈出拜

何駢羅楊子法言升東岳而知眾山之選府中從事杜與李潘詳後麟角虎

翅相過摩策循軌之途鎗擊摩車而相過清詞孤韻有歌響擊觸鐘磬鳴

環珂三月石堤凍消釋東風開花滿陽坡時禽得伴戲新木其聲

尖咽如鳴梭敘次皆公時載酒領從事踴躍鞍馬來相過仰看樓殿

撮一作清漢遙望樓殿高而插坐視世界如恒沙水之源乃極西北出崑崙

山中亦有五大源諸水分流皆山此枝屈黎大江出山西北流東南注大海即恒水也

記注亦名恒伽河梁書中天竺國臨大江名新陶源出崑崙分為五江總名曰恒水其

水甘美下有真鹽色正白如水精維摩經恒河沙等諸佛世界金剛而熱脚掉互

般若經恒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此句即微塵世界之意非言其多

登陟青雲表柱白雲崖疑有誤字一百八句在貝葉楞伽經不生句生

大慧是百八句先佛所說汝及諸菩薩摩訶薩應當修學大業拾遺記洛陽翻經道場

有婆羅門僧及身毒僧十餘人新翻諸經其經本從外國來用貝多樹葉書即今胡書

體葉長一尺五六寸闊五寸許形似枇杷而厚大橫作行書隨經多少縫綴其一邊帖

帖然高山記嵩高寺中有思維樹即貝多也如來坐貝多下思維因以為名一年三花

白色三十三天長雨花善薩本起經太子思維累劫之事上至三十三天下至

香美三十三天長雨花善薩本起經太子思維須彌山上有三十三天宮殿帝釋所

居法念經若持不殺不盜得生三十三天妙法蓮華經佛前有七寶塔高至四天王宮三十三天雨

七寶塔高至四天王宮三十三天雨法蓮華經佛前有七寶塔高至四天王宮三十三天雨

維摩經毘耶離城有長者子名曰寶積與五百長者子俱持七寶蓋來詣佛所各以其

蓋共供養佛威神力令諸寶蓋合成一蓋徧覆三千大千國界諸山海江河及日月

佛說法皆現於寶蓋中

星辰天宮龍宮并十方諸

佛說法皆現於寶蓋中

佛說法皆現於寶蓋中

佛說法皆現於寶蓋中

佛說法皆現於寶蓋中

佛說法皆現於寶蓋中

五俗主詩洋注

卷一

三

俗言是辟支佛跡北史于闐國城南五十里贊摩寺石上有辟支佛跡處雙跡猶存洛陽伽藍記辟支佛靴非皮非繒於今不爛

公時受詔鎮東

舊書傳戎遷充海華民戀惜遮道至有解鞵斷鞵者戎遣我草奏

舊作詔必誤今改正

車牙車牙輪輻也見顧我下筆即千字疑我讀書傾五車

莊子惠施多考工記輪人

鳴呼大賢苦不壽

年五十五時世方士無靈砂

晉書葛洪傳從祖葛仙公煉丹秘術洪得其法

洪年老欲煉丹以祈遐壽開交趾出丹求為句漏令不草靈砂久服通神明不老新書

藝文志崔元真靈沙受氣用藥訣一卷按本草靈砂以水銀流黃為之而丹砂金銀皆

可鍊服有太清五月至六月病遽頽泰山驚逝波

禮弓泰山其頽乎舊服鍊靈砂法

卒新書傳至克歲餘卒皆誤明年徒步弔京國宅破子毀哀如何

朱曰惟舊紀書六月庚子與詩合

哀毀有謂崔雍賜死宜州西風衝戶捲素帳曠光斜照舊燕窠

略與前三者事在咸通九年非也

句相激射榮粹判然矣燕窠古人常歎知己少

虞翻別傳常歎曰使天暗用巢幕以比舊在幕中

淪賤艱虞多如公之德世一二

兼耶相國言之義山受知惟二公最深

豈得無淚如黃河

晉書顧愷之傳愷之字長康為桓大司馬參軍甚見親昵後拜溫墓賦詩云山崩濱海竭魚鳥將何依或問之曰卿憑重桓公乃爾哭狀其可見乎答曰聲如震雷破山川如

傾河瀝膽呪願天有眼

蔡琰歌為天有眼兮何不見我飄流苦離行趣善惡之道使人眼淚見佛書皆非此句

起經太子得天眼微視洞見無極知人生死之義此自願上天有眼福善餘慶也舊註誤

君子之澤方涉沲

錢曰集外詩是義山手筆而稍平常豈曾為識者所訂耶山詩在韓蘇之間

過故崔亮海宅與崔明秀才話舊因寄舊僚杜趙李三掾

絳帳恩如昨

後漢書馬融常坐高堂施絳靈運瞻晦曜以文義賞會居

諸生空會葬

後漢書郭泰卒四方之

傳孫已華

在烏衣巷故謂之烏衣之遊

陶潛詩聊用志華簪趙赴官欲

李杜當亦他往後又在彭陽幕

俱分市駿金

戰國策郭隗先生曰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

者三莫憑無鬼論

管子既瞻素執無鬼論忽有一客通名甚有才辨及鬼神之

卒無鬼論

終負託孤心

後漢書朱暉同縣張堪於太學見暉把酒謂曰欲以妻子

事頗多

聞其妻子貧困乃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暉少子頽怪而問曰大人不與堪為友乎生未

故吏之情可
以矯薄俗

浩曰此徒遊京國時也首句自謂次句崔明五六
兼已與三掾言之午橋謂傷崔雍作謬矣詳年譜

宿駱氏亭寄懷崔雍崔衮

守杭州初由京城東南大藍溪而過之也杜牧駱處士墓誌駱處士諱
士曹參軍元和初母喪去職於蕭陵東阪下得水樹居之朝之名士多
廬栖退超脫三十六年會昌元年卒此與白公所詠或一或二必有誤
者宋氏引唐語林駱凌度支司書手李吉甫擢之後與名郡於春明門外
臺榭似不符也朱氏又引唐年補錄王延奏為駱山人構亭事時地尤謬矣
崔雍後由起居郎為和州刺史見新書傳乃咸通時矣又考唐漳州刺史崔
石幢咸通四年造有朝議郎使持節漳州諸軍事守漳州刺史崔
衮之名其後不為雍所累者似已卒也此首未定何年附編於此

竹塢無塵水檻清相思迢遞隔重城秋陰不散霜飛晚留得枯荷

聽雨聲

何曰寓情之
意全在言外

外戚封侯自有恩

自緣先世之恩
非因得尚主也

平明通籍九華門

洛陽宮名洛陽諸門
中有九華門然皆可

通金唐

程曰疑作堂稷堂唐古或通用如後漢書蔡邕傳中求
定六經文字之堂籍典或作唐溪典然此固無取好異公主年應

小

主年小耶不
則何未成禮二十君王未許婚

新書諸公主傳穆宗女金堂公主下嫁郭仲
憲宗郭皇后之
姪故首句云然

東還

自有仙才自不知

漢武內傳西王母曰劉徹好
道然形骸神慢非仙才也十年長夢採華芝

賦乃登大鳳凰兮而翳華芝御覽仙人採芝圖曰芝生
於名山食之令人乘雲能上天觀臺北極通見神明秋風動地黃雲暮歸去

嵩陽等舊師

田曰此不得志於科舉之作然失之俚
浩曰
借學仙寄慨似未俚也義山應舉至是將十年

夕陽樓

浩曰此不得志於科舉之作然失之俚
浩曰
借學仙寄慨似未俚也義山應舉至是將十年

王谷寺羊主

浩曰此不得志於科舉之作然失之俚
浩曰
借學仙寄慨似未俚也義山應舉至是將十年

浩曰此不得志於科舉之作然失之俚
浩曰
借學仙寄慨似未俚也義山應舉至是將十年

浩曰此不得志於科舉之作然失之俚
浩曰
借學仙寄慨似未俚也義山應舉至是將十年

浩曰此不得志於科舉之作然失之俚
浩曰
借學仙寄慨似未俚也義山應舉至是將十年

浩曰此不得志於科舉之作然失之俚
浩曰
借學仙寄慨似未俚也義山應舉至是將十年

六月既遂州司馬地理志
遂州遂寧郡屬劍南東道

花明柳暗繞天愁上盡重城更上樓欲問孤鴻向何處不知身世

自悠悠隋書盧思道曰永言身事慨然多緒乃為孤鴻賦以寄其情聊以自慰云

有感一首李訓鄭注事舊新書李訓鄭注等傳文宗以宦者太盛繼為禍

思欲芟除以雪離恥因鄭注得幸王守澄俾之援李訓黃門之不疑也上
陳宏慶醜王守澄乃以注節度鳳翔先之鎮又以郭行餘鎮郿寧王璠鎮大
原羅立言知大尹韓約為金吾街使李孝本權中丞璠行餘未赴鎮間廣合
召募豪俠及金吾臺府之從者俾集其事太和九年乙卯十一月二十一日
上御紫宸班定韓約不報平安奏曰金吾仗院石橋開夜有甘露臣已進
訖宰相百官稱賀訓請親幸左仗觀之班退上乘軟輿出紫宸門升含元
四方必稱賀也帝曰韓約安耶乃令左右軍中尉仇士良魚宏志帥諸內臣
往視之既去訓詔璠行餘曰來受勅旨璠恐悚不能前行餘獨拜殿下時
鎮官健皆執兵在丹鳳門外訓已令召之惟璠從兵人邪寧兵竟不至中尉
至左仗聞暮下有兵聲驚恐走出內官迴奏韓約氣懾汗流不能舉首中官
又奏曰事急矣請陛下入內即舉軟輿迎帝訓呼金吾衛士曰來上殿護乘
輿內官決殿後舉恩舉輿疾趨訓攀呼曰陛下不得入內金吾衛士數十人

隨訓而入立言孝本率臺府從人共四百餘上殿縱擊內官死傷者數十人
訓持愈急遽遁入宣政門帝順日叱訓宦者郝志榮奮拳擊其胸訓仆地帝
入東上閣門門即闔須臾內官率禁兵五百人露刃出遇人即殺訓璠行餘
約立言孝本及宰相王涯賈餗舒元與等皆族誅注與訓謀事有期欲中外
協勢開訓事發自鳳翔率親兵五百赴闕問敗乃還監軍張仲清殺之傳首
京師王涯為禁兵所擒士良鞠其反狀涯實不知其故榜答極酷乃手書反
狀以自誣凡坐訓注而族者十一家當訓攀筆時上良曰李訓反帝曰訓不
反及訓已敗士良曰王涯與訓謀逆將立鄭注僕射令狐楚鄭覃等至帝對
悲憤因付涯訊牒曰果涯書耶楚曰然涯
誠有謀帝逼宦官於足下詔暴涯訓等罪

九服歸元化周禮職方氏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三靈叶睿圖

漢書揚雄傳方將上獵三靈之流後漢書袁紹傳紹字本初又何進

進紹引兵屯朱雀閣下遂勒自取屈釐誅也征和二年為左丞相封彭侯又時

兵捕宦者無少長皆殺之治巫蠱獄急內者令郭懷告丞相使巫祠祝詛及與貳師將軍共禱祠欲令昌邑王

冠族其死於宦官又相類故以屈釐比之蓋此事以李訓為宰相揆之族孫世為

上奉三靈誅此刑餘當如鼓洪爐燎毛髮何乃謀之非人望其為本初而反致廚車之

狗哉自取字有甚當車泣漢書袁盎傳上朝東宮宦者趙談乘盜伏車前曰天

正有含痛有甚當車泣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奈何與刀鋸之餘共

玉容主詩洋注

卷一

載於是上笑下因勞下殿趨後漢書虞詡傳詡案中常侍張防屢寢不報詡坐論

防談罪明正反構忠良今客星守羽林其占宮中有姦臣宜急收防送獄時防立在帝

後程叱曰何不殿防不得已趨就東廂被以趨就東廂比士良等至左仗典切極矣

盜止令談泣而下車今訓之左傳鄭國多盜取人于萑苻之澤子太叔與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按二句指證

詭稱甘露實欲聚中官於左仗而殺之也或謂官官率兵殺訓注等反似滅此眾盜證

逮符書密史記五宗世家請辭連性命俱漢書杜周傳詔獄益多章大者連

及訓黨千餘人也符書性命皆盡韻義山精於聲律叠韻雙聲屬對工巧且有句中上

下字牽搭而用者如宋玉之宮供夢送雷贈畏之之驚鸚弄鳳是也不暇一一標出讀

者當細竟緣會漢相漢書王商身體鴻大容貌甚過絕人單于大畏之天子曰此真

會之傾意任之天下事皆決於訓中尉不卑辨胡雛晉書石勒年十四倚嘯上東門王

鬼錄軍烽照上都班固西都賦實用敢云堪慟哭未免怨洪爐今以

天地為大爐賈誼鵬鳥賦天地為爐兮造化為工

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田曰歸禍於天風人之旨

丹陛猶敷奏會敷奏彤庭欵戰爭漢書外戚傳昭陽舍中庭彤臨危對慮

植百注是晚獨召故栢彭陽公入後漢書何進傳進素知中官天下所疾陰規誅之而

甯王從復道走北宮尚書盧植執戈閣道窗下仰數段珪珪等懼乃釋太后及袁紹勒

兵捕殺宦者讓珪等遂將帝與陳留王奔小津公卿無得從者惟植夜馳河上斬宦

官數人餘投河死始悔用龐萌後漢書劉永傳帝拜龐萌平敵將軍與蓋延共

明日天子還宮帝大怒乃自將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嘗以龐萌社稷之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疑遂反

原非正人然謀誅宦官實秉帝旨及已敗帝方在危懼不得不從士良之誣曰臨危曰

始悔正見其實非反也令狐楚鄭覃同召覃未見有奏對語然令御仗收前殿謂

狐亦畏禍依違且乞罷節度使仗參辭之制非可盧植比矣魏志太祖

宗入兗一作徒劇背城左傳請收合餘燼背城借蒼黃五色棒魏志太祖

部尉注曰太祖造五色棒縣門左右各十餘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強皆棒殺之此謂金

吾衛士臺府從人蒼黃拒擊也李德裕嘗言天下有常勢北軍是也而反以臺府抱關

游微抗中人以搏掩遏一陽生時當古有清君側之甲以逐荀寅士吉射

精兵其死宜矣者逐君側之惡人也後漢書董卓傳何進私呼卓將兵入朝卓上書曰昔趙鞅

與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今臣輒鳴鐘鼓如洛陽請收讓等以清姦穢今非

玉浴寺羊生

卷一

老成 詩雖無老成人謂今豈無可為社稷臣素心雖未易此舉太無名

善層層吞吐憤極矣誰瞑衛寃目 謂被禍者通鑑開成元年二月令狐楚從容

慘然久之命京兆收葬仇士 寧吞欲絕聲 謂朝野之中心憤近聞開壽講

不廢用咸英 樂緯黃帝之樂曰咸池帝學之樂曰六英何曰不特譏開壽講

八月勅慶成節令京兆尹准上已重陽例於曲江會文武百寮延英奉觴宜權停則元

年之不傳可見矣舊書王涯傳文宗以樂府之音鄭衛太甚命涯詢於舊工取開元時

雅樂選樂童按之名曰雲韶樂成上悅賜涯等 錦綵是則咸英由其所定今能無開樂而悲哉

錢曰用意精嚴立論婉摯少陵又何加焉節錄錢龍惕曰甘露之變閣豎橫行南司

塗炭當時士大夫深疾訓注之姦邪反若假手官寺殲除大憝者後世不咎文宗之

不密失臣則恨訓注之狂躁誤國而當日情勢未有免論之者可異也使非平日傾

險君子猶將與之不成之責何乃其乎義山詩感憤激烈有同於衆論者 浩曰

夕公之論甚正其中有過譽處已刪之矣謀誅宦官反被慘禍誠堪憐憤然文宗任

用非人亦不能辭其咎義山措語皆有分寸二篇皆痛李訓而連及王涯輩通體不

重鄭注蓋史雖稱訓注為二兇然注之陰惡更甚於訓細閱史書 自見故訓猶可憐而注惟可惡行次西郊篇中專斥注一人也

重有感

玉帳牙旗得上遊

謂古者天子出建大牙旗竿上以象牙飾之故曰牙旗黃帝出軍決牙旗者將軍之旌

將軍之精金鼓者將軍之氣精與旌有異漢書項籍傳古之王者必居上游 安危

須共主君 分 憂 憂 融 表 已 來 關 右 後漢書實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

獻馬帝授融涼州牧融既深知帝意乃與虜書責讓之祗厲兵馬七疏請師期帝深

嘉美之魏志曹公西征張魯王粲作詩曰相公征關右樓此謂表已至京師也宋書高

祖以義真都督關中諸軍事義真被徵朱齡石代鎮 陶侃軍宜次石頭晉書陶侃

長安救給石若關右必不可守可以與義真俱歸 陶侃軍宜次石頭晉書陶侃

俱會石頭諸軍與峻戰斬峻於陣通鑑蘇峻為侃將所斬斃之焚其骨豈有蛟

龍愁 一作會 失水 管 子 蛟龍水蟲之神者也乘水則神立失水則神 更無鷹隼

與高秋 禮記月令孟秋鷹乃祭鳥用始刑戮漢書孫寶傳立秋日勅曰今日鷹隼始

鷹隼擊何曰用左傳見無禮 晝號夜哭兼幽顯 言神人早晚星關雪涕收

何曰星關未詳按天官星占曰北辰一名天關一名北極紫宮太乙座也晉書天文志

東方角二星為天關其間天門也其內天庭也故黃道經其中房四星為明堂天子布

政之宮也中間為天衢為天關黃道之所經也似皆可言星關以喻皇居而張平子週

天大象賦天關嚴扃於野諸王列藩於漢晉用之亦合晉書劉聰傳入宮告辭帝雪

玉帳牙旗得上遊

涕與之別此言文宗悲憤不自勝冀其來誅內官而乃得收痛淚也舊引史記天官書
兩河天闕間為關梁正義曰關邱二星在河南天子之雙闕諸侯之兩觀金火守之注
兵戰闕下雖似合本事却與下三字不可貫必非

浩曰此篇專為劉從諫發錢龍惕兼王茂元言之徐氏又兼蕭宏言之皆誤矣舊書
紀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三上疏問王涯罪名仇士良聞之惕懼從諫遣焦楚長入奏
於客省進狀請面對上召楚長慰諭遣之新書從諫傳李訓先約從諫誅鄭注及甘
露事宰相皆夷族從諫不平三上書請王涯等罪時宜豈得志天子弱鄭李石執
政藉其論執以立權綱仇士良傳從諫言謹修封疆繕甲兵為陛下腹心如臣難
制誓以死清君側書聞人人傳觀士良沮恐帝倚其言差自強故三言既遣入奉
表宜即來誅殺士良輩也舊書訓注傳贊曰苟無藩后之勢黃屋危哉藩后專指從
諫也史稱士良輩知事連天子相與感憤帝懼不語數日之內生殺除拜皆由兩
中尉天子不聞也故五句痛其受制六句謂除從諫外更無人矣若王茂元史言其
以多財為中人倚據方端端焉出家賞賂兩軍得不誅而反獲封蕭宏以太后弟得
顯位實庸人耳安得以陶侃比之哉且新書云初未獲注京師戒嚴茂元蕭宏皆勒
兵備非常是二人方為中人所用乃夕公改初未獲注為初獲鄭注以曲成其論尤
是非顛倒矣得上游似借用漢書何奴傳從上游來厭人之義以喻攝服中官也

故番禺侯以賊罪致不辜事覺母者徐曰者一作老當從之秘諸本
或無此二字朱氏箋本席氏所
刑從宋本皆有之母者謂母
之者製題欲晦之耳不可改老
他日過其門舊書志廣州南海縣即
漢番禺縣番山在州東

三百步馬山在北一里樓兩漢志云番禺不言二山水經注曰昔南海郡
治與番禺縣連接今有水坑陵城倚其上縣人名之為番山名番馬儻謂番
之馬也後世皆謂二山矣賊罪謂多財不辜謂死非其罪蓋其父以賊而富
致其子今陷不辜也玩詩意母者二字不可刪過其門乃母者過其門非義
山過之也後漢書劉盆子傳琅邪海山有呂母者子為縣
吏犯小罪卒論殺之呂母聚客規以報仇字似可借據

飲鳩非君命史記呂后本紀注應劭曰鳩鳥食蜺以其羽畫酒中飲之立死漢書
蕭望之傳中書令宏恭不顯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望之飲白
殺其夫人止之以為非天子意門
下生朱雲勸自裁竟飲鳩自殺
茲身亦厚亡老子多藏必厚亡後漢書折像傳
父國為鬱林太守有資財二億國

卒像感多藏厚亡之義乃散金
帛資產曰我乃逃禍非避富也
習氏輒不聽後密遣客十人於武陵龍陽洲上作宅種甘橘于株臨死啟兒曰有千
頭木奴不責女衣食歲上一匹絹亦可用耳後兒以白母母曰此當是種甘橘也人
患無德義不患不富貴而
能貧方好耳用此何為

交廣合投香晉書良吏傳吳隱之為廣州刺史歸自番
禺其妻劉氏齋沉香一斤隱之見之遂投
之於水
不見千金子史記袁盎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按陸氏釋文金方寸重一斤
為一金又正義曰秦以一鎰為一金鑑二十四兩古言百金千

空餘數仞牆固本論語實用潘岳西
征賦今數仞之餘趾
殺人須顯戮書不迪謹與漢三
章史記高祖本紀五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後漢書
劉盆子傳呂母聚客為子報仇母曰吾子不當死而為宰所殺殺人當死遂斬之

活曰舊書胡証傳太和二年冬証卒於嶺南使府廣州有海之利貨貝狎至証善蓄積務華侈童奴數百於京城修行里起第嶺表奇貨道途不絕京邑推為富家証素與賈餗善及李訓事敗禁軍利其財稱証子激證餗乃破其家一日之內家財並盡執激入左軍士良命斬之以狗詩為此發也首用蕭望之事取事由宦官非天子意不重飲鳩事次句傷激之不能散遺賞三四言遺子以財當善為術奈何以贖貨害之五六傷母之者過其門也結聯從母者意中說方見冤痛之情張讀宣室志亦載此事云憑以文學知名太和七年春登進士第蓋賈餗為禮部侍郎也憑澗字同

哭遂州蕭侍郎二十四韻

舊書紀太和九年六月京兆尹楊虞卿坐妖前論列上怒貶明州刺史七月貶虞卿為處州司馬吏部侍郎李漢為邠州刺史刑部侍郎蕭瀚為遂州刺史八月又貶宗閔潮州司戶虞卿漢瀚亦再貶通鑑瀚再貶遂州司馬文集祭文云

遙作時多難田曰遙作即遠起之意先令禍有源多難指甘露之變言大難將作而諸人之受誣於姦邪者乃禍之源也
初驚逐客議季斯上秦王書旋駭黨人絕後漢書順帝延熹九年司隸校尉下獄書名王府注曰事具劉淑傳後漢書特立密侍榮方入司刑望愈尊
舊書志龍朔二年改刑部為司刑按李宗閔楊虞卿傳李德裕入相文宗與論朋黨帝曰衆以楊虞卿張元夫蕭瀚為黨魁德裕皆請出為刺史此七年瀚出為鄭州也訓注

用事共短德裕罷之召宗閔復入以工部侍郎召還虞卿京北此八年冬十月也蕭由鄭州內召亦必在八年冬九年春皆因優詔用賈有

諫書存南史范雲傳諫書存者百有餘紙苦霧三辰沒左傳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註曰三辰日月星窮陰四塞

昏禮記明堂位四塞註曰謂夷服鎮服蕃服在四方為蔽塞者周禮九州之外謂之蕃國戰國策秦四塞之國高誘註曰四面有山關之固句言天地皆為昏暗

虎威狐更假戰國策虎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天帝令我長百獸者為子先行子隨我後百獸見我敢不走乎虎與之行獸皆走虎不知獸畏已以為

畏狐也隼擊鳥逾喧見重有感錢父公口舊書傳訓注竊弄威權凡不附己者目為也宗閔德裕黨貶逐無虛日中外震駭連月陰晦人情不安故此

四句云隼擊謂諸臣論列訓注者非頂上諫書徒欲心存闕文子老子云身處江海終遭耳屬垣

耳無易由言遺音和蜀魄易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疏曰遺音哀聲也華陽國志望帝禪位於開明帝升西山隱焉時適二月子鵲鳥

鳴故蜀人悲子鵲鳥鳴也文選蜀都賦鳥生杜宇之魄注引蜀記曰杜宇

王蜀號曰望帝宇死俗說云宇化為子規蜀人聞子規鳴皆曰望帝也

猿禮記曾子寢疾童子曰華而脰大夫之簣歟曾子曰是李孫之賜也吾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水經注巫峽峻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

鳴三聲有女悲初寡見下送無男徐曰當泣過門白法公止裴氏一女結禱之明

王嫗嫁廣望王迺始產子男無故武女翁須翁須寄劉仲卿宅仲卿教翁須歌舞邯鄲

賈長兒求歌舞者仲卿與之翁須乘長兒車馬過門呼曰我果見行當之柳宿軀與迺

始至柳宿見翁須相對涕泣句用此事言其女聞喪哭泣而過門朝爭屈原草史
但嫁不久而寡故無兒按過門字必用此男與兒同諸本皆作男朝爭屈原草
屈原者名平為楚懷王左徒王使屈原造為靈令靈廟餒若莫非敖魂左傳若敖
草葉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廟餒若莫非敖魂左傳若敖
其餒而迴閣傷神峻水經注大劍去小劍連山絕長江極望翻青雲寄意

史記范雎傳須賈口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白骨始露恩救量核貶諸諸臣而蕭已卒早歲思

東閣漢書公孫宏起客館為邦屬故園自注余初謁於鄭舍楊曰以解榻愧

郭泰後漢書郭泰遊洛陽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後歸鄉里衣冠諸儒解榻愧

陳蕃後漢書陳蕃為樂安太守郡人周舉高潔之士前後太守招命莫肯至惟蕃能致馬字而不名特為置榻去則懸之及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陳蕃為

太守以禮請著功曹穉不免之既謁而退蕃分以忘年契後漢書穉傳始弱冠

友情猶錫類敦詩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箋曰長以與女之族公先真帝子蕭

蕭梁之後祭文亦我系本王孫詳年嘯傲張高益漢書循吏傳黃霸為

丈子定國健父子公治閩門謂從容接短轅晉書王導傳秋吟小山桂文選

人曰少高大令容駟馬高蓋車

士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偃蹇連卷兮枝相繚序曰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

呂向曰淮南王安好十八公之徒著述篇章或稱大山小山猶詩有大雅小雅也

醉後堂詩焉得護草言樹之背傳曰背北堂自歎離通籍古今注籍者尺

年名字物色懸之宮門案省相應乃得人焉三輔黃圖漢宮門各有禁非待衛通籍之

臣不敢妄入按唐時山內出外者謂之離通籍如香山博望移門簾薄陽在郡符之類

甚多此指蕭之外貶錢多公誤以何嘗忘叫關日泉賦遠城兮叫帝關新書

為義山自謂則其時向未得第何嘗忘叫關徐有功傳叫關弗聽叩鼓弗聞

成穿墻入周禮春官小宗伯卜葬兆甫窆注曰窆穿墻也史記田橫與客乘傳詣

墳墓終擬上書論上書論宛漢多士還魚貫易貫魚以云誰正駿奔詩

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歌儼而來兮忽而逝謂司命往來

走在廟此言誰能訴之天祖也暫能誅儼忽歌儼而來兮忽而逝謂司命往來

奄忽也此則用招魂雄虺九首往來儼忽吞人以益其心些亦見天問以長與問乾

比訓注之奸毒舊引莊子南海帝北海帝誤矣以儼忽代雄虺古有此例

坤言雖誅訓注而蕭義漏三泉路淮南子千里之隄以蟻蟻之穴漏史記秦

之竟終不自也

帝百草根玉篇根始知同泰講武帝篤信正法尤長釋典製涅槃大品淨

僧碩學四部聽徽福是虛言左傳君惠微福于敝邑之社稷老子豈虛言哉西

衆常萬餘人

三谷三寺羊主

三癸生言言言
作樂忽暴雷震利俱成數
十片至來年雷震日斡死

田曰一篇極盡哭理 浩曰史
言義山善為哀諫之詞信然

五松驛
宋曰白氏長慶集有自望秦
赴五松驛詩此驛在長安東

獨下長亭念過秦

使記注秦法十里一亭度信賦十里五里長亭短亭史記秦始
皇本紀太史公曰善乎賈生推言之也又陳涉世家褚先生曰

吾聞賈生之稱曰注秦案班固奏事云太史遷取賈誼過秦上下篇以為秦始皇本
紀陳涉世家下贊文然則言褚先生者非也按本紀全述賈生之言世家節取其
篇若皆出司馬筆則復矣故索隱據地五松不見見與薪只應既斬斯高

形險阻數句定為褚先生所改題也後更記胡亥斯高大喜又二世使趙高案丞相李斯獄責斯與子孫謀反狀誦服具斯
五刑論腰斬二世拜趙高為中丞相高劫二世於望夷之宮二世自殺子嬰即位謀

令宦者韓等被樵人用斧斤斤在欣韻唐賢律詩多通用本
集如東冬蕭肴之類通用頗多

浩曰此必訓注誅後其私人亦削
斥也非僅朋黨之迭為進退者

令狐八拾遺

絢 見招送裴十四歸華州 舊書傳絢字子直楚之子
初為左拾遺舊書志關內道華
州上輔天寶八年為華陰郡

二十中郎表足稀

一作希晉書荀羨尚尋陽公主後除北中郎將徐州刺史監諸
軍事假節時年二十八中興方伯未有如羨之少者樓晉中興

書作時二十宋書謝晦初為荆州甚自矜從叔澹問晦年答曰三十三澹笑曰昔荀中
郎年二十七為北府都督卿比之已為老矣晦有媿色故後人凡言年少荀郎二十中

郎必荀羨非他人也此兼以尚主比其為婿唐人有媿色故後人凡言年少荀郎二十中
郎必荀羨非他人也此兼以尚主比其為婿唐人有媿色故後人凡言年少荀郎二十中

分不細檢耳宋氏引謝萬為簡文帝撫軍從事中郎談矣驪駒先自有光輝

漢書儒林王式傳歌驪駒服虔曰逸詩篇名也見大戴禮客欲去歌之其辭云驪駒在
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古樂府陌上桑何用識夫婿白馬從驪駒此兼用之

蘭亭燕罷方回去

晉書王羲之傳永和九年與同志宴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修
禊事也郡情傳惜字方回鑒之子朱曰郡情不與蘭亭四十二

人之雪夜詩成道韞歸

晉書王羲之妻謝氏字道韞嘗內集俄而雪驟下叔文
安曰何所似也安兄子朗曰散鹽空中差可擬道韞曰

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大悅按晉書郡情傳與姊夫王羲之高士許詢並有遺世之風修
黃老之術後築室章安後為會稽內史最後乞骸骨居會稽而修祿有鄰曇即情弟也

故偶誤憶賦義之乃方回姊夫道韞乃羲之子婦合為一聯似涉嫌疑豈用古不必太
拘哉朱氏謂裴十四必令狐氏之婿時攜內歸家弟或更有感誼則無由細索耳散鹽

晉書作散鹽引之漢苑風烟催

一作客夢 華陰縣有漢宮觀故
亦作散他書作撒誤

接郊扉

華山志嶽東北雲臺峯下有穴昔有人入此
穴出東方山行云經黃河底上開流水聲

嗟余久抱臨卽渴

史記
相如傳臨卽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相如以琴心挑之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
之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相如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又相

玉浴主詩洋主

卷一

如口吃而善著
書嘗有消渴疾
便欲因君問
釣幾
事何無顧忌也
唐李風尚若此
時義山失偶
未

和友人戲贈二首

文苑英華作和令狐八
綉戲題當可據故編此

東望花

一作樓會
英華作事

不同西來雙燕信

休道
舊引開元遺事任宗為
商於湘中妻郭紹蘭自

長安語梁間雙燕寄詩之事
非也此一句固不必用典

仙人掌冷三霄露

承露仙人掌釋名霄青天也無
漢書儀書漏盡夜漏起省中用火中黃門持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相傳授此

雲氣而青碧者也又曰近天氣
也按三霄猶三天徐詳寓懷

玉女窗虛五夜風

一作夜風
楚詞惜誓載玉女於後
漢書儀書漏盡夜漏起省中用火中黃門持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相傳授此

寫高樓之景良會
不同言外可見

翠袖自隨迴雪轉

一作駐張衡觀舞賦
似似飛鸞袖如迴雪
燭房尋類外庭

空
謝莊月賦去
燭房即月殿

殷勤莫使清香透

合金魚鎖桂叢
金魚魚鑰也桂叢指
月殿重門深鎖母使

他人
得近

迢遞青門有幾關

輔黃圖都城東出南頭第一門曰青門
或曰青門亦曰青綺門按即水經注東出北頭第三門

也柳梢樓閣見南山

終南山在長安正南
明珠可貫須為佩
拾遺記員邱之穴洞達
九天中有細珠如流沙

可穿而結因用為佩此神蛾之矢也何日韓
詩外傳曾子曰君子有三言可貴而佩之

白壁裁裁且作環

爾雅璧肉好若
謂之環說文

璧瑞玉環也
似更有血

子夜歌團扇掄

子夜歌也休歌
歌罷也團扇歌詳後河內詩
新正未破剪

刀閒
程曰謂新正未動剪刀也今尚有此風
未殘杜詩二月已破三月來朱氏解作未入正月誤

猿啼鶴怨

英華作
終年

事未抵熏爐
英華作
一夕閒

想其所居中四寫其整理服飾深居少事皆遙
思而得之也結言夕相思甚於終年怨望真不可

禁道源乃謂終歲相思不如一
夕佳會兩子論風懷宜相左矣

樓閣成籤作樓
角今從英華

題二首後重有戲贈任秀才

上二首當
已足贈任

一丈紅葍擁翠筠

羅窗不識繞街塵

往來尋覓頻繞其居其
如羅窗中人竟不識何

長逢雨

用神女暮雨詩
後吳令暗答詩

月裏依稀更有人

宋及服姬盜食之得仙奔入月中
何更有人二句言任每訪必遇有人不得入也

虛為錯刀問遠客

文選張衡四
愁詩美人贈

我金錯刀注曰漢書王莽更造錯
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

枉緣書札損文鱗

鱗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雙
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

玉浴寺羊主

卷一

五

素書二句謂虛相
聯絡終無實意
遙知小閣還斜照
羨殺烏龍卧錦茵
神後記會稽張
然帶役在都有少婦與一奴守舍奴與婦通然素養一犬名烏龍常以自隨後歸婦與
奴欲殺然奴已張弓拔矢然拍膝大呼曰烏龍與手狗應聲傷奴奴失刀杖倒地狗咋
其陰然因殺奴以婦付縣殺之烏龍喻他人輩
任之不得如也韓偓詩亦云橫卧烏龍作如媒
潘曰此必任秀才有所思於青樓中人也否則措辭豈得爾

李肱所遺畫松詩書兩紙得四十一

諸本皆作四韻雲溪友議開
十今從實數音成元年秋高
錯復司貢籍上曰宗正寺解送人恐有浮薄以忝科名在卿精練藝能勿妨
賢路其所試賦則准常規詩則依齊梁體格乃試琴瑟合奏賦霓裳羽衣曲
詩主司先進五人詩其最佳者李肱况肱宗室德行素明人才俱美敢不公
心以享聖教乃以榜元及第詩云云困學紀聞唐宗室為狀頭有李肱稜李
肱霓裳羽衣曲詩見英華省試類唐文粹古調中據此則李肱與義山同開
成二年及第餘詳詳贈畏之詩下又按集中他無可徵安知此李肱非別
一人乎新書表趙郡南祖之裔有名肱者但
世次太晚不足參考今日仍舊說而辨核之

萬草已涼露開圖披古松青山徧滄海此樹生何峯
起勢高壯暗孤
根邈無倚直立撐鴻濛
莊子雲將東遊而適遭鴻濛濛注曰鴻濛自然元氣也
端如君子身挺若壯

士胸膠枝勢天矯
淮南子天矯曾繞世繁紛罕以相交持司馬相如
空又如驚螭走獸與奔雲逢孫枝擢細葉
交遠琴賦乃斷孫枝注曰鄭氏

髮軟
說文顛頂也薛陳卓復生也一日族也下篇厚也薦也宋曰難解疑有誤按
似之益形麗
原註如字
眉黛濃
莊子毛嬙麗人之所美也注曰毛嬙古美人一云

視久眩目睛倏忽變
原註爾雅男拳擊也按諸本作數峯或載作數峯而有此註今檢爾雅注謂牽挽疏
亦若羅羅
一作女平且粧顏容
又如洞房冷翠被
吳越春秋越使相者得

五俗主詩洋注
卷一

施鄭且飾以羅毅教以容步三年學服而獻於吳注曰苧蘿山在諸暨縣御覽引越絕
書越王得採薪二女西施鄭且以獻吳王拾遺記越美女二人一名夷光一名修明以

義兼言松之清香
誤穿籠似即熏籠之
為改正姚氏改作數豐非矣此總寫四句
又如洞房冷翠被張宮籠
成籤

貢於吳吳處以椒華之房一人當軒並坐理鏡觀粧於珠
幌之內竊窺者動心驚魂謂之神人平日顏容用此事也
氣**猛若爭神功**又總摹**燕雀固寂寂霧露常衝衝**重作香蘭愧傷暮
左傳蘭有國香校舊本皆作重頗疑燕蘭以音近而**碧竹**慚空中
外有節理中直

虛**可集呈瑞鳳堪藏行雨龍**以龍比松常用之語舊注引西陽雜俎不空三
藏塔前老松伐其枝為龍骨以祈雨者非也

淮山桂偃蹇見翠蕭**蜀郡桑重童**蜀志先主舍東南角羅上有桑樹生高五丈
出貴人按藝文類聚引之作幢幢此作重童諸本皆然似與偃蹇皆疊韻也然重字童
字見之漢碑者偶或通用此重童豈即童童耶先主幼時貴徵家在涿縣句乃云蜀郡

義可**枝條修亮眇**一作**脆靈氣何由同**以上十句以他物**昔聞咸**
通耳**陽帝近說嵇山儂或著佳**一作**人號**舊本皆作佳似與松不合惟宋
大夫封更記秦始皇本紀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為
夫復一作覆漢書表通典漢承秦制爵二十等以賞功勞九曰五大夫注曰大夫之尊
也按嵇山儂事未詳然曰近說必非太遠也晉書傳譙國鉅縣有嵇山嵇康從上虞徙
鉅家於其側因而命氏世說山公曰嵇叔夜之為人巖巖若孤松之獨立或更有古松
事所未考也庾信詩青林隱士松注家引晉書曰高士戴安道修道成功有真氣結成

五色雲浮於松上故號隱士之松耳安道譙國人徙居會稽之剡縣亦可稱嵇山儂
山儂此似較近但嵇稽小異而本傳不載其所引何晉書侯再考舊註則皆誤系南
與清一作都列子化人之宮出雲雨之上實為清都紫微**煙雨遙相通安知**

夜夜意不起西南風以上又引舊事以見松之非凡物也按史記涼風居西南
風而曹子建詩願為西南風長逝入君懷郭璞遊仙詩閩關西
南來潛波渙鱗起似皆以西南關關為近思此句亦然**美人昔清與重之**

山月鐘未詳舊引集仙錄女仙魯妙典居九疑山有古鏡一而**寶笏十八九**
猶同月鐘大三尺鐘口形如偃月皆神人送來者未知是否

香緹千萬重且**鬼瞰室**漢書揚雄解嘲高**稠疊張羅罽**爾雅羅罽謂
罽羅維離於罽**赤羽中要害**家語子路曰由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按家語下文又有裕
離於罽白如吳晉爭長繪有白羽朱羽後漢書來**是非皆怒怒**皆不暇論**生如碧海月**

歛傳臣夜人定後為何人所賊中臣要害**死踐霜郊蓬平生握中翫**掌握**散失隨奴僮**宋曰舊書傳王涯家書數
保惜者以厚貨致之或官爵致之厚為垣竅而藏之復壁涯死人破其垣取之或剔取
函奩金寶之飾與其玉軸而棄之觀此詩云豈畫松即涯所藏者歟按未可定以上
敘畫之**我聞照妖鏡**西京雜記宣帝繫獄臂上猶帶身毒寶鏡一枚如八銖錢舊
來由**玉浴寺詩**傳此鏡照見妖魅佩之者為天神所福帝崩鏡不知所在

玉浴寺詩卷一

玉浴寺詩

玉浴寺詩

與神劍鋒吳越春秋湛盧之劍惡聞無道乃去而水行如楚楚昭王卧而寤得

以折衝拒敵然人君有逆理之謀其劍即出故去無道以就有為身會有地不為

道按以漢宣崩鏡不知所在吳王無道劍遂他去以引下文意

凡物蒙伊人乘茲圖顧盼擇所從伊人謂李肱也為此圖而我何為者

開懷一作捧靈蹤報以漆鳴琴鮑令暉詩客從遠懸之真珠櫳說文

室之疏徐曰窗也按珠櫳猶珠簾是時方暑夏座內若嚴冬憶昔謝四騎謝絕四方車

騎而山居學仙也如家語子貢結駟連騎則以駟作四可也又史記薛政遂謝學仙

玉陽東通典河南府王屋縣王屋山沅水所出元和郡縣志山在縣北十五里周迴

連接者河南通志玉陽山有二東西對峙相傳唐睿宗女玉真公主修道之所通典開

元二十九年京師置崇元館諸州置道學生徒有差謂之道舉舉送課試與明經同按

韓昌黎李素墓志曰素拜河南少尹呂氏子足棄其妻著道士衣冠謝其母曰當學仙

王屋山去數月間詣公使吏卒脫道士冠給冠帶送付其母誰氏子詩曰非癡非狂

俗輕尋常力行險怪取貴任蓋當時風尚如此義山學仙亦此情事千株盡若

此路入瓊瑤宮龜山元錄有瓊瑤之室此仙家常語口詠元雲山誤歌

藝文類聚漢武內傳曰西王母命侍女安法嬰歌元雲曲縠必用此第他本有手把

誤雲為靈者耳或引晉書樂志鏡歌曲之元雲謂聖皇用人各盡其才也亦非

金芙蓉藥府子夜歌玉藕金芙蓉此則是學仙濃藹深霓袖色映琅玕中

琅玕謂竹也色與青霓之衣相映與杜詩翠袖倚修竹相似悲哉嗟世網去之若遺弓

得之又何求焉形魄天壇上海日高瞳瞳河南通志王屋山絕頂曰天壇

第一也天壇夜分先見日出唐人有登天壇山望海日初出賦舊書司馬承禎傳字子

微開元十五年令於王屋山自選形勝置壇室以居因以所居為陽臺觀又令玉真公

主及光祿卿草絹至終期一作紫鸞歸持寄扶桑翁千洲記扶桑在碧海中

其所居修金錄齋其所居修金錄齋其所居修金錄齋其所居修金錄齋其所居修金錄齋

太真東王父所治有棋樹長數千丈大二千餘圍兩兩根偶生更相依倚是名扶桑

其棋赤色九千歲一生仙人食之一體皆作金光色稜道書屢稱扶桑大帝君此以比

子天

浩曰極力描摹波瀾疊起前以松比李肱而美之後借學仙時所見以自慨結寓近君之望此為尚末第時作

送從翁從東川宏農尚書幕宏農楊氏也稜舊書紀傳嗣復於太和七

川汝士於太和八年由工部侍郎出為同州刺史九年入為戶部侍郎開成

元年十二月檢校禮部尚書東川節度使時宗人嗣復鎮西川兄弟對居節

度

五谷主寺羊主

卷一

五

制時人榮之今詳味詩句當為汝士也詩多敘遊山學仙之事從翁蓋同居
玉陽者惜無可考長安志靖恭坊工部尚書楊汝士宅與虞卿漢公魯士同
居號靖恭楊家為冠蓋
盛族被楊氏多見本集

大鎮初更帥嘉賓素見邀使車無遠近歸路更

一作烟霄從翁必舊

者舊書志同州刺史領防禦長春宮使汝士刺同必已辟之故曰素見邀三言相隨
使車不計遠近四言他日歸來更可致身烟霄矣若嗣復則初出鎮東川不相合

穩放驂騑步

驂騑良馬詳後

高安翡翠巢

說文翡翠亦御一作風知有在

莊子列子御風

去國肯無聊

御風借仙家語以此乘風直上言自當翔翔朝禁莫
而行冷然善也

王康琚反招隱詩小隱

早忝諸孫末俱從小隱招

隱林藪大隱隱市朝

心懸紫雲閣始居紫雲

之關碧霞為城關一作閣按長安志
西內有紫雲閣此則借仙境為言

夢斷赤城標

會稽記赤城山土色皆赤巖岫
連沓狀似雲霞孫綽天台山賦

赤城霞起而建標以仙境寓登
進之望下二聯亦借仙境說

素女悲清瑟

史記封禪書太帝使素女鼓五十絃
瑟悲帝禁不止故破為二十五絃

秦娥弄碧玉

一作蕭列仙傳蕭史者秦穆公時人善吹簫作鸞鳳之響穆公女弄玉
妻焉日於樓上吹簫作鳳鳴鳳來止其屋為作鳳臺一旦昇天

山連元圃近

穆天子傳天子昇於春山之上先王所謂縣圃
娥嬀好也秦曰娥淮南子崑崙之上是謂閼風又上是謂元圃十

洲記崑崙山正西一角名曰元圃堂

水接絳河遙

百姓天河謂之銀河亦曰絳河
漢武內傳上元夫人遣一侍妾

集仙錄西王母宮闕在崑崙之圃
問王母云遠隔絳河遂替顏色詩敘隱居學仙

豈意聞周鐸

翻然慕舜韶皆
而所引多女仙凡集中敘學仙事皆可參悟

辭喬木去遠逐斷蓬飄薄俗誰其激斯民已甚桃

離騷余猶惡其佻巧
同倫也

鸞鳳期一舉燕雀不相饒謂遭排忌當指舉場言田云

波遠

莊子因為弟靡因為波流郭注曰變
化頹靡世事波流弟徐音頹按即頹也

因之內火燒

詩心焉如灼莊子我
其內熱與後漢書劉

陶傳心
灼內熱

是非過別夢時節慘驚

風世奄忽若鸞塵末至誰能賦謝惠連雪
至居客之右又王乃授簡於司馬

賦相如未

錦繡

勉欲報瓊瑤

詩報之
我恐霜侵鬢君先綬掛

張衡四愁詩美人贈我
錦繡段采日謂贈詩

腰甘心與陳阮

魏志陳琳字孔璋阮瑀字元瑜太祖並以爲
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甘心字寫出無聊

太元賦揖松喬於華岳列仙傳赤松子神農時雨師服水玉以教神農至崑崙山上常
止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仙去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善吹笙浮邱公接上嵩高

山後於七月七日

乘白鶴至緱氏山

錦里差隣接

華陽國志成都城南之西曰夷里橋橋南岸道
西故錦官也錦江織錦濯其中則鮮明他江則

玉浴主寺詳注

玉浴主寺詳注

卷一

三

不好故命曰錦里此句不特雲臺閉寂寥文集與陶進士書所謂雲臺觀也餘見送裴十四上句應甘心此句應揮

地勢亦寓對居節制之意手不聯頂寂寥猶帶仙意舊注引漢尚書郎入直雲臺誤一川虛月魄萬崦自芝苗瘴雨瀧間急瀧雨瀧瀧貌廣韻瀧南人名瀧集韻奔瀧也

離魂外銷東川在峽外以下預擬從翁抵幕事非關無燭夜用秉燭夜遊意

其奈落花朝幾處逢鳴珮用江妃一女解珮事蜀都賦何筵不翠翹招

砥室翠翹挂曲瓊些王逸注翹羽也以砥石為壁平而滑澤以翠鳥之羽彫飾玉鉤以懸衣物也翠翹字本此而此則用七啓揚翠羽之雙翹首上飾也蠻僮騎

象舞江市賣鮫綃博物志南海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廢織績左思吳都賦注曰俗前素女二聯相映以南詔知非敵新書傳南詔本哀牢夷後烏蠻別種夷語王為下則全歸之正論詔其先渠帥有六自號六詔曰蒙詔詔越析詔浪穹詔遼詔詔施詔詔蒙詔詔不能相若蜀諸葛亮討定之蒙舍在諸部南故稱南

山亦屢騎宋曰西山即岷山李宗諤圖經岷山嶢峩絕壁立捍阻羗夷全蜀倚為巨屏肅代後西山三城屢陷吐蕃殺陸游曰自蜀郡之西大山廣谷西南走蠻

箐中皆岷山也考舊書吐蕃傳劍南山與吐蕃氏羗隣接建中時吐蕃約盟西山大渡河東為漢界大渡水西南為蕃界至貞元時詔韋臯遣將出成都西九道並

進逼棲雞老翁故維州保州松州諸城合之舊新書地理志松維保等州之山皆為西

山以在蜀郡之西故曰西山雖與岷連亘而各自分著也范成大峨眉山行記曰登山

頂光明巖眺望巖後岷山萬重稍北則瓦屋山在雅州稍南則大瓦屋近南詔此諸山

之後即西域雪山綿亘入天竺諸番東西川所重在禦外夷南蠻猶易吐蕃最強故二

句云特詳微之兼備他篇之証勿貪佳麗地蜀中素為佳麗暉陽國不為聖明朝主帥想見

藩鎮之橫少減東城飲時看北斗三輔黃圖惠帝元年成安城城南為斗城是

也莫因乖別久遂逐歲寒凋勿貪二句指王事盛幕開高宴將軍問

故僚為言公玉季史記孝武本紀漢書郊祀志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

早日棄漁樵舊僚指從翁與素見招應田云望其援手

田曰筆勢跳擲人已分合大亂心目不得不歎為奇觀

南山趙行軍新詩盛稱游讌之洽因寄絕舊書志節度使有行

陽遠表中行軍司馬趙祝即此人也按此題與後南山北歸徐氏皆以為當

作山南然不可改也朱氏專以終南為南山程氏又言蜀中亦有南山皆疎

矣漢書王莽傳子午道當杜陵直絕南山徑漢中今詳考之如近人禹貢雖

指備引地志諸書而曰雍之南界自太華以西為華州諸縣皆以南山與梁

分界又西為大散嶺又漸極西而岷州洮州西傾山皆與梁分界處也又

日華山四州之際東北冀東南豫西南梁西北雍雍梁之間大山長谷遠者

日華山四州之際東北冀東南豫西南梁西北雍雍梁之間大山長谷遠者

日華山四州之際東北冀東南豫西南梁西北雍雍梁之間大山長谷遠者

日華山四州之際東北冀東南豫西南梁西北雍雍梁之間大山長谷遠者

日華山四州之際東北冀東南豫西南梁西北雍雍梁之間大山長谷遠者

日華山四州之際東北冀東南豫西南梁西北雍雍梁之間大山長谷遠者

日華山四州之際東北冀東南豫西南梁西北雍雍梁之間大山長谷遠者

日華山四州之際東北冀東南豫西南梁西北雍雍梁之間大山長谷遠者

日華山四州之際東北冀東南豫西南梁西北雍雍梁之間大山長谷遠者

日華山四州之際東北冀東南豫西南梁西北雍雍梁之間大山長谷遠者

日華山四州之際東北冀東南豫西南梁西北雍雍梁之間大山長谷遠者

日華山四州之際東北冀東南豫西南梁西北雍雍梁之間大山長谷遠者

日華山四州之際東北冀東南豫西南梁西北雍雍梁之間大山長谷遠者

日華山四州之際東北冀東南豫西南梁西北雍雍梁之間大山長谷遠者

日華山四州之際東北冀東南豫西南梁西北雍雍梁之間大山長谷遠者

數百里終南山東連二華在長安南至武功而為太白又西過寶雞於隴首山其深處高而長大者曰秦嶺關中指此為南山漢中指此為北山斯實雍梁之大限矣然則大散嶺秦嶺之地實為分界之處關中正稱之為南山何用改書山南哉

蓮幕遙臨黑水津

南史庾景行泛淶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人以入儉府為蓮花池故美之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水經注漢水又東黑水注之水出漢中南鄭縣北山南流入漢諸葛亮賤云朝發南鄭暮宿黑水稜所引水經注正此句黑水也禹貢梁州南距黑水薛士龍謂即古之若水漢詩名瀘水唐以後改名

梁王司馬非孫武

與元為梁州故借借用梁王唐時藩鎮非漢藩國且免宮中斬美人史記孫子武以兵法見吳王闔閭王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出宮中美之右婦人大笑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遂斬隊長二人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

及第東歸次灞上却寄同年

漢書注灞上在長安東三十里今謂之霸名以顯霸功然則此字不當加水故漢志霸陵霸橋皆不加水稜潘岳西征賦元灞素澹玉篇廣韻灞水名則作灞亦久矣唐摭言曲江大會關試後亦謂之關宴宴後同年各有所之亦謂之為離會却寄者回寄也唐詩中每見餘詳年譜

芳桂當年各一枝

各折一枝也非用鄭詵對策第一行期未分壓春期在日壓江魚湖雁長相憶秦樹嵩雲自不知昔月遠而相憶下她經

過勞想像

漢書元帝紀宜春下苑師古曰即今京城東南東門追餞又差池漢書疏廣傳設祖道洪張東都門外注曰長安東郭門也水經注長安城東出北頭第一門曰宣平門亦曰東城門其郭門亦曰東都門

離恨

名因以為陵號霸橋漢人送客至此橋折柳贈別莫枉把非長條贈所追一作送張九齡餞宋司馬序今從英華出宿南浦道錢北梁

商於新開路

通典商州上洛郡商洛縣古商縣檢地志云商於中蓋今商於也新書志商州貞元七年刺史李西華自藍田至內鄉開新道七百餘里迴山取途人不病涉謂之偏路行旅便之稜商州至京師幾三百里舊書志屬志屬關內道

六百商於路

戰國策張儀說楚能開絕齊願獻商於

崎嶇古共聞

漢書王莽傳

固南當荆楚師古曰四面塞阨其道屈曲谿谷之水回繞而崎嶇古共聞漢書王莽傳

開捷徑

此則義取仕宦之捷徑

徐曰青雲驛名屬商州杜牧周吉皆有詩餘見哭蕭詩此言雲路語

意雙

潘曰及第後往來所經之作結寓速仕之望又曰寶刻類編有商於驛路記韋琮撰柳公權書李商隱象額大中元年正月立余因疑此章亦為其年赴桂時作但此碑亦作商於新驛記乃修治驛路而新道早開矣且玩詩句與所云湘如廟下已春盡者必不符故定編此

壽安公主出降

都尉尚壽安公主新書傳鎮冀自李惟岳以來拒天子命至王庭奏凶悖肆毒庭奏死次子元達襲識禮法歲時貢獻如職帝悅詔尚絳王悟女壽安公主元達遣人納聘闕下進千盤食良馬主粧澤奩具奴婢

議者嘉

其恭

媯水聞貞媛

書晉降二常山索銳師

名更接左傳齊人伐萊萊人賂夙沙衛以素馬牛皆百匹注曰素簡擇好者昔虞遜又尚書傳曰索盡也此句索字似言其盡禮來聘非古謂娶婦曰索之義也

帝力

食有了得禮高祖其慢之趙相其高帝請殺高祖赦曰君何言之誤且先王亡國賴皇帝得復國德流子孫秋毫皆帝力也迷帝今分送王姬

恐無時

徐曰元遠雖改父風然據鎮輸誠不能束身歸國文宗降以宗女終有辱國之恥義山憤王室不振而請道效尤也

寄惱韓同年

馮衍顯志賦搆木蘭與新夷本草注辛夷花正二月開

簾外辛夷定已開

初發如筆北人呼為木筆其花最早南人呼為迎春

莫放艷陽回

是灰黑無復土以問東方朔曰臣愚不足以知之可試問西域胡也以朔不知難以核問至後漢明帝時外國道人來入洛陽時有憶朔言者乃試以武帝時灰黑問之胡人云天地大劫將盡則劫燒此劫燒之餘乃知朔言旨

莫放艷陽回

莫放艷陽回年華若到經風雨便是胡僧話劫灰

莫放艷陽回

莫放艷陽回年華若到經風雨便是胡僧話劫灰

莫放艷陽回

莫放艷陽回年華若到經風雨便是胡僧話劫灰

莫放艷陽回

莫放艷陽回年華若到經風雨便是胡僧話劫灰

莫放艷陽回

莫放艷陽回年華若到經風雨便是胡僧話劫灰

莫放艷陽回

莫放艷陽回年華若到經風雨便是胡僧話劫灰

莫放艷陽回

莫放艷陽回年華若到經風雨便是胡僧話劫灰

莫放艷陽回

莫放艷陽回年華若到經風雨便是胡僧話劫灰

莫放艷陽回

莫放艷陽回年華若到經風雨便是胡僧話劫灰

莫放艷陽回

莫放艷陽回年華若到經風雨便是胡僧話劫灰

龍山晴雪鳳樓霞洞裏迷人有幾家御覽引幽明錄漢明帝永平五年剡縣劉晨阮肇共入天台山取穀皮迷

不得返經十餘日遙望山上有桃樹大有子實至上噉數枚下山見山腹一杯流出有胡麻飯度山出一大溪有二女子姿質妙絕二女便笑曰劉阮二郎來何晚耶遂同還家有羣女來各持三五桃子笑而言賀女婿來酒酣作樂暮令各就一帳宿女往就之留半年求歸甚苦女呼前來女子集奏會樂共送劉阮指示還路既出無復相識問得七世孫傳聞上世我為傷春心自醉不勞君勸石榴花梁書扶南國南

入山迷不得歸日成酒梁簡文帝詩蠡杯石榴酒

樹似安石榴采其花汁停甕中數日成酒日成酒梁簡文帝詩蠡杯石榴酒

吳處州楊侍郎虞卿原編集外詩舊書傳虞卿字師臯太和中牛僧孺李

事出為常州刺史八年宗閣復入相召為工部侍郎九年四月拜京兆尹六月京師訛言鄭注為上台金丹須小兒心肝民間扇鎖小兒甚密街肆酒注頗不自安御史大夫李固言素嫉虞卿朋黨乃奏曰臣窮問其由語出京兆尹從人上怒收虞卿下獄弟男八人自繫搗鼓訴冤詔虞卿歸私第翌日既虞州司馬再貶可戶卒於貶所新書傳鄭注內不安而雅與虞卿有怨即約李訓奏言語出虞卿家李固言因傳左端倪地理志處州南康郡屬江南

西道餘互詳 哭蕭侍郎詩

漢網疎仍漏史記酷吏傳漢興網漏於吞舟齊民困未蘇漢書食貨志注無有

起言訓注未誅之徒解劍飲緒衣置任如何大丞相漢書宣帝紀西羌反發三輔中翻作弛刑徒和官徒弛刑注曰弛廢也若今

尹京終就拘漢書序傳廣漢尹京木於能弭謗周語厲王得衛巫使監謗者以

公曰吾能弭謗矣先議取非辜曹固不懼于非辜此謂巧有疑脂脂於秋秦而網

密於凝脂此謂奇元與銀鍊亦見史文功無一柱扶世說在惜失權勢不復自檢括或謂和嶠曰卿

自欲壞非一本所能支文中子大厦之顛非一木深知獄吏貴漢書周勃傳勃

軍安知獄所支也言無一人能救之如宗閣且大得罪矣深知獄吏貴漢書周勃傳勃

蕭詩此指說辭家白日晡淮南子曰至於悲谷流亡誠不弔神理若為謬在昔

恩知忝諸生禮秩是謂晡時此指遠貶韓非劍客史記刺客傳嚴仲子與韓相俠累有御

五浴生寺羊主政仗劍獨行至韓俠累方坐府上衛侍甚

衆政直入上史記田叔傳叔爲趙王張敖郎中漢下詔捕趙王惟孟階刺殺俠累趙王張敖郎中漢下詔捕趙王惟孟過趙受劍奴趙王張敖郎中漢下詔捕趙王惟孟

客以錯奴從趙王入關趙王張敖郎中漢下詔捕趙王惟孟趙水招魂趙王張敖郎中漢下詔捕趙王惟孟邯山卜宅孤趙王張敖郎中漢下詔捕趙王惟孟

亡山上邑楊龍驤洛陽記北山連嶺修巨趙王張敖郎中漢下詔捕趙王惟孟甘心親埋趙王張敖郎中漢下詔捕趙王惟孟說文至蟄封也

城狐原注是冬荀李伏殺務古戮字國策一心同功死不旋踵趙王張敖郎中漢下詔捕趙王惟孟旋踵

韓非子韓詩外傳說苑漢書中山靖王傳語皆相類趙王張敖郎中漢下詔捕趙王惟孟俱無城狐二字惟文選沈約彈

王源文狐鼠微物注引應璩詩城狐不可掘趙王張敖郎中漢下詔捕趙王惟孟社鼠不可熏因注家多雜引偶詳徵之

陰隲今如此書惟天陰天災未可無莫憑牲玉詩雲漢篇靡神不舉靡

我聽左傳下旅書惟天陰便望救焦枯書紀開成二年七月乙亥以久旱從市開

走望不愛性玉書惟天陰便望救焦枯書紀開成二年七月乙亥以久旱從市開

田曰怨憤語人有欲叫無從之意浩曰徐氏謂觀哭蕭楊詩益知義山爲牛黨夫

一介之士必有密友豈定黨哉浩曰徐氏謂觀哭蕭楊詩益知義山爲牛黨夫當時欲趨舉場問蘇張三楊義山之相親當以是也

若必速以爲黨則白香山乃楊氏之戚集中寄詩浩曰徐氏謂觀哭蕭楊詩益知義山爲牛黨夫

甚多何千古無人謂爲牛黨乎浩曰徐氏謂觀哭蕭楊詩益知義山爲牛黨夫餘已詳辨於諸本

病中早訪招國李十將軍遇挈家遊曲江朱旦招國里在京師白

舊新書白居易鄭餘慶傳皆有昭國里昭招同也李家無可考定長安志曰朱旦招國里在京師白

昭國坊在朱雀街東第三街內坊有夏綬有節度使李寰宅寰堅守博野鎮朱旦招國里在京師白

穆宗賜其子方回宅也義山文集河中陽大夫爲李執方執方之名見於開朱旦招國里在京師白

成二年舊紀而無傳其世系無可考據爲韓同年白從事啓執方係宗室未朱旦招國里在京師白

知與昭國之李寰爲一家否也蓋王茂元妻爲李氏故爲韓晉云家人延自朱旦招國里在京師白

出之恩義山之婚似藉其力此章乃未爲婿時作其曰李十將軍初疑執方朱旦招國里在京師白

本金吾衛將軍也然開成一年六月出鎮河陽與秋塵之字不合且執方德朱旦招國里在京師白

望豈宜讀以狂言當別是一人而義山之羨慕王氏則已深矣招國李家順朱旦招國里在京師白

見晚唐詩中

十頃平波溢岸清病來惟夢此中行相如未覺眞消渴見送裴猶放

沱江過錦城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爲沱漢書地理志蜀郡郫縣注曰禹貢江沱在

沱汶江之沱爲開明之沱汶水注曰江沱在西南東入江郫之沱爲禹貢之

大江一名汶江亦名外江汶水注曰江沱在西南東入江郫之沱爲禹貢之西南自溫江縣界流來郫江一名成都江亦曰內江西北自

新繁縣界流來而他書引括地志又曰大江一名流江而流江又卽檢江華陽國志穿汶水注曰江沱在西南東入江郫之沱爲禹貢之

郫江檢江雙過郡下自漢以來皆以郫江爲沱水也郫檢二江或稱內江外江或稱南汶水注曰江沱在西南東入江郫之沱爲禹貢之

江北江餘詳送從翁東川幕

又一首舊作寄成都高苗二從事誤也戊籤作失題今定其必爲上篇之次章故作又一首

家近紅蕖曲水濱魏程大昌雍錄唐時曲江池周七里占地三十頃其地在城東

南鼻道坊隴華寺之南也曲江有芙蓉池而昭國坊近城南面

昭國坊近城南面

故全家羅襪起秋塵洛神賦凌波微步羅襪生塵莫將越客千絲網網得西施別

贈人宋曰未詳疑出小說家今逸之矣按唐音突籤有考東坡異物志以西施為魚名而引此句証之者謬極之說也

韓同年新居餞韓西迎家室戲贈西迎者溼方備結句急求作合而恐他人之我先也移而正之並非武斷

籍籍征西萬戶侯後漢書光武建武三年馮異為征西大將軍戰國策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新綠貴婿起朱

樓一名我漫居先甲易先甲三日朱曰千騎君翻在上頭東方千餘騎

雲路招邀迴綵鳳夫婿居上頭天河迢遞笑牽牛王氏女當於成婚後迴至涇原故畏之往迎南朝

禁鷺無人近晉書謝混傳孝武帝為晉陵公主求婚王珣以謝混對未幾帝崩袁一純以為珍膳頂上一鷺尤美輒以薦帝羣下未嘗敢食於時呼為禁鷺故珣以為戲混竟尚主宋彭乘墨客揮犀今人於榜下擇婿號鷺婿是沿唐時風尚故此句云然

瘦盡瓊枝詠四愁也唐撫言曰進士宴曲江日公卿家傾城縱觀中東牀之選者十八九瘦盡瓊枝詠四愁莊子逸篇孔子見老子貢智曾子孝顏回仁子張武者子歎曰吾聞南方有鳥其名為鳳所居積石千里河水出下天為生食其樹名瓊枝高百二十仞以瓊琳瓊珩為實天又為生離珠一人三頭

遞臥遞起以琅玕飼鳳按為實以飼鳳也或作為寶誤離騷折瓊枝以綴佩張衡四愁詩每章皆以我所思兮起句

西南行却寄相送者程曰時義山未為茂元時故有禁鷺之戲浩曰新居乃茂元為韓構者疑韓得第印為茂元幕官詳代韓上李執方啓故云千騎君翻在上頭也時義山尚未赴涇原而情態畢露玩次聯當同有議婚之舉而韓先成也義山於是遂有涇原之役令狐綯怒其背恩而薄其無行以此矣新書韓偓傳京兆萬年人此新居必在京師

百里陰雲覆雪泥行人只在雲西明朝驚破還鄉夢定是陳倉

碧野雞舊唐書志鳳翔府寶雞縣隋陳倉縣至德二年改餘詳後寄令狐學士

聖女祠水經注故道水合廣香川水又西南入秦岡山尚婆水注之山高入界稜合水經注通典元和郡縣志諸書兩當水源出陳倉縣之大散嶺西南流入故道川謂之故道水其云西南入秦岡山者在唐鳳州之境州西五十里則兩當縣也鳳州南至興元府幾四百里東南至褒城縣幾三百里而唐時興元至上都或取駱谷或取斜谷若從驛路則一千二百餘里其途較紆也此為自興元至鳳州出扶風郡之陳倉縣大散關時經之無疑也

世名之曰聖女神至於福應靈遠方俗是祈故道水南入東益州之廣漢郡

之痛必無此詩情態是為馳赴興元作無疑

三笑生言言

查靄一作逢仙跡

梁元帝陶宏景碑嶠曉高棟宿蒼茫滯客途何年歸碧

落度人經始青天中碧落空歌大浮黎土稷碧落猶青霄此路向皇都消息期

青雀山海經大荒西經曰西有青鳥注曰皆西王母所使也餘詳漢宮詞逢迎異紫

古與苑紫姑是人妾為夫婦所嫉每以穢事相次役正月十五日感祭而死故世人作

姑形夜於廁間或猪欄邊迎之福曰子胥不在曹姑亦歸去小姑可出子胥名也曹

姑大婦也戲捉者覺重便是神來莫設萊菓亦覺貌輝輝有色即跳躩不住占眾事卜

行年蠶桑又善射鉤好則大舞惡便仰眠被歲時記亦引異苑作注而字有小誤者又

引洞覽曰帝善女將死云生平好樂至正月可以見迎又曰雜五行書腸迴楚國

夢宋玉高唐賦迴心斷漢宮巫漢書郊祀志高祖於長安置祠祀官女巫有梁

中祠宮從騎裁寒竹後漢書方術盧虛公以竹杖與費長房曰乘此任所之長房乘

也問喪為行車蔭白榆古樂府西行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種白榆種白榆種

引緝以水澆榆白皮之汁有急以播地於星娥一去後織女傳陶嬰夫死守義作歌曰悲夫

感精符人君父天寡鵲星黃鵠之早孤分七年不雙夜半悲鳴

母地兄日姊月寡鵲星黃鵠之早孤分七年不雙夜半悲鳴

今想其驕鳳怨翠梧爾雅鳳凰其惟應碧桃下方朔是狂夫

王母索七桃以五枚與帝母食二枚惟母與帝對坐從者皆不得進時東方朔竊從殿

南廂宋烏鵲中窺母顧之謂帝曰此窺隔小兒常三來盜吾此桃更記東方朔傳取

少婦於長安中好女率一歲即棄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子人主左右諸郎

半呼之狂人按古婦人稱夫謙言狂夫如列女傳楚野辯女昭氏之妻也其對鄭大夫

曰既有狂夫昭

氏在內矣之類

徐曰此益知為令狐楚作無疑楚卒於山南鎮義山往赴之此北歸道中之作

息四句謂我望其入秉國鈞而今不可再遇夢醒高唐心斷漢宮矣從騎二句謂

其喪而歸星娥二句謂令狐既化更得知己否寡鵠二句謂己之哀情結謂惟有其

子可以相守借用小兒字也一字不可移易而義山初

心不肯於此可見其後重過一章真有隔生之痛矣

自南山北歸經分水嶺水經注引漢中記曰嶓冢以東水皆東流以西

嶓冢山在梁州金牛縣東二十八里今在陝西漢中府寧羌州北九十里禹

貢維指歷引自漢以來諸說而謂嶓冢有二此嶓冢在漢中西縣乃嶓冢傳

漾者其嘉陵江水所出之嶓冢則在秦州上邦縣所謂西漢水也王阮亭蜀

道驛程曰金牛驛西稍南入五丁峽一名金牛峽此峽為蜀道第一險次

五谷寺羊主

以疏此題及後題之
嘉陵江甚明悉矣

水急愁無地山深故有雲那通極目望又作斷腸分辛氏三秦記隴右西關欲上者

七日乃越上有幾水四注流下俗歌曰隴頭流水見過崔鄭驛來雖及充海宅燕臺哭

不聞述異記燕昭為郭隗築臺土人猶餘遺意在許刻鎮南勳晉書杜預拜

都督荆州諸軍事孫皓既平以功進爵當陽縣侯預刻石為二碑紀其勳績一沉萬山

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為陵谷乎按令狐楚遺命銘誌但志宗門秉筆者

無擇高位義山代草遺表又為墓誌見令狐傳及本集餘詳年譜

行次西郊作一百韻

蛇年建丑月十二月自興元還京故下云我自梁還秦南下大散嶺一作

關魏志武帝紀公自陳倉以出散關新書志寶雞縣渭水經寶雞縣南草木

西南有大散關通志通褒斜大路按關以嶺為名雞縣南草木

半舒坼不類冰雪一作晨又若夏苦熱焦卷無芳津落草木焦卷王

筠詩拭露一作高田長榭一作榭誤同謂皆長不材之木也榭為松楸非所用矣

長荆榛農具棄道旁飢牛死空墩依依過村落十室無一存存者

皆戊籤面啼無衣可迎賓徐曰所以背而啼也按昔字似是始若畏人問

及門還具陳何曰此下皆述具陳至右輔田疇薄扶風為斯民常苦貧伊

昔稱樂土所賴牧伯仁何曰宰相不選牧伯官清若冰玉魏志注令狐邵

在清如水雪晉書賀吏善如六親見無生兒不遠征生女事四隣濁酒

盈瓦缶爛穀堆荆困健兒庇一作旁婦漢書高五王傳齊悼惠王母高祖

元后傳父榮好酒色多娶傍妻後舊本皆作庇成籤米本作庇左傳不

能庇其仇讎又不文疵瑕也健兒有旁婦見寬然豐樂之象庇字較是

孫童孫况自貞觀後命官多儒臣例以賢牧伯徵八司陶鈞漢書

傳聖王制命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注曰陶家名轉者為鈞蓋取周迴調鈞耳何曰

宰相非人以天官私非材則小者草竊大者叛亂相仍未有已也故就前事縷陳之

及開元中姦邪撓經綸晉公忌此事多錄邊將勳因令猛毅輩國

不主寬惠亦不主猛毅主德義而已天戴雜牧昇平民舊新書李林甫傳開元二

禮猛毅而獨斷者使是治軍事為邊境

五谷寺羊主

卷一

十五

張嘉賓王峻張說蕭嵩社暹皆以節度入知政事林甫欲杜其源以久已權乃言夷狄未滅由文吏憚矢石不身先請專用蕃將因以安思順代已領使而羅哥舒翰高仙芝安祿山等為大將林甫利其無入相之資故祿山得專三道勤兵處十四年不徙卒稱兵蕩覆天下王室遂微舊書崔暹傳告憲宗曰世言安祿山反為治亂分時臣謂罷張九齡相林甫則中原遂多故除授非至尊或出倖臣輩或由帝戚恩治亂已分矣

中原困屠解狗屠之解之奴隸厭肥豚何曰皇子棄不乳漢書宣帝

遭巫蠱事繫郡邸獄郭吉使女徒趙徽卿切組乳養按句意必貴妃專寵時有皇子如漢趙后之所為者史未詳載也朱氏引林甫護殺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則與棄不乳不符

椒房抱恙祿山令內人以綵輿昇之歡呼動地云貴妃與祿兒作三日洗兒帝就觀大悅因賜洗兒金銀錢物自是宮中皆呼祿山為祿兒不禁出入舊書傳安祿山營州柳城雜種胡人也朱曰非羌渾種也趁韻何曰是借用若用吐渾乃是趁韻

重賜竭中國強兵臨北邊控弦二十萬漢書匈奴傳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安祿山事踐祿山引蕃奚步騎二

十長臂皆如猿史記李廣為人皇都三千里舊書志范陽在京師東來往

同一作彫彫雕高五里一換馬十里一開筵安祿山事踐晚年益肥腹

間築臺換馬謂之大夫換馬臺不然馬軻死飛蓋指顧動白日煖熱過夏

陰野車騎雲屯所止之處皆賜御膳水陸畢備

爾雅春為蒼天秋為旻天程公卿辱嘲叱唾棄如糞丸爾雅蝻蝻蝻蝻今

轉而成九莊子所謂蝻大朝會萬方天子正臨軒漢書史丹傳天

初旭玉座當祥烟金障既特設珠簾亦高褰持鬚借舉

祿山驕蹇無狀也非用朱桓孫權鬚謝安將桓伊鬚御坐東為設一大金雞障前置一榻詔祿山坐之卷去其簾

事至傳彼皆假注曰假蹇驕傲公羊傳為其驕蹇坐在御榻前

太子諫曰陛下寵祿山過甚必驕帝曰胡有異相吾欲厭之一作者死跟履

諸本皆作跟履義作跟來曰跟履未詳或云釋名跟根也如物根也跟履言脚根下之履徐曰跟字是猶言死於踐踏也按自當作跟釋名足後曰跟象木根也履履義固

同附之升頂顯華修於遞街舊新書傳帝祿山起第京師窮極壯麗帝

能過安祿山事蹟舊宅在道政坊更於親仁坊寬爽之地造焉豪俊相併吞

三道後又得朔方節度阿布思之眾兵雄天下又請為因失生惠養漸見

徵求頻一作煩奚寇西宋曰當北來揮霍如天翻是時正忘戰重兵

多在邊列城遶長河左傳晉侯許駱秦平明插旗幡舊書傳天寶十四載

豆谷三寺羊主

諸蕃馬步十五萬夜半行平明食日六十里天下承

平日久人不知戰聞其兵起朝廷震驚十二月渡河

安祿山事蹟所至郡縣無兵捍禦大婦抱兒哭小婦攀車輻

甲仗器械朽壞兵士皆持白棒

以爲藩屏生小太平年不識夜閉門少壯盡點行疲老守空

生分作死誓揮淚連秋雲廷臣例慶怯

諸將一作如羸奔

捉人送潼關

雷屯

高官

轅城空雀鼠死人去豺狼喧

寶盜起中國用兵至廣德間

吐蕃盡取河西隴右之地

因令右

藏庫

瘵痺肘腋生臊臙

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

首仰給橫拱不爲沿淮已

去矣咸陽西北戎夷大屯

無敢先萬國困杼

霜雪腹歉衣裳單饋餉

斤兩昂價益貴銷千錢

銷鑄者多錢益耗帛益貴

給西都賦日辛苦無半年行人擢漢書王莽傳豪吏猾民辜而擢之行資漢書王莽傳豪吏猾民辜而擢之居者稅

屋椽舊書紀德宗建中三年搜括富商錢增兩稅鹽雜錢又於諸道津要置稅商貨每貫稅二十文竹木茶漆什稅一十四年又稅屋間架除陌錢新書志屋二架中間遂作梗狼籍

用戈鋌東都賦元戎竟野戈鋌雲宋曰謂河北諸鎮朱滔田悅王武俊以及朱泚李懷光李納李希烈等相繼叛亂朱泚之亂最大詳送李千牛臨

門送節制宋曰節旌以錫通天班破者以族滅存者尚遷延禮數異

君父羈縻如羔零司馬相如難蜀父老天子之牧夷狄也羈縻勿絕而已漢書趙充國傳先零首為畔逆零音麟先零西羌名楊舊書鄭餘慶傳

至德以來方鎮除授必遣中使領節就第宣賜又新書藩鎮傳先遣使弔祭次冊贈

率遣中使奉命謂之官告使錫以通天班者杜牧戰論所謂王侯通直求輸赤誠

爵越錄受之也元和時平定諸鎮而河朔訖不能復幸得羈縻而已

直字作所望大體全魏魏政事堂新書志初三省長官議事於門下省之政事堂其後裴炎自侍中遷中書令乃徙政事堂

問下執事國語吳語敢私今誰掌其權瘡疽幾十載不敢扶作扶其

根國賦更重人稀後彌繁通鑑每歲賦稅辦止浙江東西宣歙淮南鄂岳

兵仰給縣官八十三萬餘人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近年牛醫兒後漢書黃憲

戶資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何曰四層

耶徐曰此是借用何曰此下晉京師車困城社更禁一作盲目把

大旆左傳城濮之役處此京西藩晉書王濬傳杜預與之樂禍忘怨激樹

黨多狂狷生為人所憚死非人所憐漢成帝時童謠社蠹花不實黃雀

刀斷其頭列若猪牛一作非懸舊書鄭注傳注始以藥術遊長安兩目不能遠

里舊書志鳳翔在京兵馬如黃巾後漢書靈帝紀鉅鹿人張角自稱黃天

半軍牒來屯兵萬五千鄉里駭供億左傳鄭伯曰寡人惟是老少相拔

牽兒孫生未孩棄之無慘顏不復議所適但欲一作死山間新書

傳初未獲注涇原鄜坊節度王茂元蕭宏皆勒兵備非常通鑑令隣道按兵觀變以左

神策大將軍陳君奕節度鳳翔數句指此事也言官軍渾如盜賊益可見重有感之專

五谷上寺羊注

為劉從諫矣何曰五層爾來又三歲甘澤不及春盜賊亭午起廣雅曰在問誰多

窮民徐曰問誰為盜節使殺亭吏後漢書百官志亭有亭長以禁盜賊本注曰

長改捕之恐無因言民窮為盜節使不務求其源而徒殺亭吏則咫尺不相

見早久多黃塵見吳虞官健腰佩弓一作刀新書代宗紀州自言為官巡

常恐值荒迴此輩還射人捕盜之官健值荒迴地即自為盜愧容問本末

願客無因循郿塢抵陳倉後漢書董卓傳築塢于郿此地忌黃昏極形

危恐接歸到行次我聽此言罷冤憤如相焚詩憂心如焚昔聞舉一會羣盜為之奔

願為此事君前剖心肝叩額一作出鮮血滂沱汚紫宸班固終南山

紫宸唐會要高宗龍朔三年四月移使就蓬萊宮新作含元殿始御紫宸殿聽政百寮

奉賀新宮成也按蓬萊宮本大明宮成亨元年仍改名大明紫宸殿在大明宮自後為

常御之內殿九重黯已隔楚辭九辨君涕泗空沾膺使典作尚書漢書蘇武傳

之差人充使典舊書李林甫傳朔方節度牛仙客在鎮有政能加實封兼為尚書九齡

曰仙客本河湟一使典耳目不識文字人任之恐非宜舊書紀開元二十三年牛仙客

為兵部尚書知中書門下省斯養為將軍戰國策士大夫之所隱斯養士之所

事稷唐人呼史得為使典斯養為將軍竊鮑注曰斯折薪養馬者史記武臣

為趙王問山為燕所得張耳陳餘患之有斯養卒說燕乃歸趙王容齋隨筆今人呼蒼

頭為將軍本彭寵為奴所縛呼其奴為將軍事野客叢書陳勝傳已言將軍呂臣為蒼

頭軍矣唐岑參歌曰紫紱金章左右趨問著即是蒼頭奴李商隱詩斯養為將軍則知

其事甚多稷漢書鮑宣傳蒼頭庸兒注家云漢名奴為蒼頭若陳勝傳項籍本紀之蒼

頭軍謂着青帽之軍戰國策已有之不宜概引此二句虛說尤合且言尚書慎勿道

奉行故事乃使典所優為將軍一無籌策與斯養何以異皆不必泥實事慎勿道

此言此言未忍問將相皆非其人慎勿再為此言我真不忍問也正見訴之不盡

何由弭有輔且然况議河二十三韻中原字重老子如嬰兒之未孩

北哉故終之不忍問也見似誤無可校改

胡震亨曰天寶事何可復道未及近事乃生色耳且曰不事雕飾是樂府舊法潘

曰朴拙盤鬱儼之杜公北征而貌不同波瀾莫二自右有叛臣必由於權奸而收命

失人民生日蹙元氣日削尤為致亂之本前半所敘可為龜鑑不嫌習聞胡評未允

也。真文元寒山先六韻通用此常例也邊字三見民字奪字二見木庵湛園頗病

之然遠則漢魏近則杜韓皆所不避古詩不忌重韻顧亭林論之詳矣

彭城當作公薨後贈杜二十七勝李十七潘二君並與愚同

三奇生詩作上

出故尚書安平公門下舊書令狐楚傳開成元年山南西道節度使

先世封彭城男稱彭城公亦可然太和九年楚已進封彭陽郡公故當作陽

新書傳杜勝宰相黃裳子寶歷初擢進士第大中朝拜給事中遷戶部侍郎

出為天平節度使授書紀大中以中書舍人李藩權知禮部侍郎此

十二年李藩為尚書戶部侍郎而李漢傳漢弟潘大初為禮部侍郎此

人也御覽引唐書大中十二年書舍人李藩知舉放博學鴻詞科

三人亦作潘蓋漢潘洸潘皆於水取義潘則非其義矣故定作潘

梁山沈水約從公

沈舊刻作兌而他書引此句則作沈沈濟也見兩地差池

謝墅庾村

似當相弔後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

謝墅庾村

非武昌諸佐史殷浩之徒乘秋夜往共登南樓俄而不覺亮至將起避之亮曰諸君少

自今岐路更

一作西東岐路西東或以

延陵畱表墓

史記吳太伯世家季札封於延陵寔字詒季子墓在今晉陵縣北七

撰彭陽公誌文畢有感

限鳥

漫成三首

張從紳記云舊石埋滅唐開元中命殷仲容模榻其書以傳至

不妨何范盡詩家

南史何遜字仲言八歲能賦詩冠州舉秀才南鄉范雲見其

未解當年重物華

對策大相稱賞因結忘年交范雲字彥龍善屬文下筆輒成時

把龍山千里雪

鮑照詩朔風吹朔

將來擬

雪千里度龍山

並洛陽花

朱旦何遜集范廣州宅聯句洛陽城西却作經年別昔去雪如花今來

沈約憐何遜

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

延年毀謝莊

南史謝莊字希

延年毀謝莊

逸七歲能屬文

沈約憐何遜

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

延年毀謝莊

南史謝莊字希

延年毀謝莊

逸七歲能屬文

沈約憐何遜

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

孝武嘗問顏延之曰謝希逸月賦何如答曰美則美矣但莊始知隔千里今共明月帝召莊語之莊應聲曰延之作秋胡詩始知生為久離別殺為長不歸帝撫掌竟日顏延之字

年清新俱有得名譽底相傷

霧夕詠芙蓉何郎得意初何遜集看伏郎新婚詩霧夕蓮出水霞此時誰

最賞沈范兩尚書梁書沈約領中書令遷尚書令范雲領太子中庶子遷尚書右僕射杜詩沈范早知何水部

浩曰此開成三年初婚王氏而應鴻博時作也末首上二句借謂初婚下二句謂周李兩學士舉之也詩文集次章首句指愛我者次句指忌我者而言皆屬文人何為爭名相忌蓋時在不中選之前雖已遭忌尚未大甚故語猶婉約三首皆以何遜自比首言范不如何三言沈范同賞蓋所重不在范不妨錯言之

無題

照梁初有情出水舊知名見上章又神女賦其始來也耀乎如白日裙袂芙蓉

蓉小見前釵茸翡翠輕宋玉賦賦主人之女以錦長書鄭重蘇若蘭織錦

事詳後即日詩下又王勃七夕賦上元錦書傳寶字用上元夫人出紫錦之囊開綠金之笈以三元流珠經等四部授茅固茅盈事見太平廣記所引漢武內傳此則謂閨人書札耳漢書注眉細恨分明用愁眉細而曲折之莫近彈碁局中心最不

平後漢書梁黃傳注藝經曰彈碁兩人對局白黑碁各六枚先列碁相當更相彈也其局以石為之御覽引藝經先列碁相當下呼上擊之魏文帝彈碁賦局則豐腹高隆庫根四頰又文石為局隆中夷外竅西京雜記謂彈碁劉向所造而彈碁經序武帝時東方朔進此藝宮禁習之傳落人問後又中絕建安中宮人以金釵玉梳戲於粧奩之上及魏文受禪宮人更習彈碁焉世說曰彈碁始魏宮內用裝奩戲詩意正用此也

浩曰此寄內詩蓋初婚後應鴻博不中選閨中人為之不平有書寄慰也絕非他篇之比

安定城樓

舊書志關內道涇州安定郡涇原節度使治所管涇原渭武四州

開成四年猶在

涇原詳年譜

迢遞高城百尺樓綠楊城外一作盡汀洲三秦記涇水出開頭山至高陵縣入渭漢書郊祀志涇淵祠朝

那注曰涇淵在安定朝那縣方四十里停水不流太平廣記涇州東有美女秋廣袤數里莫測其深淺按若作上謂高樓出綠楊枝上而覽盡汀洲似亦通賈生

年少虛垂涕一作淚陳史記賈生名誼雜陽人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漢書傳

可為流涕者二可王粲春來更遠遊魏志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徙居長安

為長太息者六永憶江湖歸白髮欲迴天地入扁舟陸圍玉曰

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

荆州記曰當陽縣城樓也

玉谷寺羊主

卷一

欲歸而優悠白髮但必俟迴旋天地功成而却入扁舟稜言扁舟江湖必須待旋乾轉坤功成白髮之時時方年少正宜為世用而預期及此者見志願之深遠也解固如斯要在味其神韻何曰此二句亦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鴟雛竟未休莊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名鷦鷯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鷦鷯得腐鼠鷦鷯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梁國而嚇我耶稜似兼用樂府升天行鳳臺無還駕簫管有遺聲何時與爾曹啄腐共吞腥之意以喻婚於王氏之情事浩曰應鴻博不中選而至涇原時作也玩三四顯然矣其應鴻博不中已因往依茂元之故詳年譜下牛言我志願深遠豈戀此區區者而俗情相猜忌哉

回中牡丹為雨所敗二首

蕭關遠至彭陽使騎兵入燒回中宮武帝元封四年行幸雍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應劭曰回中在安定高平有險阻蕭關在其北按此皆本題之回中也若後漢書右扶風汧有回城名回中注曰來款開道處非武帝時所通道之回中也顏師古明辨之後人尚有雜引者

下苑他年未可追

大起自以西州下苑見前西州今日忽相期西州謂安定郡後漢書皇甫規安定朝那人及黨事水亭暮雨寒猶在羅薦春香暖不知漢武內傳帝以紫羅薦傑恥不得與舞蝶殷勤收落紫一作人惆悵臥遙帷惟江淹詩汎瑟卧遙帷章惟震曰正寫敗字

臺街裏芳菲伴

也楚懷王入秦朝章臺見史記後名章臺街唐人有章臺柳詩且問宮腰損幾枝牡丹既敗則柳枝亦損喻在京浪笑榴花不及春曹書文苑傳孔紹安隋時為監察御史詔監高祖之軍深見按亦嘗為御史監高祖軍先歸朝授秘書監紹安因先期零落更愁人玉盤迸待宴應詔詠石榴詩曰祇為時來晚開花不及春

淚傷心數

日酸人臨去從主人索器泣而出珠滿盤以與主人錦瑟驚絃破夢頻見送從萬里重陰非舊圃穆天子傳是謂重陰潘岳懷舊賦一年生意屬流塵晉書殷仲文傳此樹婆娑無復前溪舞罷君迴顧晉書樂志前溪歌者車書沈慶之傳高祖克晉中騎將軍舊新書志作沈琬子號大唐傳前溪村南朝習樂之所今尚有數百家習音樂江南聲伎多自此出所謂舞出前溪者也

併覺今朝粉態新

胡震亨曰古前溪曲黃安縣前之溪也晉沈亮家於此溪花落隨流去何見逐流還亦不復鮮此翻案用之粉態尚為漸艷矣此進一層法應落之時迨至落盡之後迴念今朝併覺雨中粉態尚為漸艷矣此進一層法

借日借牡丹為照也

玩其製題則知以涇原之故而為人所斥矣或疑情之作未可定

評石相 孔紹安

可惜庭中樹移根逐漢臣 只為乘時晚開花不及春

東南

東南一望日中鳥史記龜策傳孔子曰日為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鳥張衡靈憲曰陽精之宗積而成鳥象鳥而有三趾欲逐

羲和去得無且向秦樓棠樹下棠樹用詩何彼穠矣唐棣之華與秦樓意自通程曰當作桑非也每朝先

竟照羅敷樂府陌上桑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美女自名為羅敷又曰羅敷自有夫

浴日歎不得近君而且樂室家之樂也在涇州而望京師故曰東南

和章錄事送宮人入道文集有為濮陽公奏韓琮充判官狀書書志都督都護府上州錄事從九品上階按琮為詩人

與義山並稱詳代柳璧啓舊紀書開成三年六月出宮人四百八十送兩街寺觀安置此固特紀其多者然琮已在涇原幕而三年義山正在京則必是時作矣中晚唐頗多此題琮字成封

大中時官至湖南觀察使見藝文志

星使追還不自由爾雅星為約注口流星晉書天文志流星天使也徐曰李入衛城少仙洞四十六日不出天帝怒命五岳搜捕太白星瀾織女侍兒梁玉清衛承莊逃句用此事綏謂既謫在人間又追還上界真無如何也唐宋史志作元他書或作元非

雙童捧上綠瓊軒天上飛行九神玉經凡行玉清上清太清之道皆給玉童玉女乘瓊輪丹輿之屬太上飛行羽書南岳真人西城王君龜山王

母方諸青童君並乘綠景之輿道書中九枝燈下朝金殿漢武帝故事西王母碧霞玉輿綠雲之蓋紫霞瓊輪皆屢見

漢武內傳作九枝一作九光梁王筠燈檠詩百花燃九枝三素雲中侍玉樓黃庭經紫州上下三素雲注曰元妙氣入道神立春日清朝北望有紫綠白雲為三元君三素飛雲也按四時之正與分至共八日皆有仙真乘三素雲但雲色不同仙真亦異耳八道者亦道黃道之類

鳳女顛狂成久別玉弄月娥媚獨好同遊當時若愛韓公子埋骨

成灰恨未休史記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按借古人以點姓詩家泛例不必更有事在也俞南史疑其用紫玉韓重之事則以童子為公子必不可矣

詩言倘有治情則從此終身埋恨戲錄事兼醒原唱

奉和太原公送前楊秀才戴兼招楊正字戎王茂元封濮陽郡侯

公舊書志舉試之制其科有六一曰秀才試方略策五條取人稍峻貞觀後遂絕唐撫言舉人通稱謂之秀才舊書志東宮官屬司經局正字二人正九

品下階掌典校四庫書籍唐六典掌校讎典籍正字楊宰相世系表敬之子戴江西觀察使戎表中缺書敬之傳云文宗以宰相鄭重兼國子祭酒

俄以敬之代未幾兼太常少卿是日二子戎戴登科時號楊家三喜唐撫言云次子戴進士及第長子三史登科似長子名戎而詩意以士龍比戎則戎

為戴弟未可詳考鄭草兼祭酒表載於開成元年然則戎戴登科亦在開成初戴稱前秀才者如唐撫言得第謂之前進士之例也選舉有三史料

五谷巨寺羊主

潼關地接古宏農

後漢書志宏農郡湖縣有關華陰縣注曰桃林縣西長城是也晉地道記曰潼關是也水經河水又南至華陰潼關潘西

飛雁與鴻桂樹一枝當白日

送戴芸香三代繼清風招戎魚參典略芸香碑紙魚蠹

見事文類聚但史傳止云沈淪典籍世有美才而已俟再考

蕭詩綵服何由得盡同人但知老萊子不知伯瑜稷韓伯瑜之孝見說苑老萊

子詳三卷崔處士詩仙舟唐人每以言

誰憚土龍多笑疾美髯終類百司

戲贈張書記

疑即祭文之張五審禮亦王茂元婿也互詳祭張氏女文此蓋張與其婦相離故戲贈之張於開成五年寧婦至京與篇中關

別館君孤枕空庭我閉關池光不受月野暮

一作氣欲沉山星漢秋

方會關河夢幾還危絃傷遠道明鏡惜紅顏古木含風久

與播落詩第五句曰

平蕪盡日閑心知兩愁絕不斷若尋

一作環周書三王之統若循連環

贈送前劉五經映三十四韻

新書選舉志科目之中有明經明經之別又有五經三經二經凡禮記春秋左氏傳

建國宜師古

禮記哀公曰終沒吾

戲

禮記哀公曰終沒吾

阮逮可傷

史記始皇本紀李斯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

阮逮可傷

史記始皇本紀李斯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

阮逮可傷

史記始皇本紀李斯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

阮逮可傷

史記始皇本紀李斯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

阮逮可傷

使御史案問乃自除犯禁者漢書惠帝四年除挾書律張晏曰秦四百六十餘人皆阮之咸陽**挾書秦二世**律敢有挾書者滅徐曰謂秦二代皆

有此律非漢書志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壞宅漢諸王**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

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草草臨盟誓區區務富強微茫

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悉得其書

金馬署史記東方朔傳金馬門者宦署門也門傍有銅馬故謂之曰金馬門漢書東

銅馬法獻之詔立馬於魯**狼籍鬪雞場**鬪雞習見事此當有切學校者俟考如漢

班門外更名曰金馬門**盡欲心無厭**史記比于強諫紂怒曰吾聞聖

節受春秋以明經為議郎西京**面正牆驚疑豹文鼠**爾雅豹文鼠注曰鼠文彩如豹者漢武帝時得此鼠

事得鼠身如豹文煒有光澤惟實彼以見爾雅對詔諸侯**貪竊虎皮羊**陰符經羊

子弟從彼受爾雅按說文作從鼠冬聲何曰言學陋**南渡宜終否**易物不可以終否朱

一作狼何曰言無實田曰皆言以偽亂真**遷冀小康**西都賦輟而勿康實用西遷詩迄可小康宋曰謂陳後主歸隋北史儒林

多中州儒術之盛自漢魏以來一時而已及**策非方正士**漢書文帝紀詔舉賢良

帝暮年不悅儒術至仁壽間遂廢天下之學

親策漢書文帝紀詔令二千石舉孝廉

貢絕孝廉郎漢書文帝紀詔令二千石舉孝廉

御而傷之于廟奏九部以為樂具太牢以為**海鳥悲鐘鼓**莊子海鳥止

磨鳥乃眩視憂悲三日而死即國語爰居**狙公畏服裝**莊子狙狙而衣以周公

去而後憐何曰海鳥狙公駭於所不聞見也**多岐空擾擾**列子楊子之

成風深畏禮法拘若蓋清談之流毒下數聯皆此意**幽室竟偃偃**禮記

子曰亡一羊何追者之眾曰多岐路既反曰亡之矣岐路之中

又有岐焉吾不知所之也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

而無禮譬猶警之無相偃偃乎其何**疑邈莫為時範虛空作士常**宋曰指何

之終夜有求于幽室之中非獨何見**直自昔**晉一王此皆說文

甫諸**何由羞五霸**漢書董仲舒傳仲尼之

也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巴毀五帝罪三王皆五霸於稷下稷本文三王王字

韻複直昔三皇義固可通如莊子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別派**

區楊墨他鑄並老莊詩書資破冢莊子儒以詩禮發冢詩固有之生不布施

無傷口中珠按莊**法制困探囊**莊子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

子或刊作發家誤**周禮仍存魯**左傳韓宣子來聘觀書于太史氏見

而趨謂不**新麾一舉**書右秉白旄以麾又

能禁其弊**革故法三章**易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史記高祖

三章耳餘悉除去秦法餘五見故番馬侯星宿森文雅錢旦下二聯風雷起退藏縲囚為學切漢書夏侯勝黃霸皆下廷尉繫獄當死霸因從勝受尚書獄中積三歲乃掌故一作

出後漢書崔瑗東郡發于獄獄掾善為禮瑗開考試時輒問以禮說受經忙史記鼂錯以文學為太常掌故文帝時天下無治尚書者詔太常遣錯受尚

蓋故實周寶夫子時之彥先生蹟未荒鄭氏曲禮注先生老人教學者此言古字每通用入而褐衣終不召漢書婁敬曰臣衣布衣帛見衣褐衣褐見後漢白首興難忘

而後能言被皓首窮經事習見感激誅一作非聖無法漢書揚雄傳非聖者

之書不好也後漢書周愛不讀非聖之書棲遲到異糧禮記五十異糧玩此二聯片辭褒有德一

字貶無良范甯穀梁傳集解序一字之褒寵踰燕地尊鄒衍漢書志燕地尾

孟子傳騶衍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西河重卜商史記仲尼弟子傳子夏居

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式間真道在擁彗信謙光自注外身太原公亦

世家文侯受子夏經藝客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賦也李栖筠傳拜浙西都團練觀察使增學廡裴宿儒河南褚冲吳何員等獲預青衿

超拜學官為之師身執經問義遠邇慕慕此云太原公受經亦其類耳

列詩書詩叨來絳帳旁見過故崔雖從各言志還要大為防禮記大為之

勿謂孤寒棄深憂訂直妨孫謙易得盜跖暴難當正義曰跖者黃

帝時大盜之名以柳下惠弟為天下大盜故世故古謂之盜跖何口望劉之

燕共訂直扶而進之也抑劉亦訂直故不合而去乃記之自訟以規之乎雁下秦

雲黑蟬休隴葉黃點時地見莫渝一作山屨一作念爾雅渝變也屨屨取

義容許後升堂田曰夫禮記疏坊字或上旁或卓旁古字通用

季文貞裕齋語錄續集敘經學興廢意極剴至語尤清警田曰委時斷續文統離合與衰無不備載

四皓廟高士傳四皓皆河內軹人也秦始皇時見秦政虐共入

羽翼殊動乘若遺史記留侯世家高帝欲廢太子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上有

一助也於是使人奉太子書迎此四人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年皆八十有餘鬚眉

皓白衣冠其偉上怪之四人前對各言姓名曰東園公南園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

大驚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趨去十日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

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招此四人之力也晉書閣纘上書

曰漢高欲廢太子四皓為師子房為傅竟復成就壽棄子如遺皇天有運我無時廟前便接山門路不長

玉谷寺羊生

青松長紫芝

高士傳四皓作紫芝之歌紫芝隱居之物青松棟樑之器故云舊書文宗子傳長子永母曰王德妃太和四年封晉王六年以廢敬休兼

魯王傅鄭肅兼王府長史李踐方兼王府司馬其年十月冊為王太子以王起陳夷行為侍讀開成三年上以太子不循法度不可教導將議廢黜宰臣及眾官論諫意稍解官屬及宦官宮人等數十人連坐死竄其年十月暴薨勅王起撰哀冊諡莊恪王德妃晚年寵衰賢如楊氏懼太子他日不利於己日加誣譖太子終不能自明也既薨上意追悔

浩曰此為輔導莊恪太子者歎也王德妃已為楊賢妃譖死太子危疑之際竟無人能建羽翼之勳者哀冊中云憂兢損壽蓋文宗已即悔之有富有天下不能全一子之痛詩借古致慨甚為警切余初以敬宗為皇太子文宗得迎立皆由於裴晉公乃以此章為午橋綠野高歌放言借慨舍近而求遠是為誤矣

宮中曲

雲母濾

呂據宮月 采日宮月逗出雲 夜夜白於水賺得羊車來 采日宮月逗出雲 夜夜白於水賺得羊車來 采日宮月逗出雲 夜夜白於水賺得羊車來

傳武帝掖庭始將萬人而並寵者甚多莫知所適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寢寢宮人取竹葉插戶以鹽汁灑地引帝車南史潘妃事同 采日文選南都賦中黃注引博物志石中黃子黃石脂額黃想用之故曰遮黃子 水精不覺冷自刻鴛鴦翅蠶縷黃 黃子黃石脂額黃想用之故曰遮黃子 水精不覺冷自刻鴛鴦翅蠶縷黃

巴賤兩三幅滿寫承恩字欲得識青天

東觀漢記和熹鄧皇后夢捫天體蕩蕩正青滑如糖餠有若鐘乳狀

乃仰嗽之以訊占夢言堯夢攀天

昨夜蒼龍是

史記薄姬曰昨暮夜妾夢蒼龍據而上湯及天祇之皆聖王之夢 吾腹高帝曰此貴徵也吾為汝成

之一幸生男

是為代王 浩曰首二長夜清冷之態三四定情羞澀之容水精四句綢繆繆繆正寫承恩也結句昨夜二字應轉羊車之來宮中如曰宮廷此乍為祕省得趨朝瞻天之寓言也

無題二首

昨夜星辰昨夜風畫樓一作西畔桂堂東

馮默庵曰首二句妙次聯觀貼流麗圓美西崑一世所效然義

身無綵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

犀翠羽之珍如

隔座送鉤

一作春酒暖

山高處不在此純 吟曰首七字最妙 淳曰通犀謂中央色白通兩頭抱朴子通天犀角有白理如繩置粟中雞往啄輒驚南人呼為駭雞犀 三秦記昭帝母鉤弋夫人手拳而有國色先帝寵之世人藏鉤法此也按漢書鉤弋趙婕妤家河間天子召之至兩手皆拳上自披之即時伸由是號拳夫人居鉤弋宮列仙傳云病卧六年右手拳召到帝披其手得玉鉤手得展周處風土記臘日飲祭之後叟孀兒童為藏弋之戲分為二曹以較勝負若人偶即敵對人奇即奇人為遊附或屬上曹或屬下曹名為飛鳥以齊二曹較古皆作藏弋後多作藏鉤字異而事同也 隔座送鉤者送之使藏令人酒令尚有遺意道源泥下三字而以為酒鉤非也 分

曹射覆蠟燈紅宋玉招魂竟徽象基有六傳些分曹並進道嗟余聽鼓應一

因官去走馬蘭臺類轉一作蓬舊書職官志祕書省龍朔初改為蘭臺光宅

晉宋名為蘭臺梁陳北朝咸曰御史臺唐因之此云走馬蘭臺必為祕書省御史臺魏

御史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祕書故後代置府寺必以祕書省及御史臺為鄰是

以互稱耳舊解謂義山此時得侍御史誤甚淮南子見飛蓬取也不可實代奇手

轉而知為車以類取之魏武帝詩田中有轉蓬隨風遠飄揚

濬曰大聯言身不接而心能通五六正想像得之

與下章偷看相應非義山身在其中也意味乃佳

聞道閨門翠綠華真語翠綠華者自云是南山人不知是何山也女子年可二十

自此往來一月輒六過來與權尸解藥按翠綠華曰我本姓楊又云是九疑山中得道

女羅郁也而南史羊欣泰山南城人祖權晉黃門郎皆不可言閨門此只取與下吳王

苑相見送從偷看吳王苑內花

應西施昔年相望抵天涯豈知夜秦樓客偷看吳王苑內花

趙臣瓊山滿樓唐詩七律箋注曰此義山在王茂元家竊窺其閨人而為之或云在

令狐相公家者非也觀次首絕句固自寫供招矣又何疑焉浩曰自來解無題諸

詩者或謂其皆屬寓言或謂其盡賦本事各有偏見互持莫決余細讀全集乃知實

有寄託者多直作艷情者少夾雜不分令人迷亂耳此二篇定屬艷情因窺見後房

西施

鏡檻芙蓉入香臺翡翠過俗遺記石虎春雜寶異香為屑使數百人於樓上吹

鏡檻芙蓉入香臺翡翠過散之名曰芳塵臺此句泛用可也徐曰芙蓉翡翠皆

喻名妹撥絃驚火鳳春秋演孔圖鳳火精也通曲貫觀未有裝神符外解琵琶

拂天驚世說鄒嘉賓三伏之月詣謝公雖復當風交扇猶沾汗流離捨遺記周昭王

名天驚大驚也此隱忍陽城笑喧傳郢市歌宋玉對楚

言羽扇字習見仙眉瓊作葉覽引上原經曰眉竺仙住南岳餘未考佛書

詳後移白菊

玉容生寺主

送

一

一

一

一

為螺南史扶南國傳佛髮青紺色衆僧以手伸之隨手長短放之則五里無因霧

後漢書張楷字公超居宏農山中學者隨之成市後華陰山南遂三秋只見河

有公超市性好道術能作五里霧時關西人裴優亦能為三里霧海上得

惟河未得諦視也月中供藥剩見重有戲又漢梁府重逃行白兔長

緇多見送從玉集胡沙割寰宇記邢州貢解玉沙齊東野語玉人攻玉必以邢河

水此岸有沙細潤可以濯漚隋代常進後宮犀留聖水磨水經注聖水出上谷郡

雜以香藥以當豆屑號曰玉女沙亦可取証犀留聖水磨西南聖水谷三輔黃圖

冰池在長安西舊圖云西有滌池亦名聖女泉蓋冰泆聲相近傳說之誤也按冰池之

為聖女泉宋敏求長安志亦云聖水泉出咸陽縣西昆明池北平地上也其餘聖水事

甚多細玩以上四句供藥剩者借言飲食已畢得稍多者取更衣之義綉至輕明正切

夏衣玉謂玉顏胡沙喻拭面之物犀謂犀齒聖水磨喻漱齒之態其遣詞致為詭解

斜門穿戲蝶小閣鎖飛蛾別室騎檐切侵軻卷說文禮衣蔽前釋名

按禮本衣名騎檐則被車帷約憶鉞釋名容車婦人所載小車也其蓋施帷以隱

於馬者暫休故卷之車帷約憶鉞藏形容也憶憲也德熱也答謂繡帛張車上

為憶南史鮑泉傳常乘高轎車說文鉞鉞也五禾切廣韻傳書兩行雁兩

列也去角也二句謂休其車騎此十字以故犯警病為戲傳書兩行雁兩

行此用取酒一封駝漢書西域傳大月氏國出一封菓駝橋迴涼風壓溝橫

雁書取酒一封駝謂遣使更延他人取酒以備宴飲橋迴涼風壓溝橫

夕照和待烏燕太子見後代元城吳令徐曰待烏謂烏

之義按此義山自寫造人欲駐馬魏東阿樓承上夕照駐馬亦取日既西傾

望之情下遂接入想像想像鋪芳綵賦采色織綺雪賦本作綉或作繡誤依稀

解醉羅詳下山池以下散時簾隔露鮑照詩珠簾無隔露臥後暮生波暮動如波紋

輕帷翠幕梯穩從攀桂淮南子月中有桂樹廣喜安天論俗傳月中有仙人桂

波洞旋也梯穩從攀桂樹今視其初生見仙人之足漸以成形桂樹後生焉

弓調任射莎北史盧瑒傳瑒與梁仙定肆射乃相去百步瑒莎草以射之七發

成不返其妻思之而卒家上生木枝葉皆向夫所在而傾謂之相思木今秦趙間有相

思草狀若石竹而節相續一名斷腸草又名愁婦草亦名嬌草人呼為慕嬌莎蓋相

思之流也按月娥亦言嬌獨二句定指女冠用意頗幻否則語不倫矣今本述異

記嬌草誤作霜草寡婦莎誤作療莎幾無從考索耳前云仙眉佛髻亦以女冠也豈

能拋斷夢聽鼓事胡珂徐曰唐六典載承天門擊曉鼓聽擊鐘後一刻鼓聲絕

第二菱菱鼓聲絕宮殿門開則百官集矣雜洛靈異小錄馬周請置街鼓時人

呼為菱菱鼓後詳馬周傳隋書志馬珂三品以上九子四品七子五品五子

曲池

後即曲江也漢書宣帝紀注立廟於曲池之北後人謂在曲江之北也又名曲水唐書及詩文中曲池曲水習見如本集曲水閑話是也長安志街東第四街之南面以近曲江園故名

月下繁香不自持

按爾雅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日下字本此而日為君象後人以之稱京師

月中流艷與

誰期迎憂急鼓疎鐘斷

使記滑稽淳于髡傳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易交錯

隔休燈滅燭時

杯盤狼籍堂上燭滅主人留髮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蕩澤當此之時髮心最歡能飲一石

張蓋欲判江灩灩

朱氏乃引搜神記趙炳臨水求渡船人不許乃張帷蓋坐其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之事非所用也

迴頭更望柳絲絲

從來此地黃昏散未信河梁是別離

李陵別蘇武詩攜手河梁遊子暮何之

浩曰此宴飲既罷有所不能忘情之作與上章略同非義山將行役也

有感

中路因循我所長古來才命兩相妨勸君莫強安蛇足一酸芳醪

不得嘗

戰國策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為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卮右手畫

曰吾能為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為之足遂飲其酒為蛇足者終亡其酒

浩曰此調尉宏農作也義山雖赴涇原未切薦剌仍俟拔萃釋褐則此行為畫蛇足矣徒以是為令狐輩所怒鴻博不中選校書不久居則終亡其酒矣祕省乃清資故曰芳醪詩言中路少需何遽非我所長而乃誤落岐途者才命相妨有不自知其然者也低摧吞吐字與淚俱吳氏發微已窺及此徐氏駁之曰義山伉儷情深何得以此橫加不知琴瑟之情功名之感兩不相礙玩祭外舅文亦微見不能精力之意文人一端不檢為累終身良可歎也

次陝州先寄源從事

書志陝州陝郡本宏農郡屬河南道陝號觀察使治所

離思羈愁日欲哺東周西雍此分途

公羊傳自陝而東周公之自陝而西召公主之後漢書郡國志宏農郡

陝縣有陝陌注曰迴鑾佛寺高多少舊書紀代宗廣德元年十月吐蕃犯京畿後建以望盡黃河一曲無爾雅河自里一小曲千里一直一報功者

浩曰佛寺高居比源黃河一曲自喻屈就縣尉毫不着迹但覺雄渾

荆山

元和郡縣志虢州湖城縣荆山在縣南即黃帝鑄鼎之處新書志覆釜山一名荆山宋曰明一統志收此詩於富平荆山非是按荆山有三一在漢左馮翊懷德縣南禹貢北條之荆大禹鑄鼎處也一在荆豫界南條之荆下和得玉處也漢書郊祀志公孫卿曰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此則唐

志湖城縣之覆釜也韓昌黎詩
荆山已去華山來即此山也

壓河連華勢孱顏司馬相如大人賦放散畔岸驪以孱顏鳥沒雲歸一望間楊僕移關三

百里漢書武帝紀元鼎三年徙函谷關於新安以故關為宏農縣應劭曰時樓船將軍楊僕數有大功恥為關外民上書乞徙東關以家財給其用度武帝意亦好廣潤於是徙關於新安去宏農三百里

水經注楊僕以家僮七百人築塞徙關浩曰借慨已之由京調外也不直言恥居關外而故迂其詞使人尋味可能全是為荆山

任宏農尉獻州刺史乞假歸一作京元和郡縣志宏農縣望魏州郭下本傳調補宏農尉以活獄忤

黃昏封印點刑徒愧負荆山入座隅却羨卞和雙別足韓非子楚人卞和得玉璞

于楚山獻厲王王使人相之曰石也別和右足及武王即位又獻之復相曰石也別左足及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哭於楚山三日三夜泣盡繼之以血王使玉人治之得寶玉焉名曰和氏之璧後三世楚王他本不同此從太平御覽所引韓子也荆山借指玉受誣比民受冤又蔡邕琴操云荆王剖之果有玉乃封和為陵陽侯卞和辭不就而去作退怨之歌亦可一生無復沒階趨韻語陽秋英俊陸沉強顏低意趨路諸虎與將能去為喻

已不能賞此語之工也

曲江史記司馬相如哀二世賦臨曲江之隈州索隱曰隈即崎字謂曲岸頭也

杜甫江頭篇知天寶已前曲江四面有樓臺行宮廊署心竊慕之既得注言卽命左右神策軍差人淘曲江昆明二池仍許公卿士大夫之家於江頭立亭館以時追賞時兩軍造紫雲樓彩霞亭內出樓額以賜之康駢劇談錄曲江開元中疏鑿為勝境其南有紫雲樓芙蓉苑其西有杏園慈恩寺花卉環周烟水明媚都人遊賞盛於中和上巳之節賜宴僚寮曲江本秦豎州至恩賜太常及教坊聲樂每歲傾動皇州以為盛觀雜錄唐曲江本秦豎州至漢為樂遊苑隋營京城以其地高不便故闕此地不為居人坊巷而鑿為池以厭勝之又會黃渠水自城外南來故隋世遂從城外包之入城為芙蓉池且為芙蓉園

望斷平時翠輦過空聞子夜鬼悲歌晉書樂志子夜歌者女子名子夜造此聲孝武太元中琅琊王軻之家有

鬼歌子夜則子夜是此時人也金輿不返傾城色漢書李夫人傳見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

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玉殿猶分下苑波死憶華亭聞唳鶴晉書

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老憂王室泣銅駝晉書索靖知天下將亂指洛陽

孟玖譜陸機於成都王穎機被收歎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

中耳華氏洛陽記兩銅駝在宮之南街
東西相對高九尺漢時所謂銅駝街
天荒地變心雖折若比傷舊作陽今從戊籤

春意未多

涪曰朱氏謂前半追感明皇貴妃臨幸時事後半謂王涯等被甘露之禍非也凡詩須玩其用意用筆正陪輕重乃可引事証之今次聯正面重筆即所謂傷春五六乃陪筆耳此蓋傷文宗崩後楊賢妃賜死而作也文宗后妃舊新書竟無傳可考今據安王溶楊嗣復傳安王溶穆宗第八子也楊賢妃有寵於文宗晚稍多疾陰請以安王為嗣密為自安地帝謀於宰相李珣非之乃立陳王成美妃與宰相楊嗣復宗家及仇士良立武宗遂擁此而殺之詩首句謂文宗次句謂賢妃三四承上五六則以甘露之變作襯而謂傷春之痛較甚於此蓋文宗受制閹奴南司塗炭已不勝天荒地變之恨孰知宮車晚出并不保深宮一愛姬哉語極沉鬱頓挫朱氏誤會故解至末聯而其詞窮矣余深味此章與下章楊賢妃之死也必棄骨水中故以王涯輩棄骨渭水為襯實可補史之闕文非臆度也四句似亦以棄骨水中故云分波

景陽宮井剩堪悲不盡龍鸞誓死期腸斷吳王宮外水濁泥猶得

葬西施困學紀聞聖子謂西施之沉其美也豈亦如隋之於張麗華乎一舸逐鴟夷特見於杜牧詩未必然也楊慎曰修文御覽引吳越春秋逸篇吳亡後越浮

西施於江令隨鴟夷以終浮沉也收之云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安知不謂子胥乎皮日休詩不知水葬歸何處溪月彎彎欲效舞李義山景陽井詩亦以此意收之云一舸則必非子胥必謂隨范少伯也此章只用水葬以痛楊賢妃不必辨水葬之可信否也舊本皆與上首接編猶可惜其一時一事之作所箋確矣長安志云文宗章陵陪葬楊封妃封字既有誤詳觀史文 又按軍中承新校長安志陪葬楊賢妃玩案會要必無仍令陪葬之事此訛傳也 云章陵無陪葬非愚謂會要實足相証並非臆斷

詠史

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破由奢韓非子秦穆公問由余曰古之明王之以奢何須琥珀方為枕後漢書王符傳注廣雅口琥珀珠也生地中初如桃膠凝堅乃成其方人以爲枕出蜀及大秦國西京雜記趙昭儀上皇后飛燕磁一作豈得真待珍史記田敬仲世家威王與魏王珠始是車會田於郊魏王曰若寡人國小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一作運去不逢青海馬一作周迴千餘里中有小山其俗至冬放批馬於其上言得龍種嘗得波斯草馬放入一作力窮難拔蜀山蛇華陽國志蜀有海因生驄駒能日行千里故時稱青海驄焉力窮難拔蜀山蛇山秦惠王許嫁五女於蜀蜀遣五丁迎之還到梓潼見一大蛇入穴中一人覽其尾掣之不得五人相助大呼蛇山崩壓五人及秦五女因命曰五婦山按句意本劉向災異封事去倭禮記舜彈五絃幾人曾預南薰曲禮記舜彈五絃終古蒼梧哭翠華禮記

玉浴七詩洋注 卷一

于蒼梧之野王林賦建翠華之旗注日以翠羽為葆也華葆也南史宋武帝紀寧州獻虎魄枕光色甚麗時將北伐以虎魄金創命碎分賜諸將

言儉成奢敗國家常理帝之儉德豈有珎枕珠車之事乎受制家奴自比周赧漢獻故義山及第於開成南薰之曲嘗聞之矣其能已於蒼梧之哭耶全是故君之悲託於詠史耳魏曰青海馬惜駕馭者無英雄蜀山蛇恨盤結者增氣餒浩曰合采宋氏姚氏之解已明爽矣文宗儒雅好詩夏日與學士聯句帝獨諷柳公權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兩句曰辭清意足不可多得見舊書傳結聯統美其好文方得大體不可專指義山得第之年恩賜詩題也

垂柳

娉婷小苑中婀娜曲池東魏文帝柳賦柔條婀娜而蛇伸朝珮皆垂地仙衣盡帶風七賢寧占竹晉書阮籍嵇康山濤向秀劉伶王戎阮咸共為竹林之遊世所謂竹林七賢也三品且饒松白香山從少林寺詩九龍潭月落杯酒三品松風飄管絃考少林寺有則天皇后賜斷靈和封三品松五品槐見高山志及宋范純仁游嵩山聯句或更有他事歟賜斷靈和殿先皇玉座空南史張緒少有清望吐納風流每朝見武帝目送之劉悅之為益州獻蜀柳數株枝條甚長狀若絲縷帝植於太昌靈和殿前常賞玩容嗟曰此楊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時其見賞愛如此

滯曰此借喻朝貴之為新君所斥者語意顯豁當在文宗後作或者垂柳即垂楊暗寓嗣復之姓歟

與同年李定言山水閒話戲作

鼓吹選本作送李宣殿院歸闕而許集先有送定言南遊詩似定言名宜抑誤刊歟

海燕參差清水流草文君白頭吟今日斗酒會明且同君身世屬離憂相

攜花下非秦贅漢書賈誼傳秦人家貧子壯則出贅後贅婿古所賤始皇發贅婿皆作秦天朱類楚囚左傳晉侯見鍾儀問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

對泣春天舊皆作春本一作風前類楚囚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晉書王導傳過江

草暗侵穿苑路珠簾不捲枕江樓西京雜記昭陽殿織珠為簾風至則鳴如珎珎之聲莫驚五勝

舊本作五勝或籤作玉勝或云南宋本作五勝又聞他本有作玉勝豈或籤訛勝為勝耶

埋香骨按玩曲水之意當作五勝更記秦始皇本紀推終始五德之傳

地下傷春亦白頭初解只

水字猶老子云上善若水而唐人賦水直以上善稱之也言莫驚香骨竟棄水中即得葬地下悲苦均耳又何擇焉似與曲江一首同意然水中不可言埋白頭字亦無著且

三樂三言言言
必不可云開與戲也若云作王賡追悼亡妾戲其地下傷春亦有白頭之歎然意
義大減故究難定其孰是也白頭似即用白頭吟聞君有兩意故來相決絕
原非秦晉何至不得居官而相對泣耶蓋以婚於茂元致累故云然也五六正詠曲
水境地恰緊接出埋香玩
起聯是兩人皆將出遊也

井泥四十韻

皇都依仁里采曰在東都白氏長慶集有宿崔十八依仁新亭詩西北有高齋何曰文選古詩西北有

堂西陲工人三五輩輦出土與泥到水不數尺積其庭樹齊他日

井發畢易井發无咎修井也用土益作堤何曰以比沙堤曲隨林掩映繚以池周迴何曰

謝泉屏昇騰不自意疇昔忽已乖何曰用伊余掉行鞅左傳樂伯曰御

還行行來自西一日下馬到此時芳草萋四面多好樹旦暮雲霞

古老文
在其中

姿晚落花滿地幽鳥鳴何枝蘿幄既已薦山樽亦可開待得孤月
上如與佳人來狀井泥昇騰許多生態妄想義因之一一作感物理惻愴平

生懷二句一篇之主以下雜拉茫茫此羣品不定一作輪與蹄堯舊皆

得婢可禪喜得亦通然發端不宜不以瞽瞍疑杜牧秋娘詩後幅亦然

禹竟代舜立其父吁咈哉書僉曰於絳哉嬴氏并六

合所來因不韋史記呂不韋傳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子楚

漢祖把左契老子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徵天道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故後人以言王者受命用之熟矣然禮記獻粟者執右契疏曰右

時銅虎符右雷京師左與郡守亦右尊於左也老子本讓而不爭之意有德則天心歸

其左右之異藏其左而班其右以合中外之契焉與老子本義自異今偶為聯之

言一布衣使記高祖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當塗佩國璽漢書元后傳初高祖至霸上秦王

三言三詩
子嬰降軹道奉上始皇璽高祖御

服其聖世傳受號曰漢傳國璽後漢書徐璆傳注玉山藍田山題是李斯書其文曰
 受命於天既壽永昌魏志白馬令李雲上言許昌氣見於當塗高當塗高者當昌於許
 當塗高者魏也象魏兩觀闕是也又本乃黃門攜後漢書袁紹傳檄曰司空曹操
 曰文帝受禪漢獻帝遣使者送璽綬化虐人父嵩乞巧攜養因臧買位操姦闖遺醜本無令德
 注曰曹瞞傳及郭頒代語並云嵩夏侯氏子惇之叔父長戟亂中原史記樛里
 居前疆弩在後漢書龜錯傳平地淺中可妨起戎氏戎氏統言諸胡如前趙劉
 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句舉一以該五兵氏後秦姚氏之為羌皆其類也許晉書載記
 為羯前燕慕容氏之為鮮卑前秦苻氏之為獨帝王爾臣下亦如斯伊尹
 氏後秦姚氏之為羌皆其類也許晉書載記不獨帝王爾臣下亦如斯伊尹
 佐興王不藉漢艾資列子伊尹生乎宋桑呂氏春秋有仇氏女子採桑得嬰兒
 孕夢有神告之曰出水而東走毋顧明日視日出水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身
 因化為空桑故命之曰伊尹獨異志伊尹無父棧古來稱人口漢如北史斛律金傳爾
 所使多漢那劭傳此漢不可親近及好漢醉漢確溪老釣叟坐為周之師尚
 之類此言無丈夫為父也易乾卦萬物資始確溪老釣叟坐為周之師尚
 大傳文王至磻溪見呂望釣拜之尚父曰望釣得魚腹中有玉璜刻曰周受命呂左檢
 德合於今昌來提水經渭水又東過陳倉縣西注曰渭水之石磻谿水注之山南山
 茲谷谿中有泉謂之茲泉即呂氏春秋所謂太公釣茲泉也今人謂之几谷東屠狗
 南隅有石室蓋太公所居也水流次平石釣處其投竿踞餌兩膝遺蹟猶存屠狗
 與販繒突起定傾危史記樊噲傳以屠狗為事灌嬰德陽賜賜者也長沙啓封土豈是出程

如進上醉不知以為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名曰發張
 發悟已帝問主人翁有自賣珠兒漢書東方朔傳寶太主寡居年五十餘矣
 之繆幸帝問主人翁有自賣珠兒幸董偃始偃與母以賣珠為事偃年十三隨
 母出入主家左右言其姣好主召見曰吾為母養之年十八而冠出則執轡入則侍內
 名稱城中號曰董君上從主飲臨山林坐未定上曰願謁主人翁主自引董君伏殿下
 主趨贊館陶公主胞人臣偃味死再拜謁因叩頭謝時董君見武昌昔男子老苦

尊不名稱為主人翁飲大驪樂於董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武昌昔男子老苦
 為人妻道源曰搜神記漢哀帝時豫章有男子化為女子嫁為人婦生一子武昌則
 是否徐氏引武都丈夫蜀王有遺魄今在林中啼見哭蕭淮南雞舐藥翻
 化女子為蜀王如亦非蜀王有遺魄今在林中啼見哭蕭淮南雞舐藥翻

向雲中飛神仙傳八公與淮南王安白曰昇天餘藥器置在中庭雞犬舐啄之盡得昇天故雞鳴天上天吹雲中大鈞運羣有賈

萬世此事愈云為猛虎與雙翅更以角副之韓非子故周書曰母為虎

夫乘不肖人於勢是為虎傳翼也揚子或問酷吏曰虎哉虎哉角而翼也神異經西北
 有獸狀似虎有翼能飛便勦食人聞人鬪輒食直者聞人忠信輒食其鼻聞人惡逆不
 善輒殺獸往饋之鳳凰不五色聯翼上雞棲詩雞棲于時何曰此四句方是本旨猛虎

我欲秉釣者竭來與我偕晉子歸耕竭來歸耕歷山盤分九辯車既駕兮竭

也也浮雲不相顧何日浮雲蔽日之意陸賈新語邪臣之蔽賢猶浮雲之蔽日月

分雲蒙蒙而蔽楚辭九辨沈沈兮天高而氣恒快夜參將

之在陸之先矣清注曰沈沈曠蕩而虛靜也但歌井中泥將

半何日長夜漫但歌井中泥胡震亨曰嘗讀元微之古諷各篇怪其講道理着魔不謂此趣士亦復爾宋曰易

而無味程曰劉孝威箴篋詩云從風暫靡草富貴上昇天不見山巔樹摧下為薪

豈甘井中泥上出作埃塵詩意本此若曰行行來自西自長安至東都也邈其遊

雖難拉尙有蹤玩其引古蓋當文宗崩武宗立楊嗣復輩遠斥江湖李德裕由淮南入相之時語

線索可尋送千牛李將軍赴闕五十韻

衛有大將軍正三品將軍從三品中郎將正四品下階備身左右正六品下

階又曰備身左右衛官以上王公以下高品子孫起家為之此李千牛當是

已為從三品之將軍故詩有紫綬及趨朝出位之語非起家為之者集有少

將詩可証千牛乃西平王之孫程氏遂以李聽之子孫官千牛將軍者實之

其為李執方家茂元妻之族也徐氏取以証此尤誤

照席瓊枝秀見安平當年紫綬榮呂氏春秋王有當年而不耕者高誘訓解當

典梁置左右驍騎領朱衣直圍並給儀從出則羽儀清班資古直閣

道入則與二衛通直臨軒則升殿夾侍至隋置備身府勳伐舊西京在昔王綱

素因誰國步詩國步如無一戰戰而霸安有大橫史記文帝本紀

王王卜之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子為天子內豎依憑切凶門責望輕

夏啓以昌注曰以制灼龜文正橫也庚庚橫貌內豎依憑切凶門責望輕

子將軍受命辭而行乃爪鬚設明衣鑿凶門而出更記衡山王淮南王兄弟相責望輕

以下敘致亂之由定亂之業余悉為訂正舊書宦官傳自魚朝恩誅宦官不復典兵德

宗以親軍委白志貞志貞多納豪民賂補為軍士取其備直身無在軍者通鑑禁兵東

征死亡者志貞皆隱不以聞司農卿段秀實上言禁兵不精其數全少卒有患難將何

待之此聯中台終惡直漢書東方朔傳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注曰泰階三台

正指其弊也每台一星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

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上將更要盟

人後漢郎顛傳三公上應台階左傳惡直醜正左傳我實不德而要

羊傳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按朱泚之為涇原亂兵所奉由於會帥涇原也舊書傳及

通鑑云楊炎獨任大政專復恩讐奏請城原州浚豐州陵陽渠以興屯田涇原節度段

王浴生詩言注

秀實以為未宜與事召寇炎以其沮已徵入為司農卿以李懷光代之涇原將劉文喜不受詔上疏復求秀實不則朱泚乃以泚代懷光文喜又不受詔及文喜授首加泚兼中書令而以姚合言為涇原留使泚自涇州還鎮鳳翔朱滔以蠟書遺之欲與同反馬燧獲之送長安泚不之知上驛召泚至京泚惶恐請罪上曰千里不同謀非卿之過因畱長安私第賜予甚厚以安其意是則泚之鎮涇原由於楊相惡秀實之直也

烟滅皇闈殺一作**氣橫喧闐眾狙怒**莊子狙公賦芋朝三而暮四眾狙皆喜

八鸞驚舊皆作八鸞殊無謂必八鸞之誤竟為改正詩八鸞瑤瑤宋書禮志漢制金中四年發涇原兵救哥舒曜十月姚合言將兵五千至京師及將發灑水犒師惟燭食

幸奉天此謂偏師作亂避驚鸞御 **檣杪寬之久**左傳顛項氏有不才子謂之

防風戮不行風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專車素來矜異類國語異德此去豈

親征檣杪句謂久優容泚而居之京師也舊書傳及通鑑云姜公輔叩馬諫曰朱泚

乃迎泚於晉昌里第入居舍元殿徙白華殿防風句謂不從公輔之言也又言於兇徒

素事姑息然此時豈親征 **捨魯真非策**禮記孔子曰我居邠未有名曾無

力牧御帝王世紀黃帝夢人執千鈞之弩驅羊萬羣寤而歎曰上鈞之弩驅羊萬羣

或作力牧黃帝七輔之一 **寧待兩帥迎**韓非子黃帝之時有風

乘石魏略諸葛亮攻郝昭起雲梯衝中城昭以石乘石雲梯道禁營舊書紀朱泚

造雲梯攻城東北隅兵仗不能及城中憂恐矢石如雨賊隨風推橋薄城下三千餘人

相繼而登渾城預為地道雲梯脚陷不得進城命焚之雲梯與兜黨同為天燼

於是三門皆出兵賊徒大敗入夜泚復來攻城矢及御前三步而墜上大驚 **何時**

絕刁斗漢書李廣傳不擊刁斗自衛孟康曰以 **不夜見機槍**爾雅彗星為機

字其形字如掃帚更記天官書注天彗者一名掃星本類星末類彗小者數寸長或

竟天體無光假日之光天機者在西南長四丈銳圭兵亂天槍者長數丈兩頭銳出西

志槍機槍慧異狀其狀一也 **屢亦聞投鼠**漢書賈誼傳欲 **誰其敢射鯨**射

如史記始皇自以天弩射殺一大魚之類說文鯨海大魚也或从京玉 **世情休念**

篇魚之王此謂諸軍擊賊者前後屢有小勝而未即誅元惡皆詳史文 **世情休念**

亂詩莫肯 **物議笑輕生**謂人心不固從賊之徒反笑為國拒守之自輕其生也宋

玉裕生詩羊注 **卷一**

環城招誘公卿士庶笑其不識天命大鹵思龍躍春秋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穀梁傳中國曰

州起義堂頌高祖龍躍晉水鳳翔太原蒼梧失象耕論衡舜葬蒼梧象為之耕又選吳都賦注越絕

越絕書禹葬會稽山上有禹冢有鳥來為之耘春拔草根秋啄其穢而靈衣沾愧汗

披披玉佩兮陸離儀馬困陰兵乾陵松柏以夜繼書宋曰似暗用昭陵石馬事

詳後復京校儀馬具馬之儀漢書郊祀志木馬車馬寓馬謂寄其形於木也陵廟

石馬義同通鑑開成元年遇立仗別給儀刀注曰具刀之儀而已其義亦同乃源師引

甘澤許許雲封乘義馬入長安而改義為儀謬哉別館蘭薰酷深宮蠟燭明

程曰原廟之衣愧為沾汚儀仗之馬難於陰助黃山遮舞態黑水斷歌聲

漢書地理志石扶風槐里縣有黃山宮西京賦繞黃

天迴思長安言宮館皆為賊據歌舞皆為賊娛而縱未移周鼎昭王取九鼎寶

帝困於奉天也非朱泚初入宮燭炬星羅之事何辭免趙坑史記秦武安君白起大破趙於長平坑降卒四十餘萬

器而遷西周秦皇帝十一月泚解圍入長安明年為興元二年正月一日更號曰漢當圍奉天時借

稱秦故用二空券轉鬪地漢書李陵傳轉鬪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券注

秦事以切之空券一作轉鬪地口券弓弩券也與券同去權反又音眷司馬遷

傷張宏券冒白刃注曰券弩弓也矢盡故張數板不沉城史記智伯率韓魏攻趙

弩之空弓非是手拳也拳則屈指不當言張無因計力爭晉書渾瑊傳

不浸者且欲憑神算後漢書王渙傳京師稱歎以無因計力爭以饑弱之眾

三版當劇賊之鋒雖力戰應敵人幽囚蘇武節漢書蘇武持節使匈奴單于欲降之

憂不濟公卿以下仰首祝天葉市仲由纓史記石乞盪擊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

起操持節旄盡落葉市仲由纓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通鑑盧杞言於

上曰朱泚必不為逆願遣大臣入京宣慰金吾將軍吳激請行遂奉詔詣泚殺之泚

召段秀實等議稱帝秀實奪源休笏擊泚賊眾爭前殺之劉海賓岐靈岳等相次死泚

圍城時龍武大將軍呂希倩戰死將軍高重捷為賊伏兵所斬舊書李

晟傳上還京晟表守臣節不屈於賊者程鑑之劉迺將沈趙暉薛岌等下殿言終

念梁書武帝紀大通六年燬感入南斗諺曰燬感入南斗天子下殿增埤事早萌

馬走乃跳足下殿以禳之及聞魏主西奔乃慚曰彼亦應天象耶增埤事早萌

原注先時桑道茂請修奉天城通鑑建中元年六月術士桑道茂言陛下不出數年暫

有離宮之厄臣望奉天有天子氣宜高大其城以備非常上命築奉天城舊書方使傳

帝倉卒幸奉天方思道茂之言時已卒命祭之埤同蒸雞殊減膳晉四王故事

城上女牆也左傳授兵登陴漢書劉向疏增埤為高蒸雞殊減膳惠帝還洛陽

道中有老人蒸雞素木盤中盛以奉帝周禮膳夫掌王之飲食膳羞王日一舉鼎十有

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王齋日三舉大喪大荒大札天地有戒邦有大故則不舉漢書

宣帝紀今歲不登其令太官損膳屑翅異和羹晉書愍帝紀建興四年冬京師饑

省宰晉書成帝紀詔太官減膳屑翅異和羹甚米斗金二兩入相食死者大半

圖也西京雜記梁孝王好營宮室苑囿之樂作曜華之宮築兔園園中有落猿叢樓龍
岫又有雁池池間有雀洲是諸王日與宮人賓客弋釣其中又曰王遊於忘憂之館集
諸遊士各
使為賦

叨蒙許氏評後漢書許劭與從兄靖好共覈論鄉黨人**中郎推貴塔**
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

定遠重時英後漢書班超封定遠侯**政已標三尚**按家語孔子曰帝王改號於五十四

人今佇一鳴史記滑稽淳于髡傳此**長刀懸**
而干牛將起用矣舊注引忠質文

月魄新書車服志干牛將軍執**快馬駭星精**爾雅天駟房也注曰龍為**披豁**
金裝長刀餘見街西池館

漸深眷睽離動素誠蕙畱春曉**吳縣期迴雁**古樂府他鄉
似合松待歲崢嶸

合松待歲崢嶸鮑照舞鶴賦歲崢嶸而愁慕心惘**吳縣期迴雁**復吳縣徐靈
期南岳記南岳周回八百里回雁為首嶽麓為足輿地志衡山一峯極高雁不能過遇

湘潭屬故名迴雁或云峯勢如雁之迴通典衡州湘潭縣有南岳衡山新書志元和後
潭州**登時已飯鯖**抱朴子白斂人齋酒餽候洪亦不拒也後有以答之亦不登時

世稱五侯鯖乃合以為鯖**去程風刺**七跡**刺別夜漏丁丁庾信生多感**
競致奇膳護乃合以為鯖

庾信哀**楊朱死有情**取路岐**絃危中婦瑟**古樂府相逢行大婦織綺羅中婦
江南賦

冷想夫箏樂苑想夫憐羽調曲也國史補于頔以其名不雅將改之客有笑者曰南
謂離其家室也**會與秦樓鳳**俱聽漢苑鸞**洛川迷曲沼烟月兩**
餘見無題五古

心傾點明洛**火之難登時之驗**
中送別

田曰跳動激發筆驅風雲人擬義山於少陵於此信之**雷曰**此章在洛陽作李千
牛亦茂元婿時將赴闕而義山將南遊也前半頌美先世後幅趨朝二句謂其官京

師而暫歸也幸藉一句謂其賞譽中郎二句實指千牛為王婿吳縣二句謂我將
往異鄉迴雁峯前今日過別遽邀餞飲也庾信以寓江南揚宋以悲岐路中婦瑟想

夫箏則謂已之與其妻別也情關姻媿不妨語之昵耳會與二句訂歸期也語意全
為明白朱氏輩以迴雁為雁書以絃危二句為悼亡遂至前後皆不可通

皆覈實字盡精湛大氣鼓蕩進重若**輕竊意追敘大繁未免貪使才耳**

崇讓宅東亭醉後泐然有作韋氏述征記洛陽崇讓坊
有河陽節度使王茂元宅

曲岸風雷罷東亭**壽日涼新秋仍酒困**一作**幽興暫江鄉****搖蕩真**
困病

何遽楚詞九辯悲哉秋之為氣也**交親或未亡**舊皆作亡朱本作忘忘字似是
蕭瑟分草木搖落而變衰

石谷巨詩洋注卷一

一帆彭蠡月

禹貢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孔傳曰彭蠡澤名隨陽之鳥鴻雁之屬冬居此澤陸氏釋文張勃吳錄云今名洞庭湖案今在九江郡界

正義曰是江漢合處荆州記宮庭湖即彭蠡澤也按余初以義山至潭州必渡洞庭疑其却用吳錄之說今以江路往來或果經彭蠡不可妄斷通典曰彭蠡在江州潯陽郡

之東南九江

數雁塞門霜俗態雖多累仙標發近狂漢書梅福九江壽春在郡西北

昌尉後去官歸壽春至元始中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仙其後人有見福

於會稽者變名姓為吳市門卒云北史儒林王孝籍傳謝相如之病無官可以免發梅福之狂非仙所能避按梅福之狂指福上言變事

輒報罷成帝時王氏浸盛復上書譏切終不見納

聲名佳句在身世玉琴張

漢書董仲舒曰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取而更張之乃可鼓也

萬古山空碧無人鬢免黃驄憂老大魏

詩老驥伏櫪志在千里

鵝鴟如芬芳離騷恐鵝鴟之先鳴兮使百草之為不芳

騷作鵝鴟師古曰鵝鴟字也一名子規常以立夏鳴鳴則衆芳皆歇鵝鴟音大系反

鵝音桂鵝字或作鵝亦音題決廣韻題鵝春分鳴則衆芳生秋分鳴則衆芳歇

竹沉虛籟

韋氏述征記崇讓坊出大竹及桃孤蓮泪一作晚香日沉日泪皆如何此幽

勝淹卧劇清漳

劉楨詩余嬰沉痾疾氣身清漳濱

浩曰集中江鄉之遊一為開成五年辭尉任南遊一為大中二年歸自桂管途經江

漢皆詳年譜此章當屬開成五年四句幽興暫江鄉言將暫詣江鄉與異縣期迴雁

同為預擬之詞搖落句謂罷官慨入官未久已遭失意交親句謂所親或未忘我將往依之一帆二句預擬江鄉之程俗態四句言尉乃俗吏耳以活獄忤上官何其狂也唐人每云仙尉矣聲名佳句虛說亦可或即指獻州刺史之篇去職他遊猶之不調更張且將寄人幕中與仕於京朝判然矣萬古四句言高隱未能徒畏遲暮末四句應轉首聯以物態之推抑比己之志不得舒因疾鵝鴟也數章中頗相貫通但與陶進士書九月初東去則三句不合玩書中往來番數語大約夏半別令狐補闕之後九月東去之前又有東西往來小曠耳若屬大中二三年作則搖落句謂鄭亞遠貶交親句及下聯謂更至江鄉訪舊求遇也仙標近狂謂遊尉盤屋地多仙跡近京師也以下皆無身世而感歎之解亦可通但細跡總屬難詳他篇少可互証且其時意緒無聊與此之傲兀激昂又有不同故酌移數過而附編於此又曰江鄉之遊大旨確得而篇章紛雜艷情居多無可細編皆棄入第三卷也此時南遊及桂管歸程之外惟閒居承樂數年當更有行役之事然詩云我獨邱園坐四春更何從憑虛妄測耶

酬別令狐

英華作補闕起為原官也詳年譜

惜別夏仍半回途秋已期那修直諫草更賦贈行詩

謂夏半告別預期秋歸不料秋

始成行更勞賦贈也

錦段知無報張衡四愁詩美人贈我錦青萍肯見疑

此解方與五韻合

陳琳答曹植牋君侯秉青萍干將之器按呂氏春秋青萍濛濛之友也為趙襄子驂乘

困遇豫讓退而自殺典論曰三劍三刀惜乎不遇薛燭青萍也是青萍以人名劍如干

五谷三寺詳注

將之類矣更記鄒陽獄中上書曰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王按劍而怒食以駭馳注曰敬重蘇秦雖有讒謗而更賸以珍奇之味鄒陽書又曰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入於道路人無不投劍相購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又曰素無根柢之容雖人吾生

有通塞公等繫安危此種句入老杜集何以辨後村詩警露鶴侶風土性警八月白露降流於草上滴滴有聲吸風蟬抱枝家語孔子曰蟬飲而不食即高鳴相警移徙所宿處處有變害也

彈冠如不問漢書王吉傳王吉字子陽與貢禹借寫景言跡雖暫離心仍永託又到掃門時史記齊悼惠王世家魏勃少時欲求其取舍同也又蕭望之傳蕭朱

早夜掃齊相舍人門外相舍人恠之以為物而伺之得勃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為舍人一為參御言事參以為賢言之王拜為內史楊曰結句悽惋其詞與其志苦矣

浩曰與陶進士書九月東去景態相合也纏綿之中半含剖白與令狐交誼之乖大可見矣

臨發崇讓宅紫薇

一樹穠姿獨看來秋庭暮雨類輕埃羣芳譜紫薇四五月始花開謝接續可至八月九月謝眺觀雨詩散漫似輕埃

不先搖落應為有綴英華作應有待似非句意謂應為有我看故不先搖落耳已欲別離休更開桃

綬含情依露井後漢書輿服志注引丁孚漢儀二千石綬羽青地桃花縹三采梁武帝賦或帶桃花之綬桃綬泛用不拘品秩餘見後判春

綿相憶隔章臺見同中牡丹天涯地角同榮謝豈要移根上苑栽西京雜記初修上林苑羣臣遠方各獻名果異樹二千餘種植其中

過伊僕射舊宅舊書傳伊慎兗州人大歷以後累討哥舒見梁崇義李希烈吳少誠前後多戰功封南兗郡王節度安黃等州安黃置奉義軍額為奉義軍節度使檢校右僕射憲宗即位入真拜右僕射後兼右衛上將軍元和六年卒檢校安州安陸郡黃州齊安郡安黃節度治安州而當慎入朝時詔其子省領安州刺史見權德輿所撰神道碑南兗郡有作南兗者誤舊新書志表元和元年罷奉義軍節度使升鄂岳觀察為武昌軍節度使治鄂州管鄂岳斬黃安申光等州五年罷節度使置鄂岳都團練觀察使又按此宅在舊治之地義山至江鄉而過之非如長安志所載街東光福坊有伊慎宅也

朱邸方酬力戰功漢書注郡國朝宿之舍在京師者率名邸樓朱門朱邸在京在外可通用南史謝朓牋朱邸方開華筵俄

歎逝波窮迴廊簷一作斷燕飛出一作入誤小閣塵凝人語空

玉谷寺詩

玉谷寺詩

玉谷寺詩

玉谷寺詩

玉谷寺詩

集中雙聲疊韻甚多此聯尤巧變者
幽淚一作**欲乾殘菊露**一作**餘香猶入敗荷風**
景何能更涉龍江去獨立寒沙一作流今
弔楚宮龍為江水通稱見送從

入蜀乃經何能更涉弔哉

田曰哀音清苦但多亮節而少微情一結猶存風雅
出鎮鄂岳義山當至其地題以舊宅寄慨結云更涉龍江高已由鄂岳遷鎮西川義山不更涉江而上矣故
有寄成都從事之作

寄成都高苗二從事
自註時二公從事商隱

紅蓮幕下紫梨新

文選蜀都賦紫梨津潤善曰西京雜記上林有紫梨楊慎曰選注不言其狀蜀有梨樹花以秋日紅色唐李遵有進紫梨表可証按下文二江切蜀紫梨甜脆此以紀秋令故曰新

命斷湘南病渴人

漢書地理志長沙國

湘南縣注曰衡山在東南舊書志潭州長沙縣漢臨湘縣湘南縣地稜湘水出零陵始安縣陽朔山皆東北流至會洞庭湖水而東北入大江故自桂州至衡潭皆可曰湘南韓昌黎送桂州嚴大夫詩茲地在湘南也然桂州究多稱嶺南而長沙連郡則皆據古稱湘南此句定指潭州朱氏謂桂管非矣餘見送裴十四
問君能寄否二江風水接天津
揚雄蜀都賦兩江珥其前南史江福及弟祀劉淵劉晏俱候謝朓謂福曰可謂帶二江

之雙流餘詳招國李十將軍

活曰商隱座主高銜也題之書法必高苗二人從事成都也余初疑其為成都人又據舊書紀高銜為河南尹而以天津指東都洛水今知皆甚誤也舊書紀開成三年五月以吏部侍郎高銜為鄂岳觀察使至四年七月又書銜尹河南舊新書傳銜於三年轉吏部侍郎五月出為鄂岳觀察使至四年七月又書銜尹河南舊新書傳銜於以給事中觀察浙東舊書紀傳同紀於銜他無所書傳則云開成三年入為刑部侍郎四年七月出為河南尹是四年傳文之銜即紀文之銜而有一誤矣且銜三年方至鄂岳豈四年即內召尋又出尹耶紀又不書何人代領鄂岳也與陶進士書係五年九月稱銜為夏口公則必尚在鄂岳而銜尹河南之紀文洵不可據矣至會昌元年觀察鄂岳者為崔龜見為濮陽陳許舉代狀今就詩釋之首句言秋深入幕末句以二江比二從事天津泛言霄漢言從此上升也次句義山在湘南寄詩也更合檢舊新書紀傳表通鑑開成二年十月李固言罷相節度西川會昌初入朝會昌六年四月西川節度使為崔郾大中元年李回罷相為西川節度使二年二月貢授湖南觀察是時即杜棕節度西川然則會昌朝數年鎮西川者史文多所闕軼如崔郾鎮蜀見紀文而傳渾云歷方鎮此必高銜於五年深秋時遷鎮西川紀傳皆闕之耳以詩証補必不誣矣詩見成都文類亦一証也 又按舊紀言開成政事最詳於近代然疎略已不免故徵事箋詩其費鉤校也

贈劉司戶

舊新書傳劉贊字去華幽州昌平人寶歷二年進士博學善屬文尤精左氏春秋好談王霸大略耿介嫉惡慨然有澄清之志太和二年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贊切論黃門大橫將危宗社考官不敢賈贊在籍中物論喧然不平之令狐楚在興元牛僧孺鎮襄陽皆表贊

幕府授秘書郎而宦人深嫉黃誣以罪貶柳州司戶參軍卒獲舊傳黃終使府御史此從新傳

江風揚

一作浪動雲根

唐音齊籤雲根六朝人先用之宋孝武登樂山詩屯烟

灑四溟已在前矣但景陽是狀

重碇危檣白日昏

碇同可至篇可石也陸曰江風吹浪而山為之動日為之昏只

十四字而當日北司專已斷

燕鴻初起勢

昌平燕地對策為進更驚驛客後

歸魂時在楚地故

漢廷急詔

一作誰先入漢書賈誼傳誼既以適去三年後

楚路高歌自欲翻

用接輿歌鳳事

萬里相逢歡復泣

後

鳳巢西隔九重門

源

日東坡句九重新掃舊巢痕本此

浩曰義山與司戶相逢之跡詳年譜矣玉泉子云劉蕡楊嗣復門生也中官仇士良

謂嗣復曰奈何以國家科第放此風漢耶嗣復懼而答曰昔與蕡及第時猶未風耳

竊疑義山赴潭司戶必因謁座主來潭故得相晤而於春雪時黃陵送別也

潭州官舍暮樓空

今古無端入望中陸巨所言在古所傷

潭州水經注臨湘縣北昭山山下旋泉深不可測故言昭潭無底亦謂之湘州潭

舊書志秦漢為長沙郡國晉置湘州隋為潭州以昭潭為名屬江南西道

竹色

傅物志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啼以涕揮竹竹盡斑斑異記湘水岸有相思宮望

帝臺舜歿葬蒼梧二女追之不及恸哭淚下沾竹文悉斑斑然水經注大舜陟

洞庭之淵出入瀟湘之浦

楚歌重疊怨蘭叢

更記屈原列傳楚人既皆子蘭

娥之反曰令尹子蘭大怒朱曰楚辭九歌稱澧蘭者不一故曰重疊

陶公戰艦空灘雨

晉書陶侃傳侃為江夏太守加督護拒陳恢以運船

為戰艦所向必破後為征南大將軍都督八州討杜叢平蘇峻

封長沙郡公朱何傳侃以何能水戰曉作舟艦乃造作大艦

買傳承塵破廟風

史記賈生為長沙王太傅三年有鴛飛入舍止於坐隅楚人命鴛曰服生以長沙舟濕

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為賦以自廣西京雜記鴛鳥集其承塵釋名承塵施於上以承塵

似壺旁有一脚石牀縱容一人坐形流俗相承云誼宿所坐牀又有大柑樹亦云誼所

植懷宇記賈誼廟即誼宅

目斷故人不至松

本草松葉松節松膠皆

徐曰此作於楊嗣復出為潭州時三指文宗四指武宗放逐諸臣叢蘭指贊皇門下

也疑嗣復鎮潭義山曾至其幕

浩曰徐說約略得之矣舊書傳通鑑嗣復於武宗

即位之年五月罷相守尚書九月出為湖南觀察明年三月遣中使往殺嗣復李珣

宰相李德裕權珙等極言乃再貶潮州刺史餘互詳前諸篇此章在潭州作中

二聯皆從潭境借古以喻今也首云暮樓空結云不見是義山有意中之人也時

惟贊皇得君當國會昌一品集有論救三狀獻替記曰德裕救不得他人固不可矣

蓋德裕雖與嗣復不協而以公義力救其時之誣二王與賢妃及嗣復者固中人為多也徐氏以叢蘭指李黨非然矣又曰湘淚句雖故君常語然武宗云嗣復全是希楊妃意故以比楊妃點明嗣復得罪之根下句謂嗣復重疊被讒尤工切也余疑楊妃死在嗣復出鎮後渚於此亦可參悟又曰核定年譜嗣復貶潮之時義山漸已還京故此段遊跡往來終難得其細確

杏花

上國昔相值亭亭如欲言交選長門賦澹偃蹇而待曙兮異鄉今暫賞眠

眠豈無恩古詩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注曰相視貌四句扇對起援去少風多力謝靈運集有田南樹園激流植援詩云插

今之權解也今之權解也牆高月有痕為舍無限思一作遂到一作對今不勝繁二

一篇魏書釋老志道家言上處玉京為神王之宗下在紫微為飛仙之主仙子玉京路魏書釋老志道家言上處玉京為神王之宗下在紫微為飛仙之主

生天得道真經唐唐人主一作人金谷園晉書石崇有別館在河陽之金谷一每以玉京喻科第事

云別廬在河南界金谷澗中有魏書釋老志道家言上處玉京為神王之宗下在紫微為飛仙之主幾時辭碧落誰伴過黃昏鏡拂鉛華賦物

清泉茂樹眾果竹栢藥草蔽翳魏書釋老志道家言上處玉京為神王之宗下在紫微為飛仙之主爐藏桂燼溫北堂書鈔引傅休奕七襲瑤席玉饌蕙藉桂薪拾遺記西王母與燕昭王說炎帝鑽火之術取

桂之膏然以照夜張協詩尺燼重尋桂終應催竹葉張華薄籍蒼梧竹葉清宜城九醞酒張景陽七命豫北竹葉先擬詠桃根

樂府集桃葉妹曰桃根今秦魏書釋老志道家言上處玉京為神王之宗下在紫微為飛仙之主莫學啼成血禽經子規夜啼達旦而潰草木臨海異物志杜鵑鳴晝夜不止取母而塗

其口兩邊皆赤上天自言乞恩從教夢寄魂吳王采香徑吳王采香徑吳地記香山吳王遺美人採香於山因以為名故有采香徑失

路入烟村

宋曰因杏花而寓失路之感玩首末可見陳帆曰疑為令狐綯排筭而作援少風多牆高月淺喻己之援引無人而彼之門牆忽峻也下遂言含意未申對此發之程曰

此追憶及第以來之情事而歎末路之不得所也結曰二說近似而非余謂必寫座主府中之概也進士曲江遊賞杏園宴慈恩塔下題名見唐書諸書故因杏花

感觸也亭亭如欲言指絢向夏口公三道人商隱者而不為薦託之辭也賦豈無恩何今日異鄉暫遇恩不我施哉援少四句謂其受譜而疎我有跡故含情寄戲也

令狐與高雅善必以背恩言之矣仙子四句謂是仙官恩地出就外任而我未依之也鏡拂四句喻己之美才熱腸終望與之合歡而且暫遊江鄉也或以詠桃根比先

寄詩高苗二從事結則謂啼雖深切夢竟低迷何素叨採取之處乃至失路無聊乎如此看去通篇融洽情味深長否則有可通不可通者凡集中託意之作不得真解

則觸處迷悶一為悟出何嘗不明顯哉

岳陽樓

通典青草洞庭湖在岳州巴陵郡岳陽風土記岳陽樓城西門樓也

岳陽樓

卷一

岳陽樓

欲為平生一散愁 洞庭湖上岳陽樓 可憐萬里堪乘興 枉是蛟龍

解覆舟 本歎長路風波却用反託晦之覆舟謂所望又變更也

離思

氣盡前溪舞 見回中心酸子夜歌 見曲峽雲尋不得 用巫峽朝雲詳溝

水欲如何 見同年胡雁傳書絕 程曰雖用蘇武事其義理則用庚子山賦親

篋染淚多 見潭無由因 見顏色還自託微波 洛神賦託微波而通辭

思非單寫離字

程曰離騷古樂府多託婦人女子以為言唐人往往效之如獻主司則曰能低聲問夫增畫眉深淺入時無辭碎聘則曰還君明珠雙淚垂何不相逢未嫁時此詩亦其類也怨有力者之不加物色 浩曰首歎氣竭心酸次謂不能追尋已相離絕猶何能更涉瀧江之意也五謂音書不至六點明湘中結言雖不得見猶欲通詞言情與命斷湘南病渴人同一意 緒徐氏謂為令狐作非矣

楚宮

何曰宮疑作厲程曰詩與楚宮無涉當作厲後舊本皆作宮

湘波如淚色 戰國策食湘波之魚莊子溲乎其清 道德指歸論倦溲溲消如水釋 楚厲一作迷魂逐

恨遙 鬼無依則為厲楚厲謂屈大夫 楓樹夜猿愁自斷 招魂湛湛江水分上有

九歌山鬼 夜鳴風 女蘿山鬼語相邀 九歌山鬼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

潭之左玉筍山屈原棲於此山而作九歌 空歸腐敗猶難復 後漢書樊宏卒遺教

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檀 更困腥臊豈易招 韓非子有巢氏民食果

死理黃壤猶腐敗 但使故鄉三戶在 丹水縣北三戶亭更記項羽本紀楚南公

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索隱曰韋昭以為楚三大姓昭屈景也臣瓚曰楚人怨秦雖三

項羽果渡三戶津破章邯秦遂亡是南公之善識 綵絲誰惜懼長蛟 續齊諧記

按三戶自以地名為正而此詩仍用三姓之義 絲及棟葉皆汨羅之遺風也詩言楚鄉人類不絕誰惜絲而不以之懼蛟龍乎

一士人自稱三閭大夫謂曰常年所遺並為蛟龍所竊君今若有惠可以棟樹葉塞其

固為近是愚意題作楚宮豈兼因楊賢妃棄骨水中而觸類鳴冤乎首句暗寓湘妃

啼竹之意

破鏡百怪引古絕句破鏡飛上天謂殘月

玉匣清光不復持飛燕外傳昭儀奏上三十六物中有七出菱花鏡一奩百帖魏武帝有菱

秦臺一照山雞後西京雜記高祖初入咸陽宮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有明人直來照之影則倒見以手捫心而來則見腸

便是孤鸞罷舞時見陳後宮與山雞事相類

活曰以衡整言選才古今通例也詩謂鏡光散亂照山雞而頓棄孤鸞必為問之於座主者奇概詳年譜及前諸詩余初疑為令狐細玩必非或以為悼亡更誤

七月二十八日夜與王鄭二秀才聽雨後夢作朱本作夢後作然當從舊本

初夢龍宮寶燄然梁四公記震澤洞庭山南有洞穴中有龍宮梁武帝問杰公公

瑞霞明麗滿晴天旋成醉倚蓬萊樹有箇仙人拍我肩方言箇枚也集韻亦

作个俗作個郭璞遊仙詩左挹浮邱袂右拍洪崖肩**少頃遠聞吹細管聞聲不見隔飛烟逡巡又**

過瀟湘雨打湘靈五十絃楚辭遠遊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瞥見馮夷殊恨望**海

經海內北經從極之淵冰夷都焉人面乘兩龍注曰冰夷馮夸也即河伯也按諸書言馮夷怪詭不一而聖賢家墓記曰馮夷者宏農華陰潼鄉隄首里人服八石得水仙而

為河伯似為**鮫綃休賣海為田**見送從翁東川與海上此**亦逢毛女無慘**

此所取義**極**列仙傳毛女字玉姜在華陰山中客獵師世見之形體生毛自言秦龍伯擊

始皇宮人至西漢時已百七十餘年矣此似即他詩所謂湘川相識也**龍伯擊**

將華嶽蓮博物志河圖玉版云龍伯國人長三十丈生萬八千歲而死龍伯頂上馮夷岳蓮頂上毛女謂所思者仍為貴人據之也龍伯而擊嶽蓮失山水之

性恍惚同**無倪明又暗**恍惚惟惚**低迷不已斷還連**密康養生論夜半而

矣恍惚同**覺來正是平階雨未**獨一作**背寒燈枕手眠**通首不及二秀才蓋本

之於言外而託為聽雨忽夢之作時固未解衣而寢也或謂獨背寒燈則二秀

才已去乃不點題而視題之法不知聽雨平階固未嘗有去者是為誤會耳

錢曰此係律詩唐人律詩不對者頗多**活曰假夢境之變幻喻身世之遭逢也首**

二句比宮闈之美富三四比為秘省清資仙人指注擬之天官必非猶謂座主也五

六比外斥為尉尙得聞京華消息而地已隔矣七八指湘中之遊九似以馮夷比楊

嗣復取宏農華陰之居也十喻又有變更我無所依猶海上絕句之歎充海也十一

二謂得見意中之人而終不可攀十三十四虛寫總結其必作於湖湘歸後審矣或

謂仙人指令孤絢毛女指茂元女細玩不符河伯之解余亦自嫌太鑿然義山用事

三

隱僻却似得之此等未必句句貼合而大意不誤也詩係古體古體原有似律者觀初唐人集便曉無庸故為高論

七月二十九日崇讓宅燕作

露如微霰下前池舊作月宋曰西谿叢語作風何曰此日安得有月迢迢塘萬竹悲賦分背迴

塘浮世本來多聚散紅葉何事亦離披錢曰情深於言義山所獨何曰前半自是變體悠揚歸

夢惟燈見薄落生涯獨酒知莊子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

之為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鳴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涪之注曰瓠司馬音夔簡文云瓠落猶廓落也司馬云瓠布護也落落落落也程曰濩應作瓠濩濩落亦習用即瓠落之

義豈到白頭長只爾嵩陽松雪有心期此在崇讓宅識別而下半全從閩中着筆時義山與妻京洛分處結

言終圖借隱凡集中寄內詩亦皆隱其題不獨此篇

活曰題紀月日似與上章連也會昌元年義山自江鄉還京二年始又拔萃此必元年七月之作又曰以上諸篇未必年月前後悉符但得其大要足矣

華州周大夫宴席

二年擢進士第至開成二年知制誥充翰林學士三年遷職方郎中四年正拜中書舍人武帝即位出為華州刺史鎮國軍潼關防禦等使職官志吏部

三銓尚書為尚書銓侍郎二人分中銓東銓唐會要乾元二年改中銓為西銓杜牧之周輝墓誌銘云武宗即位以疾辭出為工部侍郎華州刺史

意開成時輝似曾以本官權判銓事舊書傳中如鄭肅權判吏部西銓出為

陝號防禦觀察之類頗多義山似曾為所注擬故特標明但史傳即或漏書

墓誌何亦不敘是則未可定也據唐摭言會昌三年王起再主文柄輝以詩寄賀其時猶刺華州也

郡齋何用酒如泉裴秀詩有肉如泉飲德先時已醉眠謝靈運詩中山不

若其門人推禮分戴崇爭得及彭宣漢書張禹傳禹弟子尤著者淮陽彭宣

弟多智禹心親愛崇敬宜而疏之崇每候禹禹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筵弦鏗

鏘極樂昏夜乃罷而宜之來也禹見之於便坐講論經義日宴賜食不過一肉卮酒相

對未嘗得至後堂及兩人皆聞知各自得也此似席間有同出門下而其人已稍尊貴

者故以戴崇自比以彭宣比其人言外慨已之蒙厚遇而位不進非怨周大夫疎之也

舊鏡鸞何處見陳後宮哀桐鳳不棲金錢饒孔雀南州異物志孔雀背及尾皆圓文五色相繞如帶千

錦段落山雞倉頡解詁鷄似鳳凰南越志增城縣多鷄山雞也鮮明五色王子調清管見送從翁東川天人

降紫泥西京雜記武都紫泥為璽室加綠緋其上隴右記武都紫水有泥其色紫而粘貢之用封璽書二句以鳳筆鸞書分頂豈無雲路

玉浴王寺羊王

卷一

卷一

分相望不應迷

潘曰上半喻已之不得所依讓不如我者之得意也下半喻得為清資之官可望高
躋雲路王子義山自謂天人注擬之天官也玩其情味必從江鄉還京拔萃重入秘
省時作
無疑矣

贈子直花下

是會昌二年子直為戶部員外郎時詳年譜

池光忽隱牆花氣亂侵房屏絲

以絹 蜨雷粉窗油蜂印黃官書推

小吏

潘書志每郎中各有令史書令史並流外也令史掌案文簿

侍史從清郎

後漢書鍾離意傳藥松家貧為郎常獨直臺上無被枕杜食糟

及侍史二人禁質漢官儀尚書郎伯史二人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者伯史從至止車門還女侍史潔被服執香爐燒燻從入臺中給使護衣服也北史袁聿修為尚書郎十年未受升酒之遺尚書邢劭戲呼為清郎互見酬令狐見寄 並馬更吟去尋思有底怵

哭劉蕡

上帝深宮

一作居

閉九關

見日

巫咸不下問銜冤

離騷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王逸曰巫

歲古神巫也當殷中宗之世何曰以文義論之當作巫陽甘泉賦選巫咸兮帝廟開天庭兮延羣神從來用巫咸者殆因此而訛按史記封禪書殷太戊世巫咸之興自此始注謂以巫咸為巫覡蓋巫咸是殷臣以巫接神事太戊使釀黍穀之災也山海經海外西經巫咸國登葆山羣巫所從上下而巫陽之名見海內西經諸巫中呂氏春秋巫咸作筮史記天官書注巫咸本吳人家在蘇州常熟海隅山上巫咸之說不同而其為巫一也巫陽固同類而招魂帝告巫陽王逸曰女曰巫陽其名也句意尚未遽謂其死用巫咸正合 黃陵別後春濤隔 即所云春雪黃陵也舊作 湓浦書來秋雨

不可疑也 只有安仁能作詠 晉書潘岳字安仁詞藻 何曾宋

玉解招魂

招魂序曰宋玉憐哀屈原厥命將落作招魂欲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也二句痛其竟死不得再延

平生風義兼師

友不敢同君哭寢門 禮弓孔子曰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舊書傳

友不敢同君哭寢門

禮弓孔子曰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舊書傳

乎山

哭劉司戶二首

司戶之卒當在會昌二年詳年譜考舊新書傳牛僧孺於開成四年鎮襄陽會昌二年徵為太子少保留守東都則

黃在其幕當開成會昌際也玩詩語離貶柳州而實卒於江鄉似未至貶所也粵西文載言卒於柳州墓在城西五里乃後人偽託者

離居星歲易失望死生分酒甕凝餘桂

桂酒見楚辭袁曰王建集中有書與去華絕句言其病酒此故云

江風吹雁急山木帶蟬鳴想其卒於江鄉之一叫

千迴首天高不為聞

有美扶皇運無誰薦直言已為秦逐客復作楚冤魂溘浦應分派

漢書志廬江郡尋陽縣注曰江自尋陽分爲九郭璞江賦流九派乎尋陽舊書志江州

隋九江郡理潯陽縣隋時改潯城縣武德時復名潯國志有人此處洗銅盆忽水漲失

盆投水取之見一龍脚盆奪之而出荆江有會源岳陽風土記鼎澧沅湘合諸蠻

故曰盆水又曰源出青盆山因名荆江有會源南黔之水匯於洞庭至巴陵與

洞庭水與江水會處二句似喻劉與已跡不同而心相合并將添恨淚一灑問

乾坤姚曰此恨只堪訴與溘浦荆江耳然將

此一水都化爲恨淚亦不盡也

浩曰容齋續筆引義山詩而曰甘露之事相去纔七年未知黃及見之否今考之其

爲及見審矣一章結句皆倍沉痛又曰義山重疊改哀細味之實一時所作或有

代人之作而並存者如後漢書實融從事瑒也以師友之禮融與瑒

哭劉司尸費融與瑒

路有論免謫何曰言行路言皆在中切興空聞遷賈誼更記賈生傳

文帝召以爲

爲之嗟傷

夫後疏之乃以爲長沙王太傅不待相孫宏漢書公孫宏傳武帝初即位招賢

報不合意上怒乃移病免歸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諸川國復推上宏宏至太常上

策諸儒太常奏宏第居下策奏天子擢爲第一至元朔中爲丞相封平津侯程巨宏

以再徵擢用至相苟黃不死未必不然所以口不待也江潤惟迴首天

高但撫膺何曰五去年相送地春雪滿黃陵水經注湘水又北逕黃陵亭西

湖水西流逕二妃廟南世謂之黃陵廟通典岳州湘陰縣有地名黃

陵卽二妃所葬之地韓昌黎黃陵廟碑自前古立以祠舜二妃者

妓席暗記送同年獨孤雲之武昌新書宰相世系表獨孤雲字公遠

也又見舊書咸

通十三年紀文

疊嶂千重叫恨猿長江萬里洗離魂武昌若有山頭石爲拂蒼苔

檢淚痕御覽引輿地記武昌郡奉新縣北山上有望夫石狀如人立者古今相傳云

昔有貞婦其夫遠赴國難攜弱子餞送此山既而泣望其夫乃化爲石因此

名爲

於謙送同年大鳴積憤聲與淚俱所暗記者此也聊以妓席聊其迹耳上二句即從武昌帳望蜀中之情景非紀客蹤也此種箋釋是為以意逆志乎 又曰寄在朝四同年獨孤與焉此似在前也無可定編聊附於此

贈別前蔚州契苾使君 自注使君遠祖國初功臣也舊書志河東道蔚州契苾唐契苾何力傳其先鐵勒別部之酋長也貞觀六年何力率眾千餘家詣沙州內附太宗置其部落於甘涼二州何力至京授將軍後封涼國公

舊書紀會昌二年詔契苾通何清初領沙陀吐渾六千騎趨天德按時因討回紇也回紇傳清朝銀州刺史通蔚州刺史會昌一品集云通本蕃中王子諳識虜情先在蔚州任使已熟通鑑云通何力五世孫新書志天德軍在豐州中受降城西二百里大同川合之詩中第七句必二年赴天德時贈送之作通後節度振武見文苑英華制書類

何年部落到陰陵 舊書北狄傳貞觀時鐵勒契苾回紇等十餘部落相繼歸國請何力內附在其前也漢書匈奴傳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舊新書志關內道豐勝二州界有陰山隴右道庭州亦有陰山廣信五聲調曲陰陵朝北附

一作世勤王國史稱 明光貞明漢公新書傳明子魯襲晉**夜掩** 一作**牙旗千帳雪** 乃自選驍兵千餘騎直入突淪川襲破牙帳渾主脫身以免俘其妻子

朝飛羽騎一河冰 舊書傳龍朔元年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次于鴨綠水其地高層冰大合趨即渡兵鼓譟而進賊莫支男生以精兵數萬守之眾莫能濟何力始至會遂大潰斬首三萬級餘眾盡降 **蕃兒疆負來青塚** 寰宇記青塚在振武軍金

此其上草 **狄女壺漿出白登** 漢書高帝自將兵逐匈奴冒頓縱精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注曰白登在平城東南拓地志朔州定襄縣本漢平城新書傳子明遷雞田道大總管至烏德隄山誘附 **日晚鵝鵝泉畔獵**

二萬帳徐曰三四何力事五六子明事所謂奕世勤王也 **人遙識** 一作 **郵都鷹** 史記韓彭彭都彭行法不避貴戚號曰蒼鷹景帝拜為雁境遣使獻款於是鐵勒十一部皆來歸命乃詔積南鵝鵝之陽置過郵六十八所 **路**

莫能中見憚如此此取獵鷹 相關點明趨天德備胡寇

灞岸

山東今歲點行頰幾處宛魂哭虜塵灞水橋邊倚華表 三輔黃圖灞水出藍田谷

西北入渭跨水作橋古今注程雅問曰堯設誹謗之木何也答曰今之華表木也以橫木交柱頭狀若花形似枯樺大路交衢悉施焉表王者納諫亦以表識衢路今西京謂之交午橋橋旁表柱見 **平時二月有東巡** 東巡守

浩曰此為討回紇作非大中時討党項也會昌二年八月回鶻烏介可汗掠雲朔北
川乃徵發許蔡汴滑等六鎮之師會軍於太原六鎮皆與東都密邇唐自天寶亂後
久不復幸東都故概之也古者函關以東皆謂之山東六國惟秦在山西故過秦
論山東豪傑並起而後漢書陳元傳陛下不當都山東謂洛都也互詳樞言草閣

出關宿盤豆館對叢蘆有感

北周書太祖紀帝率將東伐遣于謹徇地
至盤豆拔之至宏農隋書楊素傳西至蜀

蘆葉梢梢夏景深郵亭慙欲灑塵襟昔年曾是江南客徐曰江南湖

紀放殺義帝於江南楚辭章句遷屈原於江南也按此可証湖湘之為江南實則唐時
江南道甚廣浙西浙東鄂岳江西湖南福建黔州凡七觀察使所管許元和郡縣志

此日初為關外心見荆山蘆叢江鄉最多今身宿思子臺邊風自急漢書

子傳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玉孃湖上月應沉玉孃湖未

臺於湖師古曰臺在今湖城縣之西關鄉之東玉孃湖上月應沉玉孃湖未

山玉女臺談甚而王阮亭秦蜀驛程後記云過關鄉盤豆驛涉鄆水即義山所云之玉
孃湖未知其據何書也俟再考又檢太平御覽類下引水經注河水南至華陰又東

西玉湖水注之此乃玉淵水即南出玉谿北流逕皇天原西者原上有思子臺御覽傳
本多訛不足據然竊疑唐時或作玉湖或即此玉孃湖蓋二句正寫宿字必近地也斯

誠妄測耳風急月沉清聲不遠一作行人去一世一作宿荒城伴一作夜

叢蘆尤覺蕭森也

占何日遠當作逐世當作任櫻

石皆不必致二句收足宿對

何曰昔客江南黃蘆徧地然年壯氣盛自視立致要津曾無流落之感此日流落而

為關外之人不覺凄分其悲因蘆葉之梢梢而百端交集也腹聯皆是所感末句指

叢蘆 浩曰何評頗妙然上句稍廓矣三句江南客者指江鄉之遊也五六紀地而

志概合之四句似張母後將謀出居永樂故以從關中徙關外對景寫情也岑參集

有夜宿盤豆隔河望永樂寄閩中詩可以取証故編

於此然是否尙難定斷舍此更無由尋蹤索解耳

卽日

小苑試春衣高樓倚暮暉天桃惟是笑舞蝶不空飛赤嶺久無耗

舊書紀開元二十二年於赤嶺與吐蕃分界立碑新書地理志吐蕃傳

鄯州鄯城縣西南過不堡城右行數十里上石皆赤曰赤嶺其西吐蕃

圍 漢書地理志武帝元朔四年置西河郡統三十六縣有鴻門縣又有離石縣其地

與雁門馬邑相接唐時河東道之邊也烏介入犯正其地舊注引項羽屯兵之鴻門

謬矣上指成吐蕃者久不歸此指逐回紇者猶苦戰又

唐人用顏色字每以假對真鴻字取同紅音餘仿此

幾家緣錦字含淚坐鴛

後晉書實滔妻蘇氏名蕙字若蘭善屬文滔持堅時為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
木織錦為迴文旋圖詩以贈滔宛轉循環詞甚凄惋凡八百四十字待兒小名錄酒罷
嫺趙陽臺蘇苦加捷序滔深恨之與陽臺之鎮襄陽絕蘇音問因織錦迴文題詩二百
餘首名遊機圖奇之滔覽錦字感其妙絕具車從迎蘇氏按他書不一其說錦字錦書

習用不必定拘此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文綵雙鴛
鴛鴦為合歡破梁元帝鴛鴦賦文連新錦之機錦機亦習用
潘曰王字詠女郎春慈歡聚之態下字以思婦對
映言外見世路干戈離情不少人愁我亦愁矣

淮陽路後漢書志淮陽國高帝置明帝改為陳國書志河
南道陳州淮陽郡棧道經淮陽之境非專指陳州也

荒村倚廢營投宿旅魂驚斷雁高仍急寒溪曉更清昔年嘗聚盜

此日頗分兵猜貳誰先致三朝事始平事詳韓碑采曰陳蔡接壤吳氏據
蔡歷德順憲三朝始討平之程曰

德宗猜忌人情不安陸贄嘗屢疏之通鑑貞元元年陸贄以河中既平慮乘勝討淮西
李希烈則四方負罪者孰不自疑上奏極言之乃詔希烈若降當待以不死二年陳仙
奇毒殺希烈舉淮西降以為節度纔數月詔發其兵於京西防秋仙奇遣精兵五千人
行吳少誠殺仙奇為西後密召防秋兵歸上敕陝虢觀察李泌擊殺其三分之二又命
汴鎮劉元佐以詔書緣道誘而殺之得至蔡者纔四十七
人少誠以其少悉斬之以開少誠繕兵完城欲拒朝命

潘曰分兵謂調遣也會昌二年討回鶻三年討劉稹皆以汴蔡陳許之
兵矣其討劉稹稹皆以為不可故結句借舊事為隱諷斯誠謬見哉

賦得佳一本無
賦得字

稻梁猶足活諸雛如敵專場好自娛劉孝威關雎篇丹雉
翠翼張如敵得專場**可要五更驚**

穩一作曉
曉誤**夢不辭風雪為陽鳥**蜀都賦陽鳥迴翼
於高標餘見東南

潘曰刺藩鎮利傳子孫故如敵專權而無勤勞王室之志三句謂其自謀則固也
作曉字殊少味矣難取戰國策連雞之義當為討澤潞宣諭河朔三鎮時所作

鄭州獻從叔舍人襄會昌二年出守絳州移鄭州者正當劉稹叛亂時啓
皆以多病事煩乞移他郡而詩言好道意其養疾攝生習導
引之術歟稱舍人者唐人重內輕外投贈外官每書其京銜

蓬島烟霞閬苑鐘三官箋奏附金龍後漢書劉焉傳張魯祖父陵順帝時
受其道者輒出米五斗故謂之米賊注曰張角為五斗米道使人為鬼吏主為病者請
禱之法書病人姓名說罪之意作三通具一上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
水謂之三官手書黃庭經傳得可授告三官注曰天地水也金龍玉簡道
書屢見如黃籙簡文經投金龍一枚丹書玉札以關靈山五帝昇度之信

仙曹洞仙傳茅濛字初成東卿司命君盈之高祖也入華山修道昇天其邑歌謠
曰神仙得者茅初成繼世而往在我盈集仙傳大茅君盈南至句曲之山天
皇大帝拜盈為東岳上

許掾全家道氣濃晉書許邁一名映句容人也徧遊
卿司命真君太元真人

莫測所終皆謂羽化矣上清源統經目註序許邁之第五弟謚真位為上清佐卿謚之
第三子玉斧長名翹字道翔郡舉上計掾不赴後為上清仙公按穆即謚也道書玉斧
稱許掾玉斧子黃民黃民子豫之皆得仙真語言登升者三人先生邁長史謚掾玉斧
也度世者五人玉斧兄虎牙玉斧子黃民黃民長子榮黃民二女道青瓊輝也又玉斧

之姑適黃家曰黃娥

本名娥皇亦得度世

用黃麻紙通鑑注唐故事中書用黃白二麻為綸命輕重之別其後翰林學士專掌內命中書用黃麻其白皆在翰林院拜授將相德音赦宥則用之

用紫泥封

日華陽洞許上經樓第幾重

號華陽隱居始從東陽孫遊岳受符圖經法備歷名山尋訪仙藥承元初更築三層樓宏景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惟一家僮得侍其旁

懷求古翁

何時粉署仙

猶傳箭

江湖莫繫

...

舟時方需才未欲收棋子醉

人之言非有實也乃俞之然則遠固素好奕而後又曾刺杭矣北夢

謝眺真堪憶多才不展前

之謂珪曰士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管書載記魯徽謂趙染

和韋潘前輩七月十二日夜泊池州城下先寄上李使君

志池州屬江南西道本隋宣城郡之秋浦縣徐曰杜樊川有處州李使君墓

卒於宣城客舍蓋時方移處州而遷卒也穆更有牧之祭李文可証李之刺

篇劉韋二前輩不書其名舊本列此章於永樂諸詩中疑即韋前輩而潘字

或以李之刺

池酌編此

桂含爽氣三秋首

帝王世紀堯時

生一葉望後日落

一葉月小盡則一

...

...

...

...

...

三
葉厭而正是澄江如練處謝朓晚登三山詩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元暉應喜見詩人爾齊書謝

朓字元暉為中書郎出為宣城太守

啓曰筆趣與人日即事相

和劉評事永樂閒居見寄舊書志河東道

白社幽閒君暫居晉書董京字威輦初與隴西計吏俱至洛陽被髮青雲器

業我全疎顏延之五君詠看封一作諫草歸鸞掖向賁衡門待

鶴書文選北山移文崔書赴隴注云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曰鶴頭書與偃波書俱

名八座奏可出付典名書其蓮鴛碧峯關路近華山記山頂有池池中生千葉

謂太華峯頭五井蓮也御覽云華山三峯蓮花毛荷翻翠蓋一作水堂虛

九歌築室兮水中葺之自探典籍忘名利欵枕時驚落蠹魚爾雅蟬白魚

今荷蓋又水周兮堂下羽陵此義山未移居永樂時作

戲題贈稷山驛吏王全晉注全為驛吏五十六年人稱有道術往來多

亦左氏傳所謂晉侯治兵於稷元和郡縣志絳州屬稷山因縣南稷山為名

絳臺驛吏老風塵說苑晉靈公造九層之臺元和郡縣志晉靈公臺在絳州西北

於絳臺兮注曰國語晉平公作九層之臺身酒成仙幾十春過客不勞詢甲子惟書亥字與

時人左傳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使之年曰臣生之歲正月

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

登霍山驛樓元和郡縣志晉州平陽郡霍邑縣霍山一名太岳禹貢曰壺口

北鎮霍山祠按似皆太原往來之作

廟列前峯迴水經注河東霍太山有嶽廟甚靈樓開四望窮嶺巖嵐色外

爾雅巖巖注曰有齧毒者疏曰春秋食郊牛角者也博物志鼠鼠小者或謂之耳鼠至齧毒食人及鳥獸皆不痛今之甘口鼠也陂雁夕陽中弱

柳千條露衰荷一向戎籤近本風何日弱柳衰荷以興劉楨之易取稷壺關

有狂孽

漢書志上黨郡有壺口關天井關壺關縣有羊腸阪寰宇記漢壺關縣以山形似壺於此置關潞府所理城是也狂孽謂劉稹速繼老生

功

舊書紀唐武牙郎將宋老生屯霍邑以拒義師會霖雨積旬魏運不給有白衣老父詣軍門曰余為霍山神使謁唐皇帝曰八月兩止路出霍邑東南吾當濟師八月辛巳高祖引師趨霍邑斬老生稜瘠用此事應轉首句廟字謂宜神佑破賊也非謂諸將當繼此功

幽居冬暮

言鍛翽不郊園寂寞時曉雞驚樹雪寒鷺守冰池何昌三

羽翼摧殘日

能高飛郊園寂寞時曉雞驚樹雪寒鷺守冰池何昌三

與急景倏

一作忽又云暮鮑照舞鶴賦窮陰殺節急景凋年頽年寢已衰陸機應詔恨頽年之方侵如

何匡國分不與夙心期

潘曰此母喪中作郊園當是京郊之園即所云移家關中者必在四年春移家永樂之前也下半年歎年漸衰而志不遂又曰以下行跡詩篇每於事情不類無可細訂年譜中標明之矣

行次昭應縣道上送戶部李郎中充昭義攻討

新豐萬年道會昌縣七載改為昭應治溫泉宮之西北使治潞州領澤州洛陽五州昭義義本和衛六州軍

田承嗣盜取所移領者潞澤邢洛磁五州藩鎮傳會昌三年劉稹拒命詔發

徐許滑孟魏鎮幽并八鎮之師四面進討俱詳文集啓序注中不備引李郎中李丕也藩鎮傳丕善長短術從諫署大將稹拒命軍中忌其才不懼遂自歸擢忻州刺史遷汾晉二州刺史大中時節度振武鄜坊會昌一品集有授丕晉州刺史充冀氏行營攻討副使制又有代丕與郭誼書云今蒙改授晉州充石尚書副使蓋石雄代李彥佐為行營攻討而丕副之也凡用將出使

將軍大旆掃狂童

通鑑李德裕曰詔選名賢贊武功會昌一品集授丕汾州制云昔在爾祖志

合雜舌過新豐

漢官儀尚書郎奏事於明光殿省中皆胡粉塗壁畫古賢人烈士

鳥覆危巢豈待風

詩子室翹翹風雨所漂搖箋曰巢之危以所託枝條弱也周禮哲族氏掌

早勒庸燕石上

周禮司勳王功曰勳民功曰庸後漢書竇憲大破北

之巢

單于於稽落山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令班固作銘

玉谷寺羊王

卷一

記太上皇徙長安居深宮不樂高祖乃

作新豐移諸故人實之太上皇乃悅

將軍魚遊於沸鼎之中

後漢書劉陶傳此猶

將軍虎牙將軍始此而三年田順有罪自殺故通典只敘後漢光武以蓋延為

將軍虎牙將軍始此而三年田順有罪自殺故通典只敘後漢光武以蓋延為

將軍虎牙將軍始此而三年田順有罪自殺故通典只敘後漢光武以蓋延為

將軍虎牙將軍始此而三年田順有罪自殺故通典只敘後漢光武以蓋延為

將軍虎牙將軍始此而三年田順有罪自殺故通典只敘後漢光武以蓋延為

將軍虎牙將軍始此而三年田順有罪自殺故通典只敘後漢光武以蓋延為

將軍虎牙將軍始此而三年田順有罪自殺故通典只敘後漢光武以蓋延為

將軍虎牙將軍始此而三年田順有罪自殺故通典只敘後漢光武以蓋延為

將軍虎牙將軍始此而三年田順有罪自殺故通典只敘後漢光武以蓋延為

將軍虎牙將軍始此而三年田順有罪自殺故通典只敘後漢光武以蓋延為

將軍虎牙將軍始此而三年田順有罪自殺故通典只敘後漢光武以蓋延為

將軍虎牙將軍始此而三年田順有罪自殺故通典只敘後漢光武以蓋延為

將軍虎牙將軍始此而三年田順有罪自殺故通典只敘後漢光武以蓋延為

將軍虎牙將軍始此而三年田順有罪自殺故通典只敘後漢光武以蓋延為

將軍虎牙將軍始此而三年田順有罪自殺故通典只敘後漢光武以蓋延為

將軍虎牙將軍始此而三年田順有罪自殺故通典只敘後漢光武以蓋延為

將軍虎牙將軍始此而三年田順有罪自殺故通典只敘後漢光武以蓋延為

將軍虎牙將軍始此而三年田順有罪自殺故通典只敘後漢光武以蓋延為

將軍虎牙將軍始此而三年田順有罪自殺故通典只敘後漢光武以蓋延為

將軍虎牙將軍始此而三年田順有罪自殺故通典只敘後漢光武以蓋延為

將軍虎牙將軍始此而三年田順有罪自殺故通典只敘後漢光武以蓋延為

將軍虎牙將軍始此而三年田順有罪自殺故通典只敘後漢光武以蓋延為

將軍虎牙將軍始此而三年田順有罪自殺故通典只敘後漢光武以蓋延為

將軍虎牙將軍始此而三年田順有罪自殺故通典只敘後漢光武以蓋延為

將軍虎牙將軍始此而三年田順有罪自殺故通典只敘後漢光武以蓋延為

將軍虎牙將軍始此而三年田順有罪自殺故通典只敘後漢光武以蓋延為

將軍虎牙將軍始此而三年田順有罪自殺故通典只敘後漢光武以蓋延為

將軍虎牙將軍始此而三年田順有罪自殺故通典只敘後漢光武以蓋延為

將軍虎牙將軍始此而三年田順有罪自殺故通典只敘後漢光武以蓋延為

將軍虎牙將軍始此而三年田順有罪自殺故通典只敘後漢光武以蓋延為

光綸紆漢庭中

禮記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綸

大南平後移家到永樂縣居書懷十韻寄劉韋二前輩公

嘗於此縣寄居

大南見送李千牛舊書紀會昌四年正月朔河東都將楊弁逐節度使李石據軍府應劉稹監軍李義忠收復太原生擒弁盡斬其亂軍二月以首絳觀察崔元式充河東節度觀察使按云前輩二公固以先進待之也餘詳和章潘前輩

驅馬遶河干

水樂原唐北都故得用之全意似謂移家而來曉行抵此故疑作曉若作照而用露寒觀義既不合句亦不安也程曰露寒泛泛寫景不用宮觀名

在

晉書陶潛嘗著五柳先生傳曰宅邊有五柳因以為號焉况復從戎籤

分挂冠

後漢書班超常為官備書以供養管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西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投筆從戎遂為入幕常語

憂懸磬之

左傳室如懸磬國語室如懸磬後漢書陳龜傳注引左傳亦作憂懸磬之聲言如磬之懸下無所有愚意磬聲古當通用非蓋字之義

孟安

漢書東方朔傳連四海之外以為帶安於覆孟動猶運之掌

舟沉豈暇看

通典河陽縣古孟津謂之陶河渚魏杜畿試何益林宗以此異之

料虎頭編虎鬚

後漢書太原閔仲叔世稱節士客居安邑老病家貧幾不免虎口哉移疾就猪肝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

勅吏常給仲叔乃歎曰

閔仲叔

少年之意

取不逢誰懼夏畦難逸志忘鴻鵠安知鴻鵠之志哉

持一杯酒坐想

田已有懷皆苦無句不妍

公歡

史記叔孫通傳通曰我幾不脫於虎口

持一杯酒坐想

浩曰義山雁母憂而澤潞賊氛逼近懷孟故急至故鄉改葬其姊與姪女詳年譜及太原楊弁平後始安居承樂其云依然五柳又云昔去今來則其前必已居之辨詳

年譜當太和六年義山必曾至令狐楚太原幕但實蹟無徵耳破甑古人每以喻龍官合之脫身句以此時為李石幕官而遭亂遽罷也程氏謂王茂元兵敗身死義山始離其戎幕徐氏謂太原當有王茂元宅皆謬甚也余閱續西陽雜俎與北夢瑣言

所載三枝槐口相國李石河中承樂有宅庭槐一本抽三枝直過堂前屋脊一枝不及相國同堂昆弟三人曰石曰程皆登宰職惟福歷七鎮使

相而已然則李石家居承樂而義山下居未曉因依何人也世說鄧竟陵免官後曰不能不恨於破甑

和馬郎中移白菊見示

陶詩只採黃金實

陶潛詩采菊東籬下又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本草九月採花十一月採實玉函方士喬變白增年方甘菊三月採名玉

英六月採名容成九月採名金精十二月採名長生郭曲新傳白雪英

朱玉對楚王問客有歌於郢中者其為陽春白雪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瑟解餐素色不同離下發繁花疑白月中生

梁簡文帝采菊篇月精應草散秋株杯小摘開雲母

春秋運斗樞星散為雲母淮南子雲母來水帶露旋全非移綴水精

山海經室水玉司馬相如上林賦水玉磊阿郭璞曰水玉水精也偏稱合香五字客

郭頌魏晉世語司馬景王命王曰不當爾耶誰所定也松曰鍾會王曰如此可大用餘見送李郎中從茲得地

始芳榮鍾會菊花賦寄和水部馬郎中題興德驛時昭義已平

舊書紀會昌四年七月降八月傳首京師九月詔等皆伏誅隋書志京兆郡華陰縣有興德宮元和郡縣志同州馮翊縣南二十二里義旗將趣京師次子忠武園因置亭子名興德宮按忠武園新書志作志武里同州與華陰縣接近而隋與唐則異也未聯則指華陰時馬郎中自承樂入朝詩語顯然

仙郎倦去心

百帖郎官曰星鄭驛暫登臨屢見水色瀟湘潤水經湘水北

水從東來流注之注曰瀟者水清深也湘中記曰湘川清照五六丈下見底石如榜瀟矣五色鮮明白沙如霜雪赤崖若朝霞是納瀟湘之名矣按注則謂湘水至此兼名瀟湘非又有瀟水也圖經言湘水至零陵

北而營水會之二水合流謂之瀟湘沙程朔漠深文選雪賦朔漠飛鳥

時往復漢書司馬相如傳浮文鶴注鷗鳥恣浮沉更想逢歸馬悠悠獄

樹陰書歸馬于華山之陽喜聞太原同院崔侍御臺拜兼寄在臺三二同年之什徐曰

侍御為寄祿官臺拜則即真矣故聞而喜之也按舊人以太原為王茂元者誤此太原稱地不稱郡望也太原同院若謂太和六年令狐公尹太原義山

當至其幕於事無徵且詩意不符頗疑此時曾在李石太原幕故曰同院但與母喪時甚相近參考不細合味其意致必閒居永樂時也又按李石先在

令狐楚河東幕必與義山夙契當有往來之跡惜無可明考鵬魚何事遇屯同雲水升沉一會中

似與崔同遭險難而俄判升沉也劉放未歸雞

樹老魏志劉放涿郡人說漁陽王松附太祖以放參司空軍事歷主簿記室文帝時為祕書監加給事中遂掌機密明帝尤見寵任放善為書檄詔命招喻多放所

巨谷巨寺羊主

為世語曰放與孫資久典機任夏侯獻曹華心不平殿中有雞棲
 樹二人相謂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急就篇注皂莢樹一名雞栖
 空漢書梁孝王傳招延四方豪傑自山東游士莫不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鄒
 陽傳梁事敗陽求方畧解罪於上者行月餘還過王先生發寤於心辭去不過梁徑
 至長安餘見送李千牛
 二句謂其出幕至京
 寂寥我對先生柳篇見上
 赫奕君乘御史驄後漢
 典拜侍御史常乘驄馬京師畏憚
 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聽馬御史
 若向南臺見鶯友通典御史臺梁及後魏北
 矣求其
 友聲
 為傳垂翅度春風後漢書馮異傳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泐
 何曰此章
 極似夢得

寄令狐郎中

新書傳綸擢右司郎中綬舊書失書郎中綸于高傳綸
 於會昌二年任戶部員外郎則為郎中必在三四四年

嵩雲秦樹久離居

謂舊在河南京師之蹟

雙鯉迢迢一紙書

見贈任秀才

休問梁園舊

賓客茂陵秋雨病相如

史記司馬相如稱病閑居不慕官爵為孝文園令既病
 免家居茂陵餘見趙協律魏曰以楊得意望令狐楊

曰其詞甚悲
 意在修好

靈仙閣晚眺寄鄆州章評事

舊書志鄆州東平郡屬河南道按靈仙閣
 在永樂縣見太平廣記木怪類所引傳奇

開成中江叟事也章評事曾居
 永樂而已出赴鄆幕詩意自明

愚公方住谷

說苑齊桓公出獵入山谷之中問一老公曰是為何谷對曰為愚公
 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鄰聞之以
 臣為愚故名此谷為愚公谷義山自謂

樽俎間

晏子春秋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間
 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

華蓮開菡萏

見荆玉刻屏顏見

爽氣臨周道

風光出

一作非

漢關

想其所經道途是遠眺非關

從蟻泛

釋名酒有汎齊浮蟻在上汎
 汎然曹植酒賦素蟻浮萍

高閣已苔斑

想就安車召

使束帛加璧安車

以寧期負矢

一作還

漢書司馬相如傳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
 蒲裹輪駕駟迎申公

驅蜀人以為龍言

已赴

潘遊全璧散

晉書夏侯湛傳湛美容觀與潘岳友
 善行止同輿接茵京都謂之連璧

郭

去牛舟閑

見哭蕭

定笑幽人跡

鴻軒不可攀

顏延之五君詠交呂既鴻軒攀
 嵇亦鳳舉魏曰幽人自謂鴻軒

章謂

明神

明神司過豈令寃暗室由來有禍門左傳閔子馬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

莫為無人欺一物他時須一作慮石能言左傳石言於晉魏榆師

浩曰昭義平後李訓兄仲京郭行餘子台王涯姪孫羽韓約男茂章茂實王璠子渥賈餗子庠凡七歸從諫為其撫養者皆斬詳舊書紀與通鑑其餘多所誅戮當時諸臣大有議其寃濫者此故特傷之言已逃居暗室豈知禍復有門盡舉而殲之也覆巢遺種無人護持原同一物之可欺然安知其寃橫所結不憑物而為厲哉用事皆切晉地舊解謂甘露之變非也

過姚孝子盧偶書徐曰邵氏聞見錄唐永樂縣姚孝子庄孝子名栖筠貞元中當戍邊栖筠之父語其兄曰兄嗣未立弟已有子

請代兄行遂戰沒時栖筠方三歲其後母再嫁鞠於伯母伯母死栖筠葬之又招魂葬其父盧於墓側終身哀慕不衰縣令刻石表之河東尹渾瑊上其事詔加優賜旌表其閭名其鄉曰孝悌社曰節義里曰欽愛姚孝子必即其人次聯指盧墓事三聯哀慕不衰七句旌表里閭也稜邵氏聞見錄謂栖筠而下至宋政和中義居二十餘世專以一人守墳墓世推尊長公平者主家政三百餘年無異爨者澗水燕談錄筠作雲宋史孝義姚宗明傳亦作雲云經唐末五代兵戈亂離而子孫保守墳墓骨肉不相離散求之天下未或有焉

拱木臨周道左傳爾墓荒廬積古苔魚因感姜出後漢書列女傳廣漢姜詩妻龐氏事母至孝妻

奉順尤篤毋好飲江水去舍六七里妻嘗泝流而汲其子後因遠汲溺死妻恐妨良傷託以行學不在姑嗜魚鮓又不能獨食夫婦嘗力作供餉呼隣母共之舍側忽有湧泉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魚常以供二母之膳永平三年察孝廉顯宗詔曰大孝入朝凡諸舉者一聽平之由是皆拜郎中 鶴為弔陶來御覽

聖朝敦爾類見哭蕭非獨路人哀

浩曰義山喪母未久故觸緒成篇

四年冬以退居蒲之永樂湯然有農夫望歲之志遂作憶雪

又作殘雪詩各一百言以寄情於遊舊舊書志武德初置蒲州開元中改河中府

憶雪

愛景人方樂左傳趙衰冬日之日同雲候稍愆詩上天同雲徒聞周雅什

即上小雅謝靈運雪願賦一作胡風篇詩北風其涼雨雪其雱雪賦歌北風於衛賦詠南山於周雅

非此欲俟千箱慶詩乃求于斯倉須資六出妍詩外傳凡草木花詠畱

所用

三

七

飛絮後見歌倡同落梅前樂錄漢橫吹曲梅花落本笛中曲也梁簡文帝雪朝詩落梅飛四注庭樹思瓊蕊

尺日左傳平地尺為大雪雪賦盈尺則呈瑞於豐年豐待兩岐年詩傳豐年之冬必有積雪後漢書張

百姓歌曰桑無預約延枚酒雪賦微霰零密雪下王乃置虛乘訪戴船語

附枝麥穗兩岐王子猷居山陰大雪夜開室命酌四望皎然因詠招隱詩忽憶戴安道在剡乘興棹

舟訪之經宿方至既造門而返或問之對曰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戴安道

書孤志業宋齊語孫康家披覽阻神仙晉書王恭傳恭披覽筆裘涉雪而行

幾向霜階步頻將月幌寒玉京應已足白屋但顯然家語孔子曰周

日見百七十人注曰白屋草舍

殘雪

旭日開晴色寒空失素塵何遜詠雪若逐微遠牆全剝粉傍井漸消

銀拆用粉刻獸摧鹽虎左傳王使周公闕來聘享有昌歌曰黑形鹽辭曰國君

山倒玉人晉書裴楷傳楷字叔則風神高邁容儀俊爽時人謂之珠還猶照魏

後漢書循吏傳子晉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通商貨雜先時宰守貪穢珠遂漸徙於交趾郡界嘗到官去珠復還餘見詠史壁碎尚聞

秦吏記商相如秦壁西入秦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

矣落日驚侵晝餘光快惜春簾冰滴管真地記太湖小山洞庭穴中有

山液而成空中相屋瓦鏤魚鱗楚辭魚鱗屋兮龍堂質信賦嶺霽風光垢

通如鸞翎管狀述異記松有兩鬣三鬣七鬣者言如馬鬣擁林愁拂一作盡

松暄翠粒新形也言粒者非矣本草鬣經粒讀為鬣著砌恐行頻焦寢忻無患高士傳焦先野火燒廬因露寢遭大

雪先袒卧不移人以爲死視之仍生梁園去有

因屢見此謂莫能知帝力空此荷平均言退居者惟此

寒食行次冷泉馬食禁火三日前明統志冷泉在汾州府孝義縣西南二

十里炎夏清冷本朝王阮亭秦蜀驛程後記抵介休縣過冷泉關關為太原

平陽要害又抵靈石縣新書志汾州孝義縣有懸泉山頗疑音近即後稱

冷泉

者

三谷七寺羊主

卷一

歸途仍近節旅宿倍思家獨夜三更月空庭一樹花介山當驛秀

史記晉文公反國介子推自隱至死不復見於是文公環縣上山中而介子推之

封之以爲介推田號曰介山新書志汾州介休縣有雀鼠谷有介山

斗周禮職方氏河內曰冀州其浸汾潞水經注汾水出太原汾陽縣北管涔山又南

余過冠晉津汾津名也在介休之西南俗謂之雀鼠谷數十里間道隘水左右悉結偏

梁閣道壘石就路俗謂之魯般橋蓋通古之津隘

北史周武帝大舉東討大將軍宇文盛守汾水關

新序文公求子推不得以謂焚其山宜出遂不出而焚死鄴中記并州之俗冬至後一

百五日爲介子推斷火冷食三日作乾粥今之糗是也按後漢書周舉傳并州舊俗以

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注曰龍尾木位春見東方心爲大火忌火之盛故謂之禁火俗

傳云子推以此日被焚而禁火然傳文云每冬中氣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舉以盛冬去

火錢損民命非賢者意作書置子推廟宣示愚民風俗頗革豈是後

乃改於清明前耶琴操云文公令民五月五日不得發火尤異辭矣

田曰禁地悄然能使歡人生悲浩曰首云歸

家歸永樂也時方閑居故感子推隱死之事

許事翁寄賜粥走筆爲答

許事翁似爲獨許事章則

赴鄆矣題一作寒食詩謀

粥香錫白杏花天

玉燭寶典寒食節今人悉爲大

麥粥研杏仁爲餅引饒沃之

寄來春已老鳳樓迢遞憶鞦韆

見無題

省對流鶯坐綺筵今日

縣中惱飲席

晚醉題詩贈物華罷吟還醉忘歸家若無江氏五色筆

見杜

河陽一縣花

顏信賦若非金谷滿園樹卽是河陽一縣花百帖

徐曰飲席似妓席與牧之忽發狂言同

一豪致

潘曰玩歸家字則宜永樂縣也

花下醉

尋芳不覺醉流霞

揚雄甘泉賦喻青雲之流瑕分漢書注曰瑕日旁赤氣也文選

注善曰相如大人賦呼吸沆瀣餐朝霞與瑕古字通此則謂

永樂縣所居一草一木無非自栽今春悉已芳茂因書卽事

一章

五言古詩

卷一

全

酒互詳

更燒高燭照紅

糖從此脫出

亦復最無聊

手種悲陳事心期玩物華柳飛彭澤雪晉書陶潛為彭澤令餘見移家永樂桃散武陵

霞陶潛桃花源記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緣溪行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只嫩棲

鸞葉後漢書仇覽傳枳棘非鸞鳳所棲桐香待鳳花詩鳳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

藤榮弱蔓綬形如藤袍草展新芽古詩青袍似春草學植功雖倍左傳閔子馬曰

瓜更記蕭何國世家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春推下

似無碍

瓜後謂之東陵瓜錢曰實數六句又以瓜字落韻律法犯矣按列敘一草一木結從今

自喜

自喜蝸牛舍古今注蝸牛陵螺也野人結園舍如其殼故曰蝸牛之舍魏志注案

藥綻香苞謝眺詩紅藥當階翻虎過遙知穿魚來且佐庖慢行成酩酊酩酊見山

之有角者俗或呼為黃犢先等作魏畧云焦先及楊柿並作瓜牛廬止其中以爲瓜當作蝸牛螺

樂營鄰壁有松鄰壁暗用畢卓阮籍事詩

置酒鄰壁有松後詠懷寄秘閣餘見潭州

春宵自遣

地勝遺塵事身閑念歲華晚晴風過竹深夜月當花石亂知泉咽

苔荒任逕斜陶然恃琴酒忘却在山家

浩曰念歲華是不能忘也陶然忘却聊自遣耳

題道靖院在中條山故王顏中丞所置魏州刺史捨

官居此今寫真存焉宣室志永樂縣道淨院居蒲中之勝境文宗時

雷首山樓中條即雷首山兼跨數邑之境永樂舊隸魏州志曰英華有權德

輿中嶽宗元先生吳尊師集序云太原王顏常悅先生之風自先生化去三

歲顏爲御史中丞類斯遺文上獻即此人也顏固好道矣極宜室志鄧太元

鍊藥雷野院內蒲人侯道華在院爲供給者性好子史常不釋卷一覽必誦

之於口曰天上無愚情仙人一旦不見惟脫雙履衣挂松上雷傳一

首方驗竊太元藥仙去時大中五年五月也此詩在前偶附志之

紫府丹成化鶴羣

抱朴子項曼都言到天上先過紫府金牀玉几見曼餘詳後神仙傳蘇仙公就升雲而去後化白雀止郡城東北樓又丁

青松手植變龍文

後拾遺記秦始皇起雲明臺窮四方之珍木有東得節皮如龍鱗盤根榦枝四時青青以龍狀松習見語也抱朴子松三千歲皮中

別有仙家日

後漢書方術傳費長房為市吏有賣藥老翁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後神仙傳凡召軍符召鬼神治病玉府符皆出自壺公

士一

後漢書宣秉傳拜御史中

徒望朝嵐與夕曛

後漢書宣秉傳拜御史中

憐君孤秀植庭中

後漢書宣秉傳拜御史中

細葉輕陰滿座風

後漢書宣秉傳拜御史中

桃李盛時雖寂寞

後漢書宣秉傳拜御史中

雪霜多後

後漢書宣秉傳拜御史中

題小松

後漢書宣秉傳拜御史中

始青葱

後漢書宣秉傳拜御史中

一年幾變

後漢書宣秉傳拜御史中

枯榮事

後漢書宣秉傳拜御史中

百尺方資柱石

後漢書宣秉傳拜御史中

功

後漢書宣秉傳拜御史中

為謝西園車馬客

後漢書宣秉傳拜御史中

定悲搖落盡成空

後漢書宣秉傳拜御史中

池芙蓉秋蘭俱不耐

後漢書宣秉傳拜御史中

故云然

後漢書宣秉傳拜御史中

以比朝貴荷日殊覺疎薄

後漢書宣秉傳拜御史中

不似義山手筆浩曰願如何

後漢書宣秉傳拜御史中

評而首句與前題無非

後漢書宣秉傳拜御史中

自裁合故從原編列之

後漢書宣秉傳拜御史中

七夕偶題

後漢書宣秉傳拜御史中

寶婺搖珠珮

後漢書宣秉傳拜御史中

更記天官畫牽牛為犧牲

後漢書宣秉傳拜御史中

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將左右左右將

後漢書宣秉傳拜御史中

發字荆州云織女一名天女天子女也

後漢書宣秉傳拜御史中

常娥照玉輪

後漢書宣秉傳拜御史中

遠為之照輪珮輪皆謂

後漢書宣秉傳拜御史中

織女蓋催靈歸天上

後漢書宣秉傳拜御史中

靈歸天上

後漢書宣秉傳拜御史中

記桂陽成武丁有仙道謂其弟曰

後漢書宣秉傳拜御史中

七日織女當渡河弟問

後漢書宣秉傳拜御史中

曰何事渡河答曰暫詣牽牛

後漢書宣秉傳拜御史中

世人至今云織女嫁牽牛也

後漢書宣秉傳拜御史中

御覽引大象列星圖曰古歌

後漢書宣秉傳拜御史中

黃姑織女時相見黃姑即河鼓

後漢書宣秉傳拜御史中

也為吳音訛而然後爾雅本

後漢書宣秉傳拜御史中

作河晉人七日夜歌靈匹怨離處

後漢書宣秉傳拜御史中

巧遺世間人

後漢書宣秉傳拜御史中

或以金銀鑰石為鍼陳瓜果於

後漢書宣秉傳拜御史中

中庭以乞巧有喜子

後漢書宣秉傳拜御史中

花果香千戶笙竽溢

後漢書宣秉傳拜御史中

溢一作

後漢書宣秉傳拜御史中

四鄰明朝曬犢鼻方信

後漢書宣秉傳拜御史中

網於瓜上以為符應

後漢書宣秉傳拜御史中

三才生言言

卷一

七

七

阮郎一作符林七賢論阮咸籍兄子也諸阮俱善居室惟籍一巷尚道業好酒

標大布積鼻禪於庭中日未能免俗聊復共爾

借曰極平實却有寓意蓋借言婚於王氏也一二謂作合者即戊辰會靜中西山南

真之意三四謂成婚得佳耦五六即事七八則自訴清貧與王氏之富於財者異也

祭外舅文中有多數語可互參

秋日晚思

桐槿日零落雨餘方寂寥枕寒莊蝶去莊子昔者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

窗冷扇螢銷晉書車胤字武子博學多通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照書取適琴將酒忘

名牧與樵平生有遊舊一在烟霄

菊

暗暗澹澹紫融融冶冶黃陶令籬邊色見移羅舍宅裏香晉書文苑

幾時禁重露實是怯斜一作陽無人潤澤深憂遲暮願泛通金

鳥西京雜記九月九日飲菊花酒令人長壽御覽晉咸康起居注詔送遼東使鸚

者可受一升殼內光瑩如雲母裝為酒盃奇而可玩梁簡文帝詩車渠屢酌鸚鵡驟傾道源曰金鸚鵡或範金為之也升君白玉堂

活曰三四是罷官

家居結望入朝

漢宮詞徐曰積砂唐詩作杜

青雀西飛竟未迴山海經西山經玉山西王母所居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

蓬髮戴勝是司天之厲及五殘又曰崑崙之邱有人名西王母

海內北經西王母梯几而戴勝杖三青鳥已見聖女祠又見西山經三危之山又見海

內北經注皆云為王母取食漢武故事七月七日上於承華殿齋忽青鳥從西來東方

朔曰西王母欲來有頃王母至君王長在集靈臺武帝宮觀名在華陰縣界按唐亦有集靈臺

即華清宮長生殿側見舊書紀此則用侍臣最有相如渴屢不賜金莖露

漢事程曰以武宗築望仙臺比事屬辭

一不三輔黃圖建章宮有神明臺武帝造祭仙人處上有承露臺有銅仙人舒掌捧

承露盤

臺皆言有承露盤

田曰深婉不露方是諷諫體浩曰武宗

朝義山閑居時多借以自慨非諷諫也

三第上言言

三第上言言

所居

窗下尋書細溪邊坐石平水風醒酒病霜日曝衣輕雞黍隨人設

蒲魚得地生周禮青州充州其利蒲魚前賢無不一一作不無謂容易即遺名曹植七啓君子不遜俗而

名遺

奉同諸公題河中任中丞新創河亭四韻之作會昌一品集有河東畱後任

即此人也

萬里誰能訪十洲千洲記祖洲瀛洲洲炎洲長洲元洲流洲生洲鳳麟洲聚窟洲新亭雲構壓中流河

蛟一作縱玩難爲室宋書海賦蛟人之室郭璞江賦鮫人構館於懸流海蜃

遙驚恥化樓史記天官書海旁蜃氣象樓臺范晔文對淋夜語不過蛟室左右

名山窮遠目東西大道銀輕舟徐曰東岸河東縣西岸河西縣唐六典造舟爲梁河三洛一蒲津浮梁河之一也獨

畱巧思傳千古長與蒲津作勝遊史記秦本紀昭襄王五十年初作河橋正義曰今蒲津橋也新書志河中府河西縣

拜關名蒲阪開元十二年鑄八牛牛有入策之牛下有山皆鐵也夾岸以維浮梁伺日只可施之新砌核撥泛題不得所以允佳

無愁果有愁曲北齊歌采曰曲名緣起未詳按當是義山自撰之曲取倚絃而歌別采新聲爲無愁曲自彈切琵琶而唱之音韻窈窕極於哀思曲終樂闕莫不隕涕樂往哀來竟以亡國

東有青龍西白虎史記天官書東宮蒼龍西宮參爲白虎張衡靈憲蒼龍連蜷於左白虎猛據於右中含福星包世

度史記天官書察日月之行以揆歲星順逆索隱曰物理論云歲行一玉壺渭水

笑清潭鑿天不到牽牛處三輔黃圖渭水貫都象天漢橫橋南渡以法牽牛

宣帝受東魏禪都鄴而晉陽往來臨幸鄴在東晉陽在西故首句云然兼取漢世蒼龍

關白虎觀之名矣次句統舉所有封域宇文周氏承西魏爲帝都長安故三四用渭水

天河謂笑其一壺之水不其潏潏一作馬騏驎騏驎同雲天馬騏驎同馬騏驎騏驎同

足顧忌開疆所不到也騏驎騏驎同騏驎騏驎同騏驎騏驎同騏驎騏驎同

子亦云騏驎耳後漢書秦彭鳳騏驎之瑞又李業傳注引孔子曰刳胎殺夭則

騏驎不至南史梁武帝紀鑿井得玉鏤騏驎諸史中騏驎字甚多蓋唐以前騏驎騏驎

轉接互用不足疑也乃注國策及杜詩者頗疑之故詳述焉漢書禮樂志馬生渥洼水中又獲宛馬作天馬歌五詳茂陵牛山撼碎珊瑚聲

牛山撼碎珊瑚聲

牛山撼碎珊瑚聲

牛山撼碎珊瑚聲

牛山撼碎珊瑚聲

牛山撼碎珊瑚聲

牛山撼碎珊瑚聲

列子齊景公遊於牛山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若何滴滴去此國秋娥點

而死于地志牛山在臨淄縣晉書石崇以鐵如意擊碎王愷珊瑚樹

滴不成淚十二玉樓無故釘十一玉樓詩九成宮北史齊紀文宣營三臺於

踏雲二句指周師之至後主走青州故用牛山也周武帝平鄴詔偽齊東山南

國及三臺並毀撤諸物入用者盡賜百姓晉陽十二院當亦毀矣故曰無故釘

唾月拋千里一番紅桐一行死按詩義疏有青桐白桐赤桐朱桐陳蕭桐譜類

孫之義紅桐言貴也白楊別屋鬼迷人古詩驅車上東門遙望北郭空

記如蠶紙書斷魯秋胡玩蠶作蠶書校墨敷云秋胡妻作梁虞賦論書表子敬門生

淑妃及韓長鸞等皆為所獲時齊之太后諸王同送長安至建德七年數十人無少長

皆賜死神武子孫存者一二而已至大象末收葬於長安北原洪濱川此故言其人已

死惟有暗日暮向一作風牽短絲接上白楊謂血凝血散今誰是

記其事者非風牽短絲接上白楊謂血凝血散今誰是

室又頗得士大夫之心故猶有默傷之者

喜雪

朔雪自龍沙後漢書班超傳贊坦步慈雪咫尺龍沙注曰慈嶺雪山白龍

勢可嘉有田皆種玉水經注無終山有陽翁伯玉田搜神記曰雍伯雍陽人父

人就飲與石一斗令種之玉生其田北平徐氏有女雍伯求之要以白璧一雙伯至玉

田求得五雙徐氏妻之遂即家焉陽氏譜敘言翁伯是周景王之孫食采陽樂因而氏

焉陽公受玉田之賜今猶謂之玉田陽穀也

無樹不開花劉庭琦瑞雪篇何處田中

班扇慵一作裁素齊班婕妤怨歌行新製曹衣詭比麻詩曹風麻鷺歸逸少

宅晉書王羲之傳字逸少法書要錄梁虞祿論書表曰羲之性好鷺山陰雲壤村有一

府君若能自屈書道德經各兩章便令羣鷺滿令威家搜神後記丁令威本遼東

以奉養之便住半日為寫畢籠蓋而歸

表柱有少年欲射之乃飛徘徊空中言

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歸

安門無有路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戶見安僵卧問何不出曰大雪人皆餓不宜于人

今以為賢舉孝廉後南先賢行狀胡定字元安潁川人在喪雉兔遊其庭雪覆其室縣

三谷三寺羊王

令遣戶曹孫排問定定已絕殺妻子皆依稀履跡斜史記滑稽傳東郭先生久卧在床令遣以乾糶就遺之定乃受半疑遊麪市東晉餅賦重羅之麪塵飛雪白馬似困鹽車戰國策驥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服鹽車而若流風之迴雪姑山客漫誇莊子藐姑射之山有神人餘見移白菊粉署闌全隔見行次霜臺路漸一作賒通典御史臺此謂闌中唱和傾賀酒相望在京華潘曰略有寄意四五聯閑居之景七八聯兼閨中人言之結慨不得在京華也

按遊麪市萬花谷引之作迷字似與困字更對俟再考定

小園獨酌

柳帶誰能結花房未肯開空餘雙蝶舞竟絕一人來半展龍鬚席山海經中山經賈超之山其草多龍修郭璞曰龍鬚也似莞而細輕斟馬腦杯魏帝馬腦勒賦序馬腦玉屬出西域文理交錯有似馬腦故其方人因以名之晉書載記呂纂傳盜發張駿墓得琉璃樽白玉樽馬腦鍾年年春不定

虛信歲前梅

何曰句句生動與小桃園詩皆是宮體

小桃園

竟日小桃園休寒亦未暄坐鸞當酒重送客出牆繁啼久艷粉薄舞多香一作春誤雪翻猶憐未圓月先出照黃昏

自貶

陶令棄官後仰眠書屋中誰將五斗米擬換北窗風晉書隱逸傳陶潛為彭澤令郡

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事鄉里小人邪解印去縣嘗言夏月虛閒高卧北窗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

浩曰似永樂閑居作或以祇有傲情更無他慨疑前尉宏農乞假歸京時作亦合今且編此

所居永樂縣久旱縣宰祈禱得雨因賦詩

甘一作膏滴滴是精誠春秋僖公三年六月兩公羊傳注曰所以詳錄賢君畫

井誤

精誠之應也後漢書郎輔傳為民祈福精誠懇到

畫

三翁生言言言 卷一
夜如絲一尺盈張協詩密雨如散絲祇怪閭閻喧鼓吹邑人同報東長生晉書東晉
字廣微陽平元城人太康中郡界大旱暫為邑人請雨三日而雨注泉為誓誠感為作
歌曰東先生通神明請天三阳甘雨零我黍以育我稷以生何以疇之報東長生此用
反託法

落花

高閣客竟去小園花亂飛參差連曲陌迢遞送斜暉腸斷未忍掃
眼穿仍欲稀一作歸芳心向春盡所得是沾衣漢鏡歌臨水遠望泣下沾衣田曰起起忽連落花亦

看作有情矣結亦雙關楊曰一結無限深情

春日寄懷

世間榮落重逡巡我獨邱園坐四春當至會昌六年矣縱使有花兼有月可
堪無酒又一作無人無人袁曰無酒無人反不如併花月而去之二語沉痛青袍似草年年定屢見白
髮如絲日日新欲逐風波千萬里未知何路到龍津三秦記河津一名龍門水險不

通龜魚之屬莫能上江海大魚薄集門下數千不得上上則為龍

過故府中

何曰中字衍武威公交城舊莊感事晉書志北京太原府領縣十三交城隋分

晉陽置初治交山後移治却波村

信陵亭館接郊畿

御覽引圖經浚儀有信陵亭在城內即魏公子無忌勝槩之地幽象遙通晉水祠水經

水有唐叔虞祠水側有涼堂結飛梁於水上左日落高門喧燕雀史記汲鄭列傳下邳翟公

右雜樹交蔭希見曠景管川之中最為勝處風飄大樹撼熊羆後漢書馮異傳諸將並

羅非用淮南子大厦成而燕雀相賀新蒲似筆思投日謝靈運詩新蒲

能拔樹木昔日多賓客部曲今惟燕雀能驚芳草如茵憶吐時謝萬春遊賦草

引董澤之蒲是乃爾雅楊蒲柳可為箭者諫芳草如茵憶吐時謝萬春遊賦草

矣餘見穰家永樂縣此則以投筆謂封侯也芳草如茵憶吐時謝萬春遊賦草

畫丙吉馭吏嗜酒數道蕩嘗從吉出醉歐丞相車上西曹山下祇今黃絹字後

主吏白欲斥之吉曰此不過汚丞相車茵耳遂不去也山下祇今黃絹字後

書孝女曹娥傳上虞縣長度尚改葬娥於江南道旁為立碑焉會稽典錄邯鄲淳為曹

娥碑文操筆而成其後蔡邕題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豎白世說新語魏武嘗過曹娥

碑下楊修見碑背題字已解魏武行三十里乃得之與修同黃絹色絲於字為絕幼婦

少女於字為妙外孫女子於字為好豎白受辛於字為辭所謂絕妙好辭按準之史書

三翁生言言言

蔡邕亡命遠至吳會自可題字魏武與

修何緣得過碑下注世說者已疑之

陽卒襄陽百姓於岷山祐平生遊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饗祭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

預因名為墮淚碑北齊書李稚廉傳高祖行經岷州檢合河北六州文籍商校戶口增損

浩曰自朱長孺妄以武威公為王茂元諸家得仍其誤王栖曜濮陽人父子宦蹟皆

未一至河東何得交城有莊且有碑紀功哉義山為茂元婿何僅曰故府茂元謚威

何加武字哉太原王氏亦有封武威者如北齊王儼之父贈武威王之類而此必非

也余初以漢有劉武威定為追感劉從諫之作舊新書言失意不逞之徒皆投潞州

故以信陵好客比之舊紀開成元年從諫奏開儀夷山路通太原晉州故次句云從

諫加同平章事故六句云六州兒者指河北魏博諸州也舊新書羅威傳自至德中

田承嗣盜據相魏博衛貝等六州募置牙軍語曰長安天子魏府牙軍謂其勢強

也魏博六州唐時常語如舊紀元和七年魏博山與請裴度至六州宣達朝旨太和

九年歲飢河北尤甚賜魏博六州粟及平淮西碑魏將首義六州降從之類蓋河北

以魏博最強而昭義本由相衛分置一氣相依故此云六州兒而文集亦以六州向

化指河朔之來服也劉氏之鎮昭義從諫居其中故隱曰中武威公也積以叛誅而

從諫頗可追惜也今思交城自屬太原地不相涉武威之稱亦太假借恐又非也再

檢傳表武威李氏抱真喜招致天下賢雋節臺沼以自娛其所鎮亦昭義非太原范

陽李氏載義封武威郡王太和七年鎮太原其更下請立碑紀功詔李程為之詞開

成二年卒似相近而實不可符其他李氏之或家太原或封武威者皆無可徵其曰

故府曰感事必有實事在焉尋考未符惡可妄斷又曰頗以為李光顏也舊書傳

紀李光進父良臣光進光顏兄弟家於太原光進以破賊多戰功封范陽郡公進武

威郡王元和六年賜姓李氏十年卒光顏討吳元濟功冠諸將穆宗即位之年由邠

淚痕猶墮六州兒

晉書羊祜為征南大

將軍封南城侯鎮襄

陽卒襄陽百姓於岷山

祐平生遊憩之所建碑

立廟歲時饗祭望其碑

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

為墮淚碑北齊書李稚

廉傳高祖行經岷州檢

合河北六州文籍商校

戶口增損浩曰自朱長

孺妄以武威公為王茂

元諸家得仍其誤王栖

曜濮陽人父子宦蹟皆

未一至河東何得交城

有莊且有碑紀功哉義

山為茂元婿何僅曰故

府茂元謚威何加武字

哉太原王氏亦有封武

威者如北齊王儼之父

贈武威王之類而此必

非也余初以漢有劉武

威定為追感劉從諫之

作舊新書言失意不逞

之徒皆投潞州故以信

陵好客比之舊紀開成

元年從諫奏開儀夷山

路通太原晉州故次句

云從諫加同平章事故

六句云六州兒者指北

魏博諸州也舊新書羅

寄蜀客

寧赴關賜開化里第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守司徒兼侍中敬宗寶歷元年由忠武

移太原尹北京留守二年卒諡曰忠光進光顏皆大著功勳屢為節鎮時人以大小

大夫別之光顏忠誠尤烈金石錄云榆次縣有李良臣碑而朱竹垞曝書亭集跋榆

次三唐碑兼光進光顏也光進傳書武威郡王碑書安定郡王其詞令狐楚撰光顏

碑李程撰開成五年立傳不書封爵而紀於邠寧入朝時書武威郡開國公矣前明

統志云榆次縣北十里良臣與子光進光顏孫昌元等五墓並列墓有碑今磨滅夫

光顏家在太原墓在榆次則有莊在交城似亦可也次句似謂與太原家祠靈爽相

通六句點明曾加平章光顏討淮蔡時却韓宏美妓之遺座對三軍誓死無貳今之

討昭義者有是忠勇之帥與題所以云感事也惟故府字與五六句或疑義山昔在

李石幕而追感之舊書傳石封隴西郡開國伯會昌五年後卒此云武威相類而稍

隱之亦未細符也又曰自和劉評事永樂開居以下約四十年皆將居永樂及以後

數年作也舊來集本願倒錯亂惟中下兩卷中所編永樂時詩頗有連十餘篇尚能

彙敘者余得會其意而通之不必皆有確據之語也乃

又雜取前後之確有可憑者並列焉要之皆非武斷

君到臨邛問酒壚近來還有長卿無

史記司馬相如蜀郡成都人字長卿

相如與文君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

酒舍酷酒而令文君當鑪相

如自着犢鼻禪滌器於市中

金徽却是無情物

國史補蜀中雷氏斲琴常自品

不許文君憶故夫

古詩上山采蘼蕪下山逢故夫

餘見送裴十四何

螺蚌微

螺蚌微

螺蚌微

螺蚌微

螺蚌微

螺蚌微

螺蚌微

螺蚌微

蜀桐

玉壘高桐

一作拂玉繩

見後武侯廟上舍非

一作霧下舍冰

使記天官書若霧非

霧衣冠而不濡見枉教紫鳳無棲處斷作秋琴彈聲壞壞陸陵徐日則其域被甲而趨張女彈與館漢叶去聲琴操第十二曰壞陵操伯牙所作按詩齊僮梁甫吟秦娥張女彈與館漢叶去聲琴操第十二曰壞陵操伯牙所作按英華及諸舊本皆作壞考御覽玉海引琴操本皆作壞而他書或作懷訛也廣陵散詳晉書嵇康傳意取壞陵必非廣陵

浩曰此二章余早悟為問之於西川者發也但初定為大中二三年有望於杜棕之作今乃知其非矣當與成都高苗二從事互看唐人托典每以夫婦之情喻君臣師友之契合奇蜀客篇文君故夫喻本是師生情更濃至其人必離西川故言今豈還知今亦遭斷壞哉其人或廢棄或已逝也皆未定何年所作以會昌末鎮蜀者已非高錯故酌編此愚細味詩情詳探遊跡始能得之舊解動指令狐於蜀客奚取焉壞陵或謂當作廣陵以喻杜棕由蜀移淮南不知移鎮依然顯貴義必不可通也

昭肅皇帝挽歌辭三首

舊書紀會昌六年三月壬寅帝不豫疾篤是月八月葬端陵按左傳吳與齊戰齊人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即挽歌之始也續漢書禮儀志曰登遐羽林孤兒俞擢歌者六十人晉書禮志漢魏故事大

喪及大臣之葬執紼者挽歌古今注薤露蒿里喪歌也出田橫門人至李延年分為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全唐詩中此行挽歌亦有奉勅撰者此疑代人之作

九縣懷雄武

後漢書九

三靈仰睿文周王傳叔父

史記周本紀共王崩子

弟辟方立舊書紀遺詔立漢后重神君更記封禪書天子病不愈游水發根言上光王為皇太叔即皇帝位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曰天子無憂病病少愈彊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大赦置酒壽宮神君詩是用此事非川長陵女子也舊書紀帝重方士服食修飾親受法錄至是藥燥通鑑上自秋來已覺有疾而道士以為換骨玉律朝驚露後漢書律歷志候氣之法殿中若朝露尚欲延年益壽乎否今注金莖夜切雲三輔故事承露盤高二十筵露之章曰薤上朝露何易晞

玉塞驚宵柝

漢書西域傳東則按漢院以玉門陽關師古曰院塞也此謂破回紇

金橋罷舉烽

玉海地志金橋在上黨南二里景龍

乃覺之可汗大驚不知所為遂迎太和公主以歸故曰驚宵柝無忌與魏王方博舉烽言趙冠王懼漢書音義書則燔燧夜則舉烽此謂平劉頡

武功既成將旋駕鼎湖龍漢書郊祀志黃帝采首山銅以鑄鼎成有龍垂胡頰致太平也

得龍頰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乃抱其弓曰鳥號門咽通神鼓

則起餘見覽古又臨海記郡西有白鶴山山有石鼓相傳云此山有白鶴飛入會稽郡

雷門鼓中打鼓聲洛陽開之劉瓛定軍禮或曰鷺鼓精也昔吳王夫差啓蛇門以厭越

越為雷門以讓之擊大鼓雷門之下而蛇門聞焉其後移鼓建康宮之端門有雙鷺破

鼓而飛乎雲表吾今樂錄及冥錄夫差移於建康之宮南門有雙鷺從鼓中而飛上入

雲中後通神用此非用周禮地樓疑警夜鐘見覽古張衡西京賦警夜巡書

官鼓人以雷鼓鼓神祀之類小臣

觀吉從後漢書禮儀志先大鷺日游衣冠於諸宮殿羣臣皆吉服從會如儀皇帝

猶誤欲東封漢書武帝元封元

莫驗昭華瑄一作管天戴禮舜時西王母獻白玉瑄晉書律歷志舜時西王母獻

林隱麟相吹銘曰昭華之瑄虛傳甲帳神

甲以居神海迷求藥使漢書郊祀志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諸

乙以自居皆以風為解漢武帝巡海上益發船令言海中神仙者數千

人求蓬萊神人復遣方士求神人采藥以千數餘五詳海上

王母進周穆王嶸州甜雪萬歲冰桃餘見聖女祠舊書紀會昌元年六月衡山道士劉

元靖充崇元觀學士賜號廣成先生命與趙歸真等於三殿建九天道場帝親受法籙

三年築望仙觀於禁中四年以道士趙歸真為道門教授先生五年築

望仙臺於南郊歸真舉羅浮道士鄧元起有長生之術帝遣中使迎之桂寢青雲

斷三輔黃圖桂宮漢武帝造關輔記云桂宮在未央宮北從宮中西上至建章神明臺

此而兼用漢書公孫卿曰仙人可見好樓居於是上令松扉白露新陵寢必植松

作飛廉柱管使卿候神人青雲用仙人乘雲而下之意松扉白露新

習用語也舊引符子堯曰余坐華殿之上森然而松生於棟立櫺屏之

內霏然而雲生於囀似之而非也白露亦闕陵習用此更切八月初葬萬方同象

鳥見送李千舉動滿秋塵輿史記封禪書作乘舉後世喪儀每作舉謂葬時靈輿

也若如宋本謂舉動而塵為之淨亦通然此體只取莊重故酌定

田云宏整哀切就挽事作歎不失誅尊之體滂曰武宗大有武功

篤信仙術絕類西漢武帝三詩用典大半取之極華贍中殊含悽惋

漢家天馬出蒲梢使記樂書武帝伐大宛得千里馬名曰蒲梢

日宿漢使采蒲陶日宿種歸天子以天馬多外國使來益種蒲陶日宿離宮館傍

交日宿漢使采蒲陶日宿種歸天子以天馬多外國使來益種蒲陶日宿離宮館傍

極望焉博物志張騫使西

域還得安石柵胡桃蒲桃

膠或名連金泥能續弓弩已斷之絃刀劍斷折之金武帝時西國王使至獻此膠武帝

以付外庫不知妙用也帝幸幸林園射虎弩絃斷使者時從駕又上膠一分使口濡以

續弩絃帝驚曰異物也乃使武士數人共對擊引之屬車無復插雜翹後漢書輿

終日不脫膠色青如碧玉戊戌錢含鳳嘴謂口濡膠也屬車無復插雜翹後漢書輿

有九旂雲罕鳳屬關戰皮軒鸞旗鸞旗者編羽旄列紫幢旁民或謂之雞玉桃偷得

翹非也餘見陳後宮此謂已殂落弩絃可續而壽命難延五六又追述玉桃偷得

憐方朔神農經玉桃服之長生不死若不早得服臨死日服之其尸畢天地不朽抱

玉井水洗之便軟可食餘見聖女祠楊慎曰本是瑤池宴罷雷王母俗作此句直似小

兒語耳宋曰漢武內傳土母降承華之宮若瑤池西宴自是穆王事如何可合徧檢宋

本俱無一不可以語出用修而不覈其實金屋修一作成貯阿嬌漢武故事帝

按此辨極是不可震其名而為所欺也金屋修一作成貯阿嬌漢武故事帝

數歲長公主問曰兒欲得婦否指其女阿嬌好否笑對曰好若得阿嬌當作金屋料

屋貯之漢書外戚傳武帝即位陳皇后擅寵驕貴十餘年此舉一以該後宮言料

蘇卿老歸國漢書蘇武傳武字子卿為中郎監武帝天漢元年使匈奴昭帝始

元十九歲始以強壯茂陵松柏雨蕭蕭

出及還鬚髮盡白茂陵松柏雨蕭蕭

采曰此詩全是託諷武宗何曰首二謂勤遠略三四謂好獵五謂好仙六謂好內結

借蘇卿一觀諷刺自見言外包括貫穿極工整而不牽率

借曰武宗武功甚大故

首聯重筆寫起不備游獵武戲也推之好仙好色而仍歸宿邊事武之所以為武也亦非專是託諷謂借發故君之感則合乎忠厚矣蘇卿未必有所指徐氏謂宣宗立武宗朝貶逐五相李宗閔楊嗣復牛僧孺崔瑛李珣同日召還義山本牛黨蘇卿指僧孺等深文之論吾無取焉又曰此章的是慨武宗矣然謂直諫漢武以為諷戒意味固已深長詩中妙境其趣甚博隨人自領之耳

漢宮

通靈夜醮達清晨

三輔黃圖王褒雲陽記曰鈎弋夫人卒葬雲陽武帝思之起通靈臺於甘泉宮接通靈泛指醮事亦可太平廣記引漢武內傳

帝禱離名山承露盤晞甲帳春

屢見王母西歸

不來方朔去

更須重見李夫人

處去武帝內傳其後東方朔一旦乘龍飛去同時眾人見從西

北上再冉大霧覆之不知所適至元狩二年帝崩餘皆別詳

漢書外戚傳李夫人少而早卒上思念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張燈燭

設帳帷陳酒肉而上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帷坐而步又不得就視

上愈益相思悲感為作詩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

偏何姍姍其來遲緩李夫人封禪書作王夫人

華嶽下題西王母廟

神仙有分豈關情八馬虛追

落日行

天子主車造父為御水經注湖水出桃林塞之夸父山多野馬莫恨名姬中夜

造父於此得驂騑緣耳盜驪之乘獻穆王使之馭以見西王母

沒穆天子傳天子西北口姬姓也盛稱之子也天子乃為之臺是曰重璧之臺天子東

廟天子永念傷心乃南君王猶自不長生史記周本紀穆王即位春秋

葬盛姬於樂池之南

宋曰新書武宗王才人善歌舞狀貌頗類帝每吹苑中才人必從袍而騎俊服光

後觀者莫知孰為帝也帝惑方士餌藥寢不豫才人侍左右帝熟視曰吾氣奄奄顧

與汝辭對曰陛下萬歲後妾得以殉及大漸悉取所常貯散遺宮中帝崩即自經幄

下宣宗嘉其節贈賢妃葬端陵之栢城義山豈感其事而發歟楊曰康駢劇談錄有

孟才人寵於武宗帝不豫召而問之曰我或不諱汝將何之對曰無復生為是日

於御前歌河滿子一曲聞者涕零後宮車晏駕哀痛數日而頌名姬亦可指此徐曰

張祐詩有孟才人歎序稱才人以筆囊獲寵上曰吾不諱爾何為哉指筆囊泣曰請

以此就繼上憫然復曰妾嘗藝歌請對上歌一曲以泄憤乃歌一聲河滿子氣亟立

頌上令醫候之曰肌尚溫而腸已斷其事皆大同小異豈宮闈事祕傳之者不得其

真乎浩曰以上兩章皆武宗崩後作無疑也漢宮首句指道場法錄下二句言王

母不再來方朔又去帝求仙之道絕矣末句以重見托出李夫人之早卒運筆殊妙

隔帷遙望豈果能重見之耶或謂宮車晚出却與李夫人重見意亦通也考舊書后

妃傳云武宗王賢妃事闕而紀文即位之年三月詔宮人劉氏王氏並為妃及葬端

陵德妃王氏附焉通鑑載王才人事而考與引李贊皇獻替記曰王妃有專房之寵

至是嬌妬忤旨一夕而頌又引蔡京王貴妃傳帝升遐妃自縊仆於御座下又引劇

談錄孟才人空於端陵之側而曰此事正恐是王才人傳聞不同也今合檢諸書竊

以德妃賢妃即一人孟才人王才人事亦即王妃也唐本紀載雁雜附會者多不足

盡信又曰獻替記書於五年十月張祐詩序才人先帝而頌與崩後從殉不同合

之此二詩則妃必先帝而卒史文當有舛耳

瑤池穆天子傳卷三天子賓於西王母天子賜西王母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為

瑤池阿母綺窗開稱王母為元都阿黃竹歌聲動地哀穆天子傳卷五

兩雪有凍人天子作詩三章以哀民曰我徂黃竹員闕寒云云駸駸

玩傳文黃竹當在嵩高之西長安之東與西王母相遠固不必拘耳

萬里傳卷四朝於宗周之廟乃里西土之數各行兼數三萬有五千列子穆王乃

萬里觀日之所入一日行萬里冠子美集書馬讚原注穆天子傳飛兔駉日馳三

萬里勞天應其德而至駉者神馬也與飛兔同杜集所注俟再檢穆王何事不重來

竹書穆王十七年西征昆侖見西王母

其年西王母來朝賓於昭宮餘屢見

錢曰此方專諷學仙

過景陵

舊書憲宗紀元和十五年正月甲戌朔上以餌金丹小

豫庚子暴崩葬景陵新書志景陵在同州奉先縣金嶽山

三

武皇精魄久仙昇

通典葬儀備列吉凶二駕神駕至吉惟宮帳殿進輜車靈駕至凶帷帳

俱是蒼生留不得鼎湖何異魏西陵

陵在鄴之西岡故稱西陵詳後東

阿王餘見挽歌辭

浩曰此篇意最隱曲假景陵以詠端陵而又追慨章陵也鼎湖喻新成陵寢西陵喻章陵而痛楊賢如賜死事也有前諸詩可証言豈獨文宗不能此一姬耶憲宗與武宗皆求仙餌藥致疾故用黃帝上仙而篇首武皇微而顯矣

四皓廟

廟字戊籤無

本為留侯慕赤松

史記留侯曰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游耳漢庭方

識紫芝翁蕭何只解追韓信

史記淮陰侯列傳蕭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

者國士無雙豈得虛當第一功

碑見韓

徐曰此詩為李衛公發衛公舉石雄破烏介平澤潞君臣相得始終不替而卒不能早定國儲使武宗一子不得立有愧紫芝翁多矣故假蕭相以譏之浩曰徐箋甚精舊新書武宗五子並逸其薨年然通鑑云諸宦官密於禁中定策下詔稱皇子冲幼須選賢德則其時武宗之子未盡也留侯之使呂澤迎四皓已在多病道引不食

穀杜門不出之後歲餘矣衛公始終秉鈞而竟不能建國本扶冲人何哉蕭何為相至惠帝二年薨詩故確據漢事而婉轉出之會昌一品集賜石雄詔云得飛將於無雙此擬韓信正合集又有天性論為莊恪太子事而歎無人以一言悟主也比類而觀其能解於此章之冷刺歟

玉谿生詩詳註卷一

玉谿生詩詳註補

卷一

玉谿 金元好問遺山集水調歌頭詞賦德新王丈玉谿溪在嵩前費莊兩山絕勝處也

頭後此玉谿在嵩山義山詩中屢云嵩陽似亦可

指然不如耶律公所云覃懷玉谿更於懷州切近

頷 說文頷徐錯繫傳頷春秋傳曰迎於門者頷

文成破體書在紙四句 按破體或謂破文體或謂破書體愚謂破書體必謬謂

進撰平淮西碑文表其碑文今已撰呈謹錄封進愚疑碑

文錄在大紙可鋪丹墀故曰破體書在紙似可備一解

七十有三代 國朝 聖廟時命何焯等纂分類字錦其數百類引此句而曰古

告功封禪則當作三字 為是并傳之亦醒豁矣

三邊 後漢書鮮卑傳離并涼三州緣邊諸

十三 季鼎祚易傳蒙以養正于寶曰武王之崩年九十三矣而成王八歲禮記文王世

子孔穎達疏曰鄭註金縢云文王崩後明年成王生則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喪

玉谿生詩詳註 卷一 補

畢踐阼周公居東都時成王年十

三稜皆不必細枝而借用則可

侵夜鸞開鏡謂曉粧之至早也詳

迎冬雉獻裘晉書武帝紀咸寧四年冬大醫

異服典禮所禁焚之於

殿前為文字更詳之

鸞鷲師曠禽經鳳雄鳳雌亦曰瑞

箕山箕山許由廟見舊

隋按國語晉臣辛俞曰是隋其則言註曰隋許規切壤也

白足禪僧按蔡京事蹟雲溪友議曰楚鎮滑臺之日見於僧中令京擊瓶鉢云云似

來寧必以蔡京當之耶

鬱金裙宋長孺補註張泌樓記鬱金芳草也染

南省通志職官略唐時謂尚書省為南省門下中書為北

諸姓喪大記子姓謂衆子

三十三天法苑珠林引正法

嵩陽嵩陽不徒紀地唐時實有嵩陽觀如天寶三載嵩陽觀紀聖德頌李林甫撰徐

習義山固

自取魏志袁紹傳注紹說進日前贊武

漢相通鑑注甘露記曰訓長大美

軍烽疑作鋒字是漢書南粵傳軍鋒之冠字習見史

重有感陸士淵曰詩蓋為劉從諫作也五句謂文宗受制中人而反言以存體六句

不敢隱善讓美

千金子司馬相如傳故鄙諺

心存闕莊子中山公子牟曰身在江湖之上心

蘭亭二句劉賓客和沐州令狐相公詩選婿得蕭威

以此度之令狐有貴婿朱氏之端是也

司馬程據獻雉頭裘帝以奇技

是亦音隨唐人碑文中每有書隨高祖者其通用審矣

分書可見令狐與禪僧往

宋長孺補註張泌樓記鬱金芳草也染

通志職官略唐時謂尚書省為南省門下中書為北

喪大記子姓謂衆子

法苑珠林引正法

三十三天念經 補正字

嵩陽嵩陽不徒紀地唐時實有嵩陽觀如天寶三載嵩陽觀紀聖德頌李林甫撰徐

習義山固

魏志袁紹傳注紹說進日前贊武

通鑑注甘露記曰訓長大美

疑作鋒字是漢書南粵傳軍鋒之冠字習見史

陸士淵曰詩蓋為劉從諫作也五句謂文宗受制中人而反言以存體六句

善讓美

司馬相如傳故鄙諺

莊子中山公子牟曰身在江湖之上心

劉賓客和沐州令狐相公詩選婿得蕭威

以此度之令狐有貴婿朱氏之端是也

和友人戲贈一首

按徐武源謂此二首似贈置姬別室者逐句有解愚更就其說申之首章言會既不易信亦稀通三四清冷之態五六似言偶

得相隨尋復別去結謂宜深鎖閉之也次章謂所居僻遠三四珮為常繫之物環有待圓之情謂終宜合并且俟徐圖耳或祇謂以珠珮玉環與之亦可下半宜如愚所解然愚究以妓館之說為得否則重有戲之兩結句

秀才

史記儒林列傳二十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借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能通一藝者首有秀才而無其人

月裏

御覽引歸藏經婦娥盜不死之藥奔月

終南

通鑑漢紀九註終南山橫巨關中南面西起秦隴東徹藍田凡雍岐郿鄠長安萬年相去且八百里而連綿時據其南者皆此一山也 特詳於此以下皆同

學仙玉陽東

舊唐書盧藏用傳藏用字季博京兆長安人隱居終南山玉陽東

天壇上

白香山有遊王屋白靈都抵陽臺上方望天壇詩又有天壇峰下詩頂上將探小有洞注小有洞在天壇頂上

無聊

漢書張耳傳天下父子不相聊師古曰言無聊賴以相保養

松喬

淮南子王喬赤松子吐故內新抱素反真以遊元眇上通雲天被鍊釋薄城有王子喬碑曰仙人王子喬者蓋上世之真人聞其仙不知與何代也此與列仙

錦里

後漢書王符潛夫論濯錦以魚

雲臺

唐人多於華山雲臺觀習業履見小說家

東城飲

後西川有東城遊賞之盛東川亦有之乎或疑即謂京師之東城從翁既往東川京師之醴飲疎矣下句意其迴念京師非交情也本集幸會東城其句

公玉季

按史記索隱曰玉或音肅姚氏引風俗通齊肅王臣有公玉冉三輔決錄杜陵有王氏二姓單復有異單姓者音肅後漢司徒王祐是其後也魏濟以潘

黑水

元和郡縣志黑水在東門府城同縣西北

下苑二句

下苑指曲江之會東門指霸橋送別

施刑徒

後漢書朱穆傳太學書生數千人上書訟穆曰伏見施刑徒朱穆

三

三

鉗奴張耳陳餘列傳以鉗奴從趙王入關無不為諸侯相郡守者補句

旋踵管子車不結轍士不旋踵

印山下宅百香山哭師皇詩南康丹旆引魂烈洛陽監昇送華來北印原邊尹郎呼月苦煙愁夜過半則楊實壅印山也

面啼後漢書項籍傳馬童面之師古曰面謂背之不面向也面縛亦謂反背而縛之愚意此句面字或亦謂背之

羗渾後漢書郭子儀傳吐蕃剽紇党項羗渾奴刺等各種而安祿山是柳城雜種胡人其幼隨母在突厥中未知與羗渾同異何如耳

右一作藏庫出錦帛名莫又舊唐書崔光遠傳獲百姓亂入宮禁取左藏大庫

物既而焚之似作左作右未可執定

節制舊唐書職官志節制所以委良能假賞罰節制之制命大將帥及遣使於四方則請而佩之

官健通鑑代宗大歷十二年定諸州兵其名募給家糧春冬衣者謂之官健

無愧辭左傳范武子之德其死陳信於鬼神無愧辭此則用碑事

彈基中心彈基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孟其鑿為小虛四角微隆起

永憶江湖二句預計他年功名成就歸老江湖仍抱不忘魏關之意則此時之所進取者卑之不足道也

南渡直終否通鑑晉元帝江東草創始立太學成帝時以江左震安興學校徵集生徒而士大夫習尚老莊儒術終不振穆帝時以軍興學校遂廢

些三皇莊子天運篇老子曰余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

受經忙通鑑唐太宗貞觀中幸國子監大徵天下名儒為學官增學生滿二千二百六十員以師說多門章句繁雜命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疏謂之正義此為唐學

業盛事

誅非聖何休公羊傳注無尊上非聖人不孝者斬首梟之

坊禮記作坊音房與防通集本皆作防

藏金校說文壺弓弩箭所居也而古人每借用之

隱忍漢書劉輔傳小罪宜隱忍

仙眉佛髻法苑珠林敬佛篇髮似光螺眉方翠柳又迦畢試國有佛髮青色螺髮右鬢引長丈餘卷可寸許

幘舊唐書與服志隋制車有巨幘通幘

一封馳師古曰脊上有一封其隆高若封土也

中路因循後漢書鄧彪傳論吾人明慎於所受之分遲遲於

景陽井絳萬花谷引吳越春秋越王用范蠡計獻之吳王其後滅吳蠡復取西施乘扁舟遊五湖而不返與升庵所引吳墨子以比干之殪孟賁之殺西施之死吳起之裂墨子合浮沉也反言耳

曲水閒話又曰五勝本取相勝代興之義此句不備寓

浮雲父子日月欲

大鹵杜預注太

蒸糝晉書惠帝紀帝次獲嘉市罷米飯

長刀舊書王及善傳除右千牛衛將軍高宗曰與

彭蠡被獨孤及江州刺史廳壁記廬山盈水周乎雉堞洞庭彭蠡為

通塞易節卦不出戶庭知通塞也後漢書

寄成都高苗二從事題與注作者已自表明

紫梨恒州記室李遵作進梨表

馮夷竹書紀年夏帝芬十六年洛伯用與河伯馮夷鬪殺竹書注有殷上甲微假師

師友後漢書班彪傳彪避地河西大將軍竇融以為從事深敬待之接以師

寢門禮記奔喪哭師於廟

妓席暗記送同年之武昌父曰義山必曾至蜀而回至武昌上二句即遊由蜀

盤豆館後軒之作可與此章相証

茅君唐柳識茅山白鶴廟記茅山舊句曲也漢元帝世有茅君來受仙任

許掾萬花谷引千二直君本傳許遜為九州

黃紙洪邁曰晉恭帝時王韶之遷黃門侍郎凡諸

詔黃皆具辭也則東晉時已用黃紙寫詔矣

永樂 元豐九城志熙寧八年省永樂縣入河東

破甑 世說鄧還免官後見桓溫溫曰卿何以瘦答曰有甑於叔達不能不恨

同院雀待御臺拜 唐有三院御史侍御史謂之臺院殿中侍御史

劉放 魏孫資為中書令劉放為中書監皆當宰相之任非庶僚也劉放句似謂府主

本集詩而誤入者當再考

樽俎間 晏子春秋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間而知

靈仙閣 金石錄鎮蘇靈仙寺碑薛收撰貞觀元年被似即此閣歟

映書 南史范雲傳孫伯翳太原人父康起部郎嘗常映雪讀書

常娥 婦常通用文心雕龍引婦藏經作常餘已詳重有載

曬犢鼻 晉書阮咸傳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阮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服錦綺綵日咸以犢鼻掛大布犢鼻於人咸輕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

耳爾

寂寞門扉掩 袁安事從御覽引錄異記與後漢書袁安傳舉孝廉註引汝南先賢傳同

鹽車 戰國策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中阪遷延負載而不能上

麩市 御覽引姑臧記羣公對雪尚隆之日麩堆金井誰調湯餅

交城舊莊感事 紀程驥事稱開成初相國彭城公可悟餘說皆非六州借官部曲

之類不必拘魏博也

彈 後漢書邊讓傳章華賦琴瑟易調繁手改彈與半散幹漢叶

輿 檢易大有卦大車以載李氏易傳作大輿說卦為大輿易傳為大輿是輿與車三字並通而古人言輿車每作輿

屬車 舊唐書職官志屬車一十有二古者屬車八十一乘皇朝置十二乘也

王母 漢書哀帝紀關東民傳行西王母壽至京師會聚祠西王母又五行志民聚會里巷阡陌設祭歌舞祠西王母穆王母祠廟似始此顧亭林金石文守記華嶽

唐人題名中有李商隱名

八駿三萬里 宋郭若虛圖畫見聞志舊稱周穆王八駿日馳三萬里晉武帝時所得古本乃穆王時畫黃表上為之屬駁昏潰而骨氣宛在逸狀奇形

三山三守作主

六一

三

